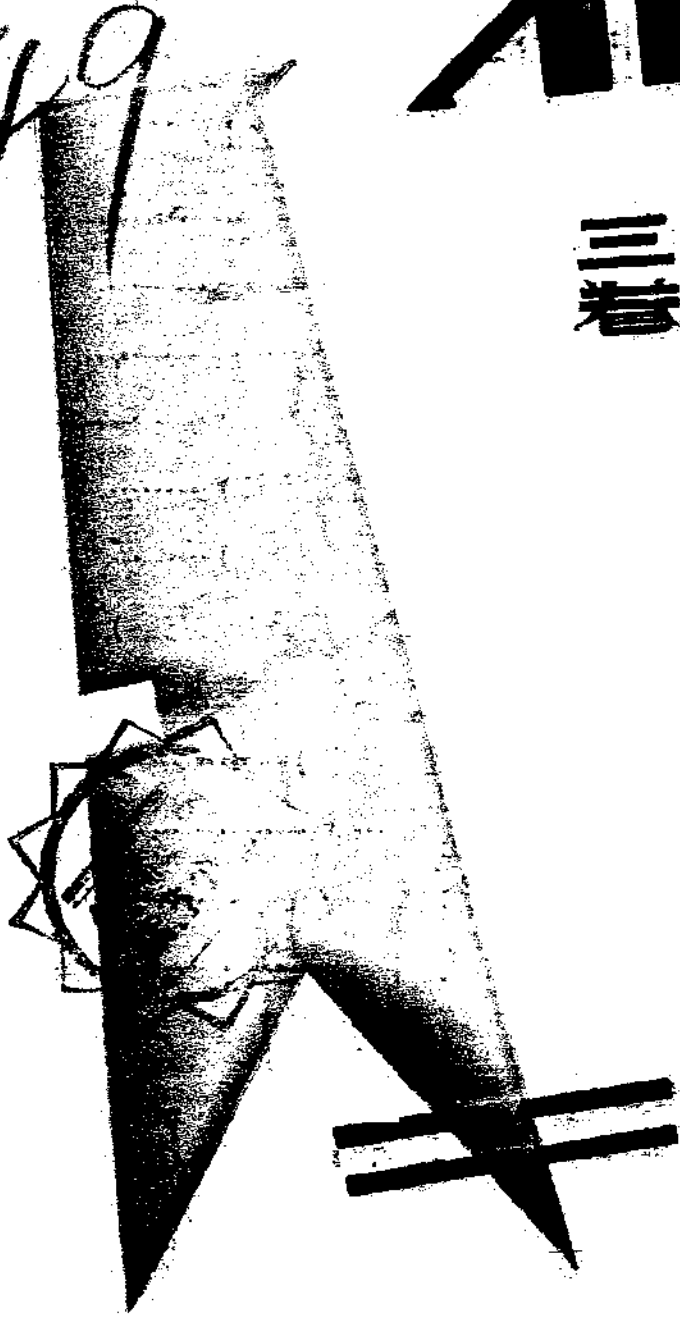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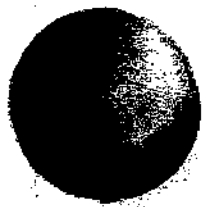


MAY 12 1933

新青年

449

三三
卷期



新出圖書

- 中國婦女與文學 陶秋英 七角五分
- 兩地書** (與景宋女士往還的書簡) ... 魯迅 實價一元
- 墳 (長篇論文集) 魯迅 實價一元
- 陳跡 (創作) 徐仲年 實價五角
- 今可隨筆 曾今可 實價二角
- 烏鴉 (格林童話全集第八種) 趙景深 實價二角
- 白蛇 (格林童話全集第九種) 趙景深 實價二角
- 幻燈 (兒童文學叢書第五種) 許天虹 實價二角
- 小棉花 (兒童文學創作叢書第三種) 孫佳訊 實價四角
- 小金龍子 (兒童文學創作叢書第二種) 倪錫英 實價三角
- 兔家兄妹 (圖畫故事) 鮑維湘 實價一角
- 小朋友兒童節 楊肅 實價二角
- 小朋友紀念日 陳汝敏 二角五分
- 小朋友通訊 (下冊) 白桃 二角五分
- 小朋友模範人物 (與陸雄升合編) 徐金濤 實價三角

北新書局刊行



郵 差

張 弦 作

青年界

五月五日出版

一九三三年

三卷三號

青年界 三卷三號目次

創作小說		朱 湘：文學閒談 101	
老 舍		III 文學與年齡	
馬禰先生	7	IV 禁書	
劉大杰		V 翻譯	
灰色的路程	15	VI 領域共有	
夏萊蒂		杜石：動盪中的德國政治 119	
易地治療	31	1. 從經濟的危機到政治的危機	
ZERO		2. 三R歧途上的徘徊	
重逢(三)	55	3. 法西斯蒂勢力的高漲	
郁達夫		4. 希特拉的前途	
略舉關於文藝批評		趙景深：兒童文學女作家 139	
的中國書籍 1		1. 十八世紀—法國	
陳清晨		2. 十九世紀—英美	
日本退出國聯後		3. 二十世紀—南北歐與中國	
中日問題的國際形	73		
朱 湘		繆天瑞	
徒步旅行者	85	中世的音樂	151
錢歌川			
大眾所要求的	93	洪 深	
焦尾		評何家槐的曖昧	169
夏夜	97		
張弦：郵差(現代中國畫家作品)			

略舉關於文藝批評 的中國書籍

郁達夫

中國的文藝批評，探水尋源，大約可以遠溯至於孔子的刪詩訂禮，在西曆紀元前的五六百年。孔子雖是一位述而不作，集大成的批評家，但關於文藝批評的話，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類，只散見於語錄之中，沒有成書。

到了戰國，文學大興，章實齋在詩教篇裏說：“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但戰國時作者雖多，而文藝批評的專家之如孔子者，却也沒有。

降而至漢，則承秦火之餘，考訂，訓詁，變作了文藝批評家的專務，於是乎就有了劉向劉歆的七略。劉氏七略，經班固一刪，成為漢書藝文志而流傳到了現在，為後世目錄分類學的先驅，像清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類，就是這一派文藝批評的鉅著。

自漢以後而三國而六朝，文藝批評乃成專著。陸機有

文賦在先，梁劉舍人彥和實其意而作文心雕龍，這是中國文藝批評中之最初的專著，直到現在，一題起文評，我們還不得不首舉此作。但在他的序志篇裏，所舉的前人評文之失，他自己也仍舊不能夠免掉，序志篇中說：

“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於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洽流別，宏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

他所說的，是魏文帝的典論，曹子建與吳質書，摯虞的文章流別，李宏度的翰林論，應瑒的文質論等。他所見到的諸家缺點，原很中肯。但失之於華，失之於不周，失之於碎亂，就是文心雕龍自己也在所不免。總之此書雖是非科學的文藝批評論，但總也可算得是中國詩文評論中的一部大著。所以四庫全書總目裏把他列在詩文評類之首，以示推崇。

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四十八，詩文評類一裏的按語說：

“文章莫盛於兩漢，渾渾灑灑，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

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勸成一書，傳於今者，則斷自劉勰鍾嶸。勰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為例各殊，至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孟棻本事詩，旁採故實，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體兼說部，後所論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兩代，均好為議論，所撰尤繁。……”

這一段話，覺得也很有見地，故特引用在此。

同時梁鍾嶸的詩品，是評詩的專著，其源仿自顏之推的家訓。顏氏家訓卷四的“文章第九”篇中，自“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以下，直至“王元長凶賊自貽，謝元暉成慢見及”為止，都是一人加以一個評語的體裁，和鍾嶸的第作者之甲乙的辨論方法，差仿不多，不過鍾仲偉的評論發揮，稍加詳耳。任昉的文章緣起，書如其名，只溯源流，無關宏旨，所以不好視作評文之著。

唐以詩取士，唐詩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大家是曉得的，但對於文藝批評的偉論專著，却不見得多。可是同時代人對同時代人的詩文的評話，則在各家的專集裏，在在多有流露，如老杜的“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小杜的“杜詩韓筆愁來讀，似道麻姑癢處搔”之類，但自成一家之著，如

4

文心雕龍者，則寥寥沒有幾種。至如李德裕的文章論，和韓退之的論文大旨，異途同歸，要亦寥寥小著，不足道也。唐代的文藝批評，反而在顏師古的訓詁考訂，及劉知幾的評史稽古上，別開了生面；所以漢書註，史通等，倒是唐代的評註文中的菁華。評詩之書，則司空圖的詩品，釋皎然的詩式，較為華麗專精，若孟榮的本事詩，則如四庫總目提要中的所說，旁採故實，有點像後世的一般詩話了。

宋代承平日久，作者多於牛毛，詩話詩評，尤浩如烟海，舉不勝舉，先以評文的專著來說，則王銍的四六話，謝偁的四六談塵，洪容齋的四六叢談，陳騷的文則，王正德的餘師錄，李耆卿的文章精義等，稍有系統。至於詩話，則各家多有見地，多有好處，不能一一標名，我只想舉出計有功的唐詩紀事和嚴羽的滄浪詩話兩部來，勸初學的人去看看，必有所得。

元代的評文之書，當首推陳繹曾的文說一卷，其文筌八卷，並不見佳。其次則王楙的修辭辨衡，雖則多係採錄他人的意見，然去取頗為精核。又劉壘的隱居通義三十一卷中，其評詩論文的二十卷，徵引駭博，對於文藝批評，多所貢獻，亦猶宋王應麟的困學紀聞，清顧炎武的日知錄等，雖不是評文的專書，却很可以用作參考也。

明人的評文專著，有王文祿的文脈三卷，略抒己見。其次若黃洪憲的玉堂日鈔，則係抄摘四五家的論文要旨，綴拾成書者，不能目為批評文藝的專集。至如朱荃宰的文通，雖勉仿雕龍，然其實亦只摭拾百家，藉示奧博而已。明人的詩話，却也不少，其中當以王世貞的藝苑卮言，及楊慎的雜著，與胡應麟的詩藪及筆叢等為較博一點。

清朝一代，盛世之文學，各類俱臻極頂，足比前代，但文藝批評的巨著，却也沒有。評文者除桐城陽湖兩派的選文標準外我只曉得烏程孫松友的四六叢話，涇縣包慎伯的文譜，興化劉熙載的文概，及許多散見於諸專集中的論文短篇而已。獨於評詩的一門，却是著作很多，如王漁洋述的燃燈記聞，師友詩傳錄，沈德潛的談詩碎語，趙秋谷的談龍錄，宋牧仲的漫堂說詩等，都是可作參考的精密著述，雖不是文藝批評的總說，但也不失為一門一類的名著。至於詩話，則自吳景旭的歷代詩話以下，乾嘉上下，代有名人，卷帙之繁，大約可以超軼前代而上之，這裏略去不舉。

現代新文學興起之後，中國所出的關於文藝批評的著譯很多，這些係屬於世界文學的系統的，當另外再以一篇東西洋文藝批評參考書路目來介紹。

一九三三年三月廿七日講稿。

文學叢書

北新書局刊行

陳跡 徐仲年著 五角

徐仲年先生在法國文壇上早已是熟知的人物，最近有“中國詩文選”在法國出版。今年正在努力法文中國文學史的編著。這本陳跡是他的創作，凡小說十篇，詩十首，愛好文藝者不可不讀。

今可隨筆 曾今可著 二角

隨筆若干篇，每篇寥寥數十字，充滿了雋永深長的意味。宜於明窗淨几前讀之，宜於花間月下讀之。

兔家兄妹 鮑維湘譯 一角

這是俄國的教育童話，講到兔媽媽生病，她的孩子冒險去偷菜來醫治媽媽的病，途中遇到許多危險，可以激發兒童對於慈親之愛。附插圖多幅，與“小山上的風波”一樣的有趣。此外我們還預備了林蘭的“蛙漁翁”和趙景深的“頑皮老鼠”，不久即可出版。

馬褲先生

老 舍

火車在北平車站還沒開，同屋那位睡上舖的穿馬褲，戴平光眼鏡，青緞子洋服上身，胸袋插着小楷羊毫，足登青絨快靴的先生發了問：“你也是從北平上車？”很和氣的。

我倒有點迷了頭，火車還沒動呢，不從北平上車，難道由——由哪兒呢？我只好反攻了：“你從哪兒上車？”很和氣的。我很希望他說是由漢口或綏遠上車，因為果然如此，那麼中國火車一定已經是無軌的，可以隨便走走；那多麼自由！

他沒言語。看了看舖位，用盡全身——假如不是全生——的力氣喊了聲，“茶房！”

茶房正忙着給客人搬東西，找舖位。可是聽見這麼緊急的一聲喊，就是有天大的事也得放下。茶房跑來了。

“拿毯子！”馬褲先生喊。

“請少待一會兒，先生，”茶房很和氣的說，“一開車，馬上就給您舖好。”

馬褲先生用食指挖了鼻孔一下，別無動作。

茶房剛走開兩步。

“茶房！”這次連火車好似都震得直動。

茶房像旋風似的轉過身來。

“拿枕頭”馬禪先生大概是已經承認毯子可以遲一下，可是枕頭總該先拿來。

“先生，請等一等，您等我忙過這會兒去，毯子和枕頭就一齊全到。”茶房說的很快，可依然是很和氣。

茶房看馬禪客人沒任何表示，剛轉過身去要走，這次火車確是嘩啦了半天，“茶房！”

茶房差點吓了個跟頭，趕緊轉回身來。

“拿茶！”

“先生，請略微等一等，一開車茶水就來。”

馬禪先生沒任何的表示。茶房故意的笑了笑，表示歉意。然後搭訕着慢慢的轉身，以免快轉又吓個跟頭。轉好了身，腿剛預備好快走，背後打了個霹靂，“茶房！”

茶房不是假裝沒聽見，便是耳朵已經震聾，竟自沒回頭，一直的快步走開。

“茶房！茶房！茶房！”馬禪先生連喊，一聲比一聲高；站台上送客的跑過一羣來，以為車上失了火，要不然便是出了人命。茶房始終沒回頭。馬禪先生又挖了鼻孔一下，坐在我的

床上。剛坐下，“茶房！”茶房還是沒來。看着自己的磕膝，臉往下沈，沈到最長的限度，手指一挖鼻孔，臉好似刷的一下又縱回去了。然後，“你坐二等？”這是問我呢。我又毛了，我確是買的二等，難道上錯了車？

“你呢？”我問。

“二等。這是二等。二等有臥舖。快開車了吧？茶房！”

我拿起報紙來。

他站起來，數他自己的行李，一共八件，全堆在另一臥舖上——兩個上舖都被他佔了。數了兩次，又說了話，“你的行李呢？”

我沒言語。原來我誤會了：他是善意，因為他跟着說，“可惡的茶房，怎麼不給你搬行李？”

我非說話不可了：“我沒有行李。”

“嘔？！”他確是吓了一跳，好像坐車不帶行李是大逆不道似的。“早知道，我那四隻皮箱也可以不打行李票了！”

這回該輪着我了，“嘔？！”我心裏說，“幸而是如此，不然的話，把四隻皮箱也搬進來，還有睡覺的地方啊？！”

我對面的舖位也來了客人，他也沒有行李，除了手中提着個扁皮夾。

“嘔？！”馬禪先生又出了聲，“早知道你們都沒行李，那

口棺材也可以不另起票了！’

我決定了。下次旅行一定帶行李；真要陪着棺材睡一夜，誰受得了！

茶房從門前過。

“茶房！拿手巾把！”

“等等，”茶房似乎下了抵抗的決心。

馬褲先生把領帶解開，摘下領子來，分別挂在鐵鈎上；所有的鈎子都被他佔了，他的帽子，風衣，已佔了兩個。

車開了，他登時想起買報，“茶房！”

茶房沒有來。我把我的報贈給他；我的耳鼓出的主意。

他爬上了上舖，在我的頭上脫靴子，並且擊打靴底上的土。枕着個手提箱，用我的報紙蓋上臉，車還沒到永定門，他睡着了。

我心中安坦了許多。

到了豐台，車還沒站住，上面出了聲，“茶房！”

沒等茶房答應，他又睡着了；大概這次是夢話。

過了豐台，茶房拿來兩壺熱茶。我和對面的客人——一位四十來歲平平無奇的人，臉上的肉還可觀——吃茶閒扯。

大概還沒到廊房，上面又開了雷，“茶房！”

茶房來了，眉毛擡得好像要把誰吃了纔痛快。

“幹嗎？先——生——”

“拿茶！”上面的雷聲響亮。

“這不是兩壺！”茶房指着小桌說。

“上邊另要一壺！”

“好吧！”茶房退出去。

“茶房！”

茶房的眉毛擡得直往下落毛。

“不要茶，要一壺開水！”

“好啦！”

“茶房！”

我直怕茶房的眉毛脫淨！

“拿毯子，拿枕頭，打手巾把，拿——”似乎沒想起拿什麼好。

“先生，您等一等。天津還上客人呢；過了天津我們一總收拾，也就誤不了您睡覺！”茶房一氣說完，扭頭就走，好像永遠不再想回來。

待了會兒，開水到了。馬禪先生又入了夢鄉，呼聲只比“茶房”小一點，可是勻調而且是繼續的努力，有時呼聲稍低一點，用咬牙來補上。

“開水，先生！”

“茶房！”

“就在這哪；開水！”

“拿手紙！”

“廁所裏有。”

“茶房！廁所在哪邊？”

“哪邊都有。”

“茶房！”

“回頭見。”

“茶房！茶房！！茶房！！！”

沒有應聲。

“呼——呼——呼”又睡了。

有趣！

到了天津。又上來些旅客。馬禪先生醒了，對着壺嘴喝了一氣水。又在我頭上擊打靴底。穿上靴子，出溜下來，食指挖了鼻孔一下，看了看外面。“茶房！”

恰巧茶房在門前經過。

“拿毯子！”

“毯子就來”

馬禪先生走出去，呆呆的立在走廊中間，專爲阻礙來往的旅客與腳夫。忽然用力挖了鼻孔一下，走了。下了車，看看

梨，沒買；看看報，沒買；看看腳行的號衣，更沒作用。又上來了，向我招呼了聲，“天津，唉！”我沒言語。他向自己說，“問問茶房，”緊跟着一個雷，“茶房！”我後悔了，趕緊的說，“是天津，沒錯兒。”

“總得問問茶房；茶房！”

我笑了，沒法再忍住。

車好不容易又從天津開走。

剛一開車，茶房給馬褲先生拿來頭一份毯子枕頭和手巾把。馬褲先生用手巾把耳孔鼻孔全鑽得到家，這一把手巾擦了至少有一刻鐘，最後用手巾擦了擦手提箱上的土。

我給他數着，從老站到總站的十來分鐘之間，他又喊了四五十聲茶房。茶房只來了一次，他的問題是火車向哪面走呢？茶房的回答是不知道；於是又引起他的建議，車上總該有人知道，茶房應當負責去問。茶房說，連駛車的也不曉得東西南北。于是他幾乎變了顏色，萬一車走迷了路？！茶房沒再回答，可是又掉了幾根眉毛。

他又睡了，這次是在我頭上摔了摔襪子，可是一口痰並沒往下唾，而是照顧了車頂。

我睡不着是當然的，我早已看清，除非有一對“避呼耳套”當然不能睡着。可憐的是別屋的人，他們並沒預備來熬

夜，可是在這種帶鉤的呼聲下，還只好是白瞪眼一夜。

我的目的地是德州，天將亮就到了。謝天謝地！

車在此處停半點鐘，我雇好車，進了城，還清清楚楚的聽見“茶房！”

一個多禮拜了，我還惦記着茶房的眉毛呢。



灰色的路程

劉大杰

一

在日本廣島中部一條靜寂的街上，有一棟矮小的房子，門旁掛一塊長方形的木牌，上面寫了“中國食堂”四個紅字。推開門進去，前面有一個大廳，擺着五六張四方桌子，和十幾個圓形的木椅。中間懸着一盞大電燈，壁上掛着幾幅電影明星的照片，以外就好像再找不着什麼裝飾的樣子。後面是一個用白磁磚砌成的櫃台，台上老是擺些酒瓶和幾碟不同樣的水菓。台內坐着一個五十歲光景的男子，他就是這食堂的主人。

這個男子是山東人，姓李，無人知道他的名字，因為在他額上的正中，長一個湯團大的肉包，所以一般中國學生都叫他做李大包。李大包身材長大，是南方人沒有見過的。現在他雖說快到五十歲了，但在他的臉上，仍流露着一種少壯的英氣。由他那兩道炯炯有力的目光，可以猜想到在他的壯年，一定不是一個平凡的人。他到日本來，已經十年了。原來

在東京開一家小商店，專賣山東四川的綢子，聽說生意還好。手中積了幾個錢，正預備娶一個日本女子的時候，恰巧碰着那年大地震，把他的店子震毀了。最不幸的，把他的左腿也壓斷了。在醫院裏住了幾個月，把一點儲蓄用得乾乾淨淨，總算救出了他那條性命，但是他那隻左腿已經成了殘廢，走路是一跛一跛地，行動完全不能自由了。

在那麼繁華的東京社會裏，他知道像一個他那麼樣的貧窮者和殘廢者，無論怎樣掙扎，是不容易生活的。他於是從他往日的朋友那裏，借了幾百塊錢，到那個鄉村的廣島來了。

廣島是日本西部的一個都市，在工商業上是遠不及大阪神戶和東京的。但在文化上講來，倒也是一個重鎮。那裏除了十幾個中學以外，也有大學高等師範和工業專門那樣重要的學校。加以那裏的風景好，氣候好，生活程度又低，所以中國學生到廣島去讀書的，每年總也有三四十人。李大包初到廣島來的時候，本打算開一家理髮店，後來看見有這麼多的留學生，於是他便決定開一個包飯的“中國食堂”了。

他的計劃並沒有失敗，食堂一開門，那些吃不慣日本飯的留學生，都到他這個食堂裏來了。後來他又請了兩個風騷極了的下女，零賣一點中國的酒菜，於是也就有一些日本人，

到他那裏來做生意了。因此，這兩年來，他手裏又很積了幾個錢。

柳仲衡到廣島來的時候，是李大包這個食堂開辦兩年以後的一個春天了。仲衡本在東京讀書，後來他出了學校，想找一個生活程度不高風景又清幽的地方去寫點文章，他聽了一個在廣島讀過書的朋友的勸導，便帶了幾隻書箱，在一個初春的深夜，來到這個小小的都市了。這地方對於他完全是陌生，一個中國學生也不認識。他便在郊外己斐山上的一個日本人家裏，租了一個樓面，決定在這種清幽靜寂的環境裏，住牠兩三年，寫出幾本自己想寫的書來。

己斐這地方真好，是一個有城市的方便而又有鄉村的幽靜與樸素的小田園。小小的街道上，兩旁都長着幾百年前的蒼老的松柏，一年四季，總是青青翠翠地掩映着那些矮小的樓房。正街的左面，有一條曲曲折折高低不平的小路，好像一個花瓶的長頸，通過這條小路，就到了一個地勢較高的山谷。這個山谷，好像同廣島全市不發生絲毫的關係似的，另成一個小小的天地。山下有幾戶人家，除了一兩家是有特別的職業的以外，其餘都是植花的。所以在這個山谷裏，一年四季，你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不知道名字的鮮花，山上面滿植着桃樹櫻樹梅樹栗子樹和枇杷樹。在幾十株蒼老參

天的松柏樹的旁邊，建着一家高闊的樓房。這棟樓房，在這個己斐的鄉下，總算是最富麗最難得的了。

這棟房子的主人，是一個快到六十歲的老人，身材矮小，嘴唇上留一束短短的鬍鬚，臉色褐黑。他那種很正經很嚴肅的樣子，正代表着日本一個老紳士的模型。他是在商科銀行系畢業的，在一個銀行裏做了三十年事，他現在老了，便辭了職。銀行裏送了他五萬塊錢的酬勞金，他便在這個風景絕佳的己斐的山上，買了一塊地皮，建了一座房子，伴着妻室兒女，在那裏定下他終生的歸宿了。

柳仲衡的房子，就是這位老銀行家的前樓。仲衡怎麼在這個偏僻的地方，找到了那間房子的呢？講起來，也不過是一種偶然的機會。他在東京動身的時候，一個日本的朋友告訴過他，說己斐這地方怎麼清靜，風景怎麼好。房租也是非常低的。所以仲衡到了廣島的第二天，把行李寄存在一個小旅館裏，便一個人乘着電車，去訪問那個以清幽著名的己斐了。

己斐是一個極小的地方，橫直不過兩條小小的街道。他在那裏徘徊了一回，出租的房子，完全是沒有。於是他便離開了街道，走上那條曲折不平的山路了。

走進去，顯出來一個豁然開朗的山谷。滿眼都是鮮花，

花棚裏花架上都是各種各樣的盆栽。一道從山頂上流下來的清泉，發出來細細的緩緩的聲音，同山上的鳥聲樹葉子裏的風聲，合奏着優美的自然的調子。真是一點都市的塵氣也沒有，充滿着那種鄉村裏特有的花香草香樹葉香的新鮮的空氣，在東京煤煙細霧的空氣裏住了幾年的仲衡，一下走到這個清新的田園裏，他真好像到了他的故鄉，到了他故鄉的蒼鶻濃陰的森林裏一樣。

“如果能在這裏找一間房子，於身體真是有益處呢。”他這麼想着，便慢慢地走上那座山坡了。在一棟樓房前面的一條小路口上，坐着一個老頭子在那裏晒太陽，仲衡因為要從他的身邊走過，便隨口講了一聲“早呀！”不料這老頭子很客氣，隨即站起身來，也回了一聲“早呀”的應酬話。仲衡在這種情形之下，便立住了腳。好像有點熱的樣子，脫下那頂舊了的呢帽。兩眼貪望着四周的樹木，讚歎地說了一句：

“這地方真好哩！”

“你是在這裏讀書的中國學生嗎？”這位老頭子的眼光真銳利，向着仲衡打量一回，便把他的國籍決定了。

“是的，我是中國人，我在東京讀書，昨晚才到廣島來的。”

“還要到東京去嗎？”

“不，學校讀完了，回國去也沒有味，想再在日本住兩三年，寫點東西。但是東京那地方太鬧了，我不歡喜，便到廣島來了。”

“是的，東京的氣候也不好，冷的時候太冷，熱的時候又太熱。我在那裏住過三十幾年，我也不歡喜那地方，還是廣島好。”

“這房子是先生的家嗎？”仲衡右手拿着那頂呢帽，向着那房子一指。

“是的。你現在住在什麼地方？市內嗎？”

“我昨天晚上才到，住在一個小旅館裏，還沒有找着房子。我不想住市內，想找一個清靜的地方，讀點書寫點文章。請問這個附近有什麼房子出租沒有？”

“這山上一共只有幾戶人家，大半都是賣花的窮人。如果你真願意在這山上住，我家樓上倒有一間空房，不知你中意不？”

“如果是這樣，那真是再好沒有了。”

仲衡聽了這句話，高興得什麼似的，便跟着那老頭子，走進他的屋子了。在這屋子的門上，掛一塊小木牌，牌上寫着山本義雄四個小字。仲衡想這大概就是這位老頭子的姓名了。他一面脫皮鞋，一面指着那塊木牌子問道：

“山本義雄就是先生嗎？”

“是的，你貴姓？”

“我姓柳，楊柳的柳。”

仲衡脫了皮鞋同山本走進房去的時候，從廚房裏出來一位四十多歲的太太。仲衡善於應酬地連忙點了一個頭，說：

“這是山本夫人嗎？”

“是的。”他回答了一句，便連忙對那位太太說：“這位先生想租我們樓上的那間房子，我帶他去看看。”那位太太沒有說什麼話，正在解她身上的那條圍裙。仲衡跟着山本到樓上一看，那真是一間極明亮的八鋪蓆的好房子。方向正是朝南，春日的陽光，灑曬在窗格上，推窗一望，近處是滿眼的各種顏色的鮮花，遠處正是波光閃閃的海面。房裏是空的，有一張小書桌，兩把小椅，幾個坐墊，桌上擺着幾本中學生用的教科書。

“這房子如果先生肯租給我，那真是感謝之極了。因為我想讀點書，所以想找一個清靜的地方。這地方正合我的理想，就是房租貴點，我也是願意的。”仲衡很焦急地怕失去了這間房子，便這麼婉轉地說了。

“房錢沒有什麼，好在我們是空着的，你來住好了。”山

本這幾句話，真是使仲衡吃了一驚，因為他在東京住了幾年，日本人沒有一個不是鄙吝的，沒有一個不是輕視中國人的，不料這位老頭子，竟有這麼大量，這麼親切。下了樓，那位太太正站在樓梯口的左畔，好像稍爲化了一下裝，衣服較前是整齊些，頭髮也沒有先前那麼鬆亂了。

“房子看了。這位先生中意嗎？”那位太太笑嘻嘻地說。

“房子真是好，太太肯租給一個中國學生住嗎？”

“學生？在高等師範讀書嗎？”

“不是，我是從東京來的。……”仲衡還沒有說完，老頭子便接着把仲衡的情形說給她聽了。

“那倒真是好呢！如果不進學校的話，住在這裏，也並不覺得什麼不方便。讀讀書，寫寫文章，這地方是好的。我們的小孩子又少，兩個小的在學堂裏，只有一個大女兒在家……”她講到這裏，回轉頭去，對着廚房的門口，大聲地喊了起來：

“文子！文子！來了客，送點茶來！”她隨即拿出幾個坐墊來，讓了一回坐，於是仲衡同那一對和藹可親的老夫婦，便圍着一張矮桌子坐下了。這位老太太好像神經受了什麼刺激，心裏有滿腔的哀怨，找不着發洩的機會似的，今日看見了這個風姿楚楚的異國少年，好像得了一個傾吐的機會，沒

有等仲衡開口，她便滔滔不絕地訴說起自己的苦情了。

“我們租房子，並不在錢多，只要人好。我們住在這山上，覺得太寂寞了。到了晚上，把門一關，靜寂得像一座孤廟似的。老先生孩子們睡得早，我一個人坐着就難過。我時常同老先生講，要是有合式的人，就租去一間房子罷，多住一個人，家裏也熱鬧一點。但總不容易找一個合式的人。……”

仲衡聽了她的話，知道這位太太對於自己是中意了。他於是便又客氣地說着。

“我也是不行的，並且又是一個異國人，一切的事，都要靠老先生老太太照顧。”

老先生講了一句“不要客氣，”便又沉默地坐着，好像是在等待着他夫人的回話似的。那位太太向仲衡望了幾眼，抬起頭來，對他的丈夫說：

“這位客人的面貌，真有點像友仁呢？”

“唔！”老先生鼻子裏哄了一聲，也抬起頭來望了仲衡一眼。這一來，仲衡倒有點局促不安了。

“友仁？友仁是誰？”

“我的大兒子。說這話，似乎很對不起，但真是有點像呢！他去年十八歲，本來今年暑假可以在中學裏畢業的，不幸他在去年的暑假，染了腹病，沒有到兩個禮拜就死了。現

在剩下的，只有一個八歲的男孩子，兩個大的都是女兒。樓上的那間房子，就是他用的書房，他死了，我們便沒有進去過……”她說到這裏的時候，兩隻眼眶，都滿了淚水，聲音也有點顫，仲衡知道這位太太是浸在很深的哀感裏了。

正在這時候，側面的紙門，砰地一聲推開了。一個穿着潔白的圍裙的少女，捧了一盤茶來，一走近桌子，便跪在蓆子上，行了一個禮。仲衡慌慌忙忙地屈了一下腰。那位老太太一面讓茶，一面指着那位年青的姑娘，對仲衡說：

“這就是我的大女兒，她的名字叫文子。她本來在奈良高等師範念書，因為她的大弟弟死了，我就把她留在身邊，做一個伴。……”

仲衡一面聽着她的談話，一面橫着他那兩道銳利的目光，偷望了文子一眼。文子是一個二十歲光景的絕美的少女，那兩道濃眉，那幅天生的嫩白的面孔，在那閃閃的春光下面，更顯出她的美，更顯出她那種嬌艷的充滿着由青春的生命力的少女美。仲衡立即收回了他的目光，同情地回答說：

“老太太真是不幸呢！”這句話一說出來，大家都沉默着。那對老夫婦，好像都在回憶他們的傷心往事似的，一點聲音也沒有。文子也好像一面在傷感，一面對這位異國的

少年，感着幾分初次見面的嬌羞，便輕輕地站起來，轉了一個身，走到廚房裏去了。仲衡在這種情形之下，也不好再坐。對那位太太，又勸慰了幾句，把房子定好，說了那天下午就搬來的話，便對那對老夫婦告辭了。

仲衡帶着一種輕鬆而又是有着落的心情，慢慢地走下山去。在那種微溫的初春的陽光下面，他感到他現在並不是在一個異國的山野裏，好像是在他故國的家鄉一樣。他想着今天的機會，真是一個奇蹟。老夫婦的親切，文子的嬌美，房子的明亮清潔，都是他意外的收穫。好像他在江湖上飄流了多少年，一旦得了一個永遠的歸宿似的，在他的瘦削的臉上，浮出輕輕的笑容了。

他乘電車到了市內，先在一家小浴室裏，洗了一個澡。順便在幾家舊書店裏，看了一回書。他於是慢慢地由一條橫街穿過，剛想走過橋去，回到他寄居的那間小旅館裏去午餐的時候，偶一轉頭，看見在橋面右邊的街角上，有一塊“中國食堂”的牌子掛在那裏。

“中國食堂！”他這麼一驚地，便回轉脚步，對着那個方向，走進那條靜寂的小街了。這時候，還沒有到十二點，仲衡推開食堂的門進去，廳裏是空的，只見桌上擺了幾碟醬菜，和幾張報紙。櫃台裏面，有一個五十歲光景的人坐在那裏。

他看見仲衡一走進來，便連忙應酬了一句，“早呀！”仲衡一聽他的聲音，看着他的相貌，知道他是一個中國人，便用中國話對他說：

“這時候有飯吃嗎？”

“有的，請坐一回。先生是新到廣島來的嗎？”

住在廣島的學生，大概他都認得，今天忽然看見仲衡是一個生人，所以他便這麼地問了。

“新從東京來的。”仲衡一面回答，一面從口袋裏摸出一支香煙來，燃了火，悠悠地抽着煙了。

雖說他們見面，只談得兩三句話，仲衡便歡喜這位食堂的主人了。覺得他是一個豪爽的北方人。他們彼此通了姓名，（不過他只說他是姓李，沒有說出他的名字。）談了許多的話。仲衡把他這次到廣島來的目的和在己斐山上找了一個清淨的房子的事體也告訴了他。他聽了便說：

“柳先生！可惜你住在市外，不然，你到我這裏來吃飯，究竟口味好一點呢？”

“是的，太遠了，跑來跑去不方便。”

“不過，你來吃一頓晚飯，是可以的。好在廣島的電車不貴，坐一趟，不管你多遠，只要五分錢。比起東京來，是要便宜得多了。你下午讀書讀得倦了，出來到書店裏看看書，到海

邊上散散步，或是看看電影，順路到這裏來吃晚飯，是很方便的。本來，我這食堂的規矩，一天三頓，一個月是十七塊錢。如果柳先生只包一頓晚飯，也沒有不可以，一個月只算五塊錢好了。……”

仲衡本是一個歡喜跑街歡喜逛舊書店的人，聽了老李的話，心裏稍為計算一下，便決然地回答說：

“好的，那麼我就從明天起，到你這裏來吃晚飯了。五塊錢，似乎太少一點，你不吃虧嗎？”

“小事情，幾個同鄉人，何必算得那麼精細。好在我這裏包飯的人多，添一個人吃飯，算不得什麼。並且柳先生到這兒來，還要貼車錢呢！”

一個下女，推開廚房的門，送來兩樣菜，一大碗飯。仲衡一看，碟子裏的是一條煎魚，碗裏的是一碗蛋湯。仲衡不知是肚子餓了，還是那兩樣菜特別有味，他很快地把那大碗飯吃完了。他正在用一張薄紙揩臉的時候，聽見老李對着廚房裏喊道：

“送一杯咖啡來！”

仲衡心裏暗暗地想，十七塊錢一個月，有煎魚有蛋湯，還有咖啡。真是不貴。可惜自己住得太遠，不能常來。否則，真是合算極了。

“老李！十七塊錢吃一個月飯，你還可以賺錢嗎？”

“好在包飯的人多。不過，他們的飯錢，不能按月付我，使得我時常感到困難。現在中國的情形不好，各省的津貼費都不寄來，因此許多先生欠了我的飯賬。但是，我又不好意思去逼他們。我們到外國來做生意，怎好向本國人的身上取利，只要不虧本就好了。我這個店子，完全靠幾個日本人來做點生意。好比一盤炒腰花，定價就是七角，炒雞丁，要賣一塊錢，兩個皮蛋，也是要賣他們四角錢的。柳先生！你不要笑，日本人的錢，我們是不能錯過的。總要想法子，在他們的身上開刀。”

仲衡聽了他的話，不禁大聲地笑了起來。

“你的政策不錯，老李！你真是一個外交家呢！”

廚房門一開，一個下女送來一杯咖啡。仲衡一看，這不是剛剛送飯的那個女子。比起那個來，這個要年青得多活動得多美得多了。她把那杯咖啡送到桌上的時候，同時向仲衡望了一眼。

“這位先生是新來的呢！”這句話好像是她對老李講的，可是仲衡並沒有等老李的回答，便帶笑地說了。

“你認得很多的中國學生嗎？”

“在廣島讀書的，我都認得。”她那兩隻風流的眼光，電

似地又閃在仲衡的臉上。

“你很美呢！你的名字叫什麼？”

“節子！先生的姓呢？”

“姓柳！柳樹的柳！”

“這姓真稀奇呢！……”

她正想再說下去，廚房裏有人大聲地在叫她，她便向仲衡丟了一個笑臉，拖着那雙木鞋，革達革達地走進廚房裏去了。仲衡站了起來，拖出一個錢包，問老李這頓午餐要多少錢。

“柳先生包飯從明天起，今天的算我請客好了。我們雖說是生意人，也稍微懂得一點禮節。柳先生，你不要把我看作那麼小氣。”老李說這幾句話的時候，態度很認真，很嚴重。

仲衡聽了他的話，覺得不好再去辜負他那片豪爽的好意，便在錢包裏拿出了五塊錢，放在櫃台上。

“那末，我的賬就從今天算起好了。我先交一個月的飯錢。老李！你收着。吃飯是應該先付錢的。你不要客氣。”

老李笑嘻嘻地收了錢，在一本簿子上，登記了柳仲衡的名字。這時候，外面已經走進來七八個夾着書包的留學生，都是很興奮地在談論着中日學生比賽籃球的事情。仲衡也無心去聽他們的談話，帶好帽子，向老李招呼了一聲，便忽

忽地走出食堂的門，向他住的那家小旅館走去。

仲衡飽飽地喫了一頓豐美的午餐，覺得滿身都增加精力似的，拖着他那兩隻瘦長的腿，一面在那春光滿地的街道上闊步着，一面貪看那不熟識的廣島的街景。他想起他這半天所遭遇着的種種事體，真好像一篇小說。最使他感覺興味的，是文子的嬌美的臉，節子的風流的眼光，和老李額上的那個大肉包。他覺得這回住到廣島來，生活大概是不會單調的了。兩年來想寫的那本長篇小說，這一次或許可以動筆，在他的創作生活上，或許可以得到一點意外的收穫。

他到了旅館裏，休息了一回，寫了幾封給東京和靈內友人的信，便收拾行李，付了賬，叫一輛汽車，把他那幾隻箱子，運到己斐的山下了。等到在那裏，再雇兩個工人，把他的書箱，一隻一隻地運到山本義雄的樓上的時候，那已經是下午五點鐘，快要西沉的陽光，無力地照在遠遠的海面上，在那個樹木參天的深谷裏，已現出那種濃陰翠靄的黃昏景象了。

(未完)



易地治療

夏萊蒂

有一年夏天，我因為患了當時流行的神經衰弱症，聽醫生的勸告，我的病體不耐江南的溽暑，宜作易地的治療，復承幾位良朋的愛助，從他們辛勤生涯的收入中，捐出一部份來，給我做資斧，便於一個新月初昇的晚上，我搭輪赴青島養病去了。

在海上並未遇到風浪，飲食起居也很舒暢，所以一切都順利，費了一晝夜的辰光，便到了目的地。

青島真是一個名不虛傳的佳處，天然風景和人工經營都很得宜。有人說青島本身就是一個佳麗的花園，委實一點也不會過譽。而況我還是初到其地，更覺得一切都是新鮮而有趣。時季是在初夏，但卻要令我記起宋朝一位女詞人李清照的那首秋情詞來，雖然沒有黃花，也沒有飛雁，也不聞秋蟲的淒淒切切的哀吟，然而那種“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的情緒，卻教人怎麼也難信是時在蟬噪晝長，午倦困人的炎夏呢。那廣闊而成弧形的馬路，那隱現於綠蔭中的希臘式的建築，那濃碧的海色，那蔚藍的高空，無一處不令人心

曠神怡。尤其是當午後將近薄暮的時候，那點綴着鴿棚似的更衣室的平坦的海水浴場，無限寧謐地躺在那柔和的斜陽光裏，各國的男女，洗浴過了，兩兩三三，赤足輕裝，坐在沙灘上喁喁私語的那種悠閒的神情，最是教人看了不禁心裏輕快起來。

在現代矛盾的社會組織之下做人，真難得一個安身之處的，在鄉間既苦於物質文明的缺乏，在都市又苦於生存競爭的緊張。然而青島卻能免去這二者的缺憾，而兼有這二者的長處。因為既有現代一切佳美的物質，而又非工商業的中心。到這地方去的人們，大抵是預備去消磨他們在別處所積蓄下來的餘資，而非抱着爭名奪利的目的去的。所以，那一派和平怡悅之氣，更是可貴而難得。

我到的那天，是已經在夜裏十點鐘左右了。宿過了一宵，次日便僱了一輛輕馬車，教那御車者在那一條一條弧形的馬路上，緩緩地行去，兩旁是垂楊拂面，遠望是海天一色的澄碧，柔和的清風含有一種野花芳草的幽芬，絕無海風的鹹腥氣味，車行忽而上昇，忽而下降，在那清幽的靜處，馬蹄的得得的聲音，自成一種和諧的節奏。有時候，有一輛汽車鳴的一聲在我的車旁駛向前去，而留一縷白煙氤氳於那清幽的卵石舖的道上，我便覺得我是比他聰明得多了。因為我

想這樣幽靜的清景，是要緩緩地細細地體驗的，而那風馳電掣的汽車，是多麼掃興，多麼殺風景呀！

這樣的我安坐在那輕馬車的軟墊上面，於是乎櫻公園哪，炮臺灣那，海水浴場哪，那一幅一幅的勝景，便毫不費力的陸續映現到我的腦膜上來。原來青島是一個聳入海中的半島，三面都圍着汪洋大海，爲了海水的澄清和暖流的關係，所以那風景是幻化無窮。然而這半島自身的面積，卻實在是不十分大的，當我漫遊了一天，薄暮回到我的旅館青島飯店時，我的腦中是已經得到了這半島的一個簡要的縮影了。及在我賃居的房間裏，那是在二層樓上的一個臨海的房間，洗過了臉後，而坐在洋臺上一隻小柚木桌子旁邊喝咖啡的時候，我一邊手裏在用一隻小銀匙來調溶一塊糖，一邊卻對着那夜色沉沉的天海，不禁微笑起來而說道：

“謝天恩賜！使我今日得登此仙鄉。但願讓我在這裏住他十年，我的病體是不愁不康健起來的了！”

那天晚上，我便計劃定了此後的我每天的生活，早晨是規定六點鐘起身，午前的時間是預備完全作各處去漫遊的時間，遊處是不必規定的，完全可以臨時選擇更換的，或者是步行，或者是坐輕馬車，也完全可以由臨時的興趣和目的地的遠近而定。午飯之後，便照我的老習慣，微睡一下。這午

睡醒來之後，腦力是最充足的，便不妨閱覽一二小時的書。如此便已經須到四點鐘了，正是海水浴最適宜的時候，從我的旅館到浴場，大約是二三里的路程，馬車是不必坐的，我可以沿着那海邊緩緩地步行，藉此以鍛鍊我的腳力。洗過浴後，還可以在那浴場的細砂灘上，小坐片時，看那美麗的夕陽，好像是有什麼喜慶似的，把那蔚藍的天空掛上了千絲萬縷的彩霞，而那汪洋的海面，好像一張無限大的銀麒麟的皮似的在那柔和的夕陽光中輝耀。時而有一朵白雲忽的浮現在天際，而像一匹驚跑的白兔似的急奔向天邊去，愈遠愈小，終於小得如美人遺灑在梳妝檯上的一點香粉，而消融於海天的交界處，我的靈魂也便如脫離了軀殼而與那悠悠的白雲偕馳。時而有數隻海鷗出沒於水平面上，那種優遊的神情，教人看了可以忘去一切人世的紛擾。這樣，我要舒展着四肢，斜倚着身體，半躺半坐的在那砂灘上面直看到那天空中的霞彩一縷縷的消褪，那無限大的馴伏成水平面的銀麒麟的背脊漸漸地活動而把浪花湧到沙灘上來，發出澎湃的聲響，這便是多情的大自然在奏送遊客歸去的音樂了。於是我便可以緩緩地一步一步應和着大自然的音樂的節拍，而仍舊沿海走回到我的旅館裏來用晚餐。夜間是以早眠為佳，催眠的方法，與其用藥品，還不如用新聞紙，因為常服藥品也要

於身體上發生害處的，而現在中國的一般新聞紙是乏味得最易使我入睡的。

我把我每天的生活方式這樣的規定好了以後，下一天便實行了，再下一天也照樣實行了，再再下一天也仍舊實行了，但是再再再下一天呀，天哪！兇惡的命運，好像深山中的猛獸，猝然而來襲人了呀！那天午前也還是安然的，就是午睡之後閱書的時候也仍舊是照常的，然而當四點鐘我到浴場去時，就有些事情反常了，那就是預兆那兇惡的命運要襲來了呀！然而可憐我那時還愚蠢得一點也不知道呢。

我所租用的浴場裏的更衣室，是第六十三號，我是記得清清楚楚的。那是一個靜僻的小木棚，左右鄰的更衣室都封鎖着在那裏，還不曾被人賃用的。所以我每天去的時候，差不多是得以獨處一方砂灘而靜觀那情景的。但是那天我到那裏時，卻看見我的右鄰，六十四號的更衣室的前面，有一個二十四五歲的衣冠楚楚（我當然是說上等的洋服，不是那種腐化的瓜皮小帽與袍套。）的青年和一個天真爛漫的三四歲的小娃娃，在砂灘上玩笑，他們旁邊還有一個西洋貨的黑漆鐵輪的兒車放在那裏。那小的固然是美麗，那大的也還清秀，尤其是那小人兒的一對眼睛，特別明媚，而他們的親愛的情形和他們的面貌的相像，顯然是他們的父子關係

的鐵證。我一看那六十四號的更衣室，也已經啓封了。這無疑的，他是攜了他的愛妻嬌兒而同到這裏來洗海水浴的。呵，幸福的人呀，如你這樣纔不枉做了一世人呢。你是幾生修到如此的呢？在這苦惱的世上，能像你這樣的人有幾個呢。唉，蒼天呀蒼天！你爲什麼不使人人都像這個青年一樣的幸福呢？我是何等懇求你使人人都像他一樣幸福呀！倘若你一定要降些悲哀，降些不幸，到這人間來，那麼，便請你把一切悲哀，一切不幸，完全降到我的身上來，由我一個人來承受了吧，我是不要緊的，只教我能夠看見我一切的同類都很幸福，我是即使獨個兒苦死了也是萬分甘心情願的呀。

我看見了他們後，當時在心裏發出了這樣的一段感歎，除此之外，也只有當我在我的小木棚裏穿換浴衣時，還發生了如此一點的無意識的疑問而已：

“喂！”我拍了一拍我的右額角而對自己說道，“他的嬌兒已經這樣的可愛，他的那位愛妻還不知要怎樣的可愛呢！”

接着這一點疑問之後，我便逕往海裏去了，所以我的衰弱的神經也無暇發生什麼幻想。然而等到我入水的時候，卻一眼瞥見一個女子的頭顱，浮露於我前面一丈餘遠的水面

之上，像這樣美麗的相貌，全世界那還有第二個人名，那卻是我的芝英呀！

“芝英！”我悲喜交集的迸出了一聲驚喚，緊接着我的這一聲呼喚，差不多是同時的回過了一聲“林蘭”來，仍舊是當年那種黃鶯兒的嬌啼似的口音，一點也沒有改變呢。

這是不用說的，當然彼此走攏來了。

“真是夢也做不到的哩，蘭，我們今朝在這兒相聚。”

“是的，已經好久不相見了。”

“是的，已經有七年不相見了。”她說到七年的時候，語音裏帶着些兒感動的顫聲，她那對異乎常人的明媚的眼睛裏也發出了一種火花似的輝光來。然而她立刻就彷彿覺悟了她自己失言了似的，努力把話題轉到別處去。

“喂，蘭，你是什麼時候到這裏的呢？”

“我是五天前到的。你呢？”

“昨天剛到。你住在什麼地方呢？”

當我把我的旅館的房間號數告訴了她，而問她的住址時，原來是她也住在青島飯店，她的房間和我的房間不過是中間只相隔兩間屋子而已。

“這裏真好極了，這夕陽，這海水，多麼美麗呀！比莫干山要好得多呢，是不是，蘭？只可惜我不能再多浴下去了，怕

天就要黑，他還沒有浴呢，我要去照管小孩子去了。”

“那麼，請便吧。”我口頭雖在這樣含糊的回答，然而我的心裏是決不這樣隨便了事的，我的心是充滿了萬種矛盾的思想，千種矛盾的感情，彷彿突然感冒了劇烈的寒熱病似的，完全昏亂了呀。親愛的讀者，且莫見笑我的癡愚，請你們自己也想想看，一個七年不見的心愛情人，一朝忽於一個清幽的海水浴場遇見她和她的愛夫嬌兒在同浴，請你們替我設身處地想一想吧，這是什麼一種情景呀！倘若我是和她一樣，也帶着我的愛妻和嬌兒在身畔，那或者也還好些，然而我還是孤伶仃的獨身漢呀！自從和她分別之後，我是始終還不會和別個女性發生戀愛過的呀！親愛的讀者，請你們自己去體驗這情景吧，我是委實表現不出的了。我只記得當她臨去的時候，我是恨不得她馬上遠離開我，而同時我又非常熱切的要貪看她，結果是含糊地說出了這句，“那麼，請便吧，”的話，而脫出了眼睛看着她那窈窕而嬌健的身體，像一隻被雨水淋濕的鳳凰似的在那黃砂灘上疾馳了上去。

當我看不見了她的情影時，我便立刻把我全身，自頂至踵，完全鑽沒到海水裏去，因為我覺得非如此，我的血液流動得劇烈得要衝破動脈了。這樣的沉浸了幾分鐘，清涼的海水使我的頭腦清醒了許多，我纔想到了趕緊上岸到我的更

衣室中去，因為趁這時候她還在那更衣室裏，走過她的丈夫的身旁時，還不曾經過她的介紹，仍舊可以如不相識者似的不費招呼的麻煩而疾走過去的，否則，待她一換好了衣裳時，他便也要到這海水中來了，我能夠和他在一塊兒洗浴嗎？我的忌妒心是要將如何的難堪的呀。

我自鎮定地走到了我的更衣室裏，穿戴起來，到逆料芝英已經在那裏管領她的愛兒，而她的丈夫已經到海水中去洗浴了時，我也便從我的小木棚裏走了出來。

她一看見我，便好像一個藝術家貢獻他的一件新傑作給別人賞覽似的，把她的小娃娃指點給我。

“蘭，你看我的小孩兒好不好？——喂，小寶，過來，過來，叫一聲林叔叔。”但當那孩子真的跑到我身邊來，對我叫了一聲“林叔叔”時，她卻又自己忽然笑說道：“照禮應該是叫林太先生的呢。”

我那時是全神在那小孩子的身上，她的這種無關緊要的話也無暇去顧及。那小孩子是太刺激我得厲害了，面貌是像他的父親，眼睛是像他的母親，前者既使我不由的忌妒，後者又使我非常的熱愛，大約是我一逕立在那裏對他看呆了吧，他天真無邪的心中不知對我起了些什麼的感想，而嫣然微笑起來。這一笑卻戰勝了我的愚蠢的忌妒心，而在他的

紅的嘴唇上親了一個吻。

小孩子是總有些羞怯的，立即便從我的身邊奔到他的母親的懷裏去了。我雖然也跟了過去，在她左邊的砂灘上坐下來，然而我的心是只在胸坎裏砰砰的亂跳。只聽得她在喃喃地說：

“我們是因爲老是年年在莫干山住厭了，所以今年打算換個新鮮的地方，到此地來避暑，預定的是一待秋涼之後，就要回南去的。真想不到有這樣美好的景緻的，怎教人捨得離去。而他們又說這裏非但夏天不熱，并且冬天也不冷的，這裏是要到寒食節時候纔天氣冷呢。所以我們是打算一直長住下去，直到開春之後再南歸也說不定。而且現在又遇見了你，我們更不會寂寞的了。蘭，你以爲這樣好不好，我們住到明春一同回南？”

在她當然是很可以這樣長住下去，所謂良辰美景，人傑地靈，再適宜也沒有的了。但是我呢？我現在是怎麼還能居住下去呀！不願破壞她的幸福，是我的真心，對於他不禁要生忌妒，又是我的事實，只要和她在一塊兒相聚，不久我的戀情便要奔放出來，又是我的真情。這是最可慮的呀，我怎能住得下去呢？所以我當時只好不表示然與否的回答了。她一聲“噫。”

爲了不願和她的丈夫相見，所以我在她身旁路坐了一坐後，便即向她告辭而抽身先走了。走出了浴場，好像一個夢遊病者似的，方向也不辨的只顧信步行去，不知不覺之間，卻走到了一個冷落無人的海角，有一隻鷺鷥哇的一聲在我面前驚飛了去，忽然使我心裏一清，便止住了步，倚着一塊玲瓏的斷崖而在砂灘上坐了下來。這時候，夕陽已經較先時遠淡了許多，我便對着那沉沉將落的夕陽，自然而然的想起了許多往事來。

七年以前，我在杭州的一個女校裏擔任英文教員，芝英便是我的一位女弟子。她的多才多能，美貌而富於感情，非但在我所教的一班裏她是獨一無二，就是在全校的七八百同學中間，她也是首屈一指呢。那時她正是情竇初開的十七歲，我是正如她現在的年齡。彼此年齡既然相差有這麼許多，而我又自小生性怯弱，不會如現代的青年那樣的善於 Make Love 的，而況對於這樣一位高貴的少女，更是決不會發生一絲半毫的妄想的了。然而雖然我的年紀比她大了許多，在全校的二三十位男教員中，我卻還是最年青的呢，因為他們都已是中年以後的人了。我那時的精神也還不似現在這樣的不振，教書是盡我的責任，教得很好的，而她的好學善問，又非常的可驚，常常是課外做了許多習作來叫我改

正，那都是許多美妙的信札遊記之類，文法上的錯處是已經不大有的了，不過偶爾還有幾句成語用得不十分妥當罷了，我是當然很高興替她改正的。此外，她還自修的看了許多書籍，那都是些抒情詩和短篇故事之類，跑到我的房間裏來問字和借書，她是特別的忙碌，這在我當然也是很歡迎她的。就因為此，所以我和她的行迹，也自然而然比一切的學生特別親近了些。然而凡是學生，無論那一區學校都是一樣，在師生之間，最喜歡有人發生些事情，那並非是含有什麼惡意，不過是喜歡有些可以取笑的資料罷了，那也是青年心理的一種常情，固不必加以非難的。尤其是女生，更喜歡彼此說長道短，無事也要憑空捏造出些事來，而況我這一個年輕未婚的男教員和一個美貌聰穎而情竇初開的女生芝英，在行迹上的確是特別親密了些，當然是要引起全校眼紅的了。固不單是平常的取笑，那批虛榮心很重的少女們，卻還因為芝英的考試分數最多而稍稍含些妒意在其中呢。於是，便常常看見那黑板的角頭，把我和芝英的名字並排地寫着在那裏，而用一個大圈子包圍起來。常常是看見我走近她們去的時候，便有一人故意大聲的說：“喂，芝英，林先生來了！”接着便哄的一聲大家大笑得使我和芝英臉熱起來。當芝英在我的房間裏借書或問字的時候，便有人故意潛藏在

窗外的院子裏假作咳嗽起來。種種不符事實的流言，不知有多少。我甚至還聽得過她們編了一個諷刺的小曲兒在向我們高聲的唱起來：

“今朝呀，今朝，親愛得很！

明朝呀，明朝，快活得很！

後天呀，後天，肚皮大得很！

（合唱）阿嚟嚟，肚皮大得很！”

親愛的讀者，這是一種什麼情形呀！我和芝英本來是只有師生的感情，她在我心目中是一位可愛的學生，我在她的心目中是一個可敬的教師，不過是如此而已。然而這周圍的環境是一種什麼情形呀！那豈不是一種促發愛苗的春肥，一片撮合異性的春歌麼？人非木石，誰能無情？而况我方少壯，而芝英正當情竇初開的年齡，怎麼抵當得住這強有力的氛圍氣呢？心旌是一天天的搖曳了起來，神魂是一天天的飄蕩了起來，發生了許多美妙的夢想。漸漸地對於輕薄的同學們的取笑，非但是不十分生厭，而且覺得還喜歡聽她們起來了。終於有一天的清晨，我們——我和芝英，在一個幽靜的僻隅，傾吐衷情；互相擁抱，而親吻了呀！

這是不消說得的，那定情的初吻的滋味是無窮無盡。更不用說得的，從此以後，她那紅唇上的芳液是成爲我維持

生命的第一要素了。她用全生命來愛我，我也用全生命去愛她，我們的靈魂已經融化為一個，一切閒話與流言是完全不管牠的了。

這樣的我過了三個月的幸福的時光。

暑假將近的時候，芝英不禁憂愁了起來。因為我和她的戀愛已經引起了學校當局的不滿，早已積有煩言，我暑後的教席當然是不能再蟬聯的了，而我的家又並非就在杭州，而她又知道我素來雲遊四方慣的，所以她非常的憂慮我和她從此分別。這當然是她的神經過敏，我怎麼能捨得離開她呢？我便告訴她，我是無論如何也不離開杭州的，除非等她在杭州學校裏畢了業，而得她的家庭的允許，放她到別地方去時，我纔也離開杭州而伴她一同到無論什麼地方去。不教書是一點也不成問題的，即使一時什麼職業都沒有，也沒有什麼關係。我可以自己多看些書而做些小說的。爲了要使她安心起見，我於未放暑假之前，便老早就在那女校的附近租好了一處清幽的小寓所。那是兩間精緻的洋屋，窗外有一個植滿各種好花的小花園。那佳美的花氣，是一陣一陣的送來，無時或已的。從那女校到這寓所，不過是一箭之地，她每天課畢之後就可以來看我的。我要把牠作我的小樂園，而安心在其中侍候我的夏娃幾年。所以在我是覺得一切都計

劃定妥了。

然而暑假的前一天，午後兩點鐘的時候，那時校裏的一切事務都已完全結束了，所以我幽居在我的寓處，她卻忽而跑來，面色非常的蒼白，一進了我房間的門，便一頭倒在我的懷裏大哭起來了。我也慌張了，以為遇着了什麼不幸的大事，便一面安慰她，一面盤問她。她悲切地哭了四五分鐘後，纔哽咽着而說出這樣一句話來：

“我，我……我是來和你訣別了！”

這是什麼一種晴天的霹靂忽然打擊我的腦門上呀！我只覺得耳朵裏噲的一響，眼前像有無數火花在爆發開來，呼吸也悶塞了好久。等我醒過來時，我聽她在哭叫着我：“蘭，蘭呀，快醒醒，不要這樣呀！”又看見她那孩子似的纖手，完全冰冷的在撫我的額角。我便伸開兩臂來把她緊抱住了，說道：

“喂，芝英，你說，究竟爲了什麼呢？”

她纔含着兩眶眼淚，在我的懷裏仰望着我的臉色而斷斷續續的說：

“就是那……那……那……我的家裏已經知道了。是那可惡的李亞貞（女校裏的校長）去告訴的。……剛纔我的母親來……來……說了，叫我馬上就回家去。回家去，父親

不知道要怎樣對付我呢？唉！唉！唉！蘭，所以我是來告別了！”

我到此纔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我想到了我們這樣的全生命來相愛的愛情，竟然脆弱得經不起這樣一點兒風波，我的心是完全粉碎了。

“芝英呵芝英！你多麼薄情呀！你想就從此和我訣別了嗎？爲了那卑鄙的旁人的一點兒啾嘴嚼舌，便忍心把我們的潔白的愛情拋棄了麼？我們是以生命相許，以生命相愛的呀！”

她看見我這樣哀哭的時候，她卻自己收了淚來安慰我了。一邊替我抹眼淚，一邊卻在我的耳畔頻頻的懇求“蘭，蘭不要哭，不要傷心了，是我的不好，一時氣急說錯了。”

“那末，你現在打算怎樣呢？”

她卻又回答不出來。我便對她說：

“芝英，現在放着兩條路，一條是屈服於舊勢力，一條是去開闢我們的新世界。我是決不要強迫你，隨你自己挑選那一條路吧！”

“請你明白的說，我不懂得。”

“這有什麼難懂的呢。屈服於舊勢力，便是一切去適應這腐敗的社會，把你自己的靈魂完全受他們的支配。譬如你的父母要你怎樣，你便完全聽命於他們去，開闢新世界，

便是要一切行爲都以自己的思想爲主宰，不顧世間的一切，而去奮鬥。譬如你現在便可以脫離你的家庭，而我們一塊兒生活上去。”

“唔，兩條路都不好。”

“那末，你要怎樣呢？”

“我想還是我回家去了，過幾天後再來看你吧。”

“好吧，一切都隨你的便吧。無論如何，絕不要做你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情。我是要拿全生命來保障你的幸福的。我是決不許你受人欺侮的。所以，你倘遭你的家庭的野蠻的待遇時，請你千萬就寫信給我。”

她聽了我的話，便要求我此後不要因爲不見她而悲哀，要保重身體，我允諾了。她還要求我不要到她家裏去尋她，我也允諾了。她還要求我，倘若她不來信叫我寫信去時，千萬不要自行寫信寄到她的家裏去，我也統統都允諾了。我們便這樣的流着眼淚，擁了又擁，吻了又吻，而分別了。

於是我天天盼望着她，然而人也不來，信也不來。她的家是和我的寓所相距只有七八里路，有時候，我盼望得不耐煩了，便抱着斬去了馬尾巴似的性情，而跑到她的住處的附近去徘徊個一天半日，希望能夠探見她的蹤影，但是也是徒然。而爲了我和她有約言在先，我又不能直闖到她的家裏去

尋訪或冒昧寫信去探問。我是天天苦悶得要死了。直到十幾天後，纔接到她一封簡短的信。無非是說叫我保重身體，因為天氣炎熱，所以她一時不能來看我。並且仍舊叫我千萬不要寫信寄給她。此後便又盼望了一個禮拜，纔又接到了她的一封仍舊是寥寥數語的信，說是到莫干山避暑去了。那時我因為多日的心裏焦急和夜裏失眠的結果，已經患了劇烈的眼膜炎了。在那夏天的烈日的強光裏，是痛得一點也睜不開來。所以雖然渴想立刻到莫干山去訪她，也終於只好天天把窗扉都掛上了碧綠的簾子而靜臥了。等到我的目疾告痊，已經是入秋的時候。卻忽而接到她的一封發自上海的來信，仍舊是很短很短的，除了那幾句叫我不為她而悲哀的話外，卻突然報告到日本去留學去了。我悲痛欲絕的在那小寓所裏還逗留了一個多月的時光，差不多是天天流着眼淚在那裏靜靜地回思從前我和她的許多幸福的時候。此後我便恢復了我的雲遊的生活，轉輾於人間，也終於探訪不到她的消息。直到三年之後，纔於一個新交的友人處得悉了她的消息。原來她是已經和她的一位姓王的表兄結婚了。而她們的愛情的發生，還是在三年前莫干山避暑的時候呢。那正是我為了她而患着目疾，輾轉於茵席上的時候呀！她怎麼會如此薄情的呢？我是無論如何也不相信的。然而我的那位

朋友卻還拿出了一張圖畫時報來給我看，分明是她結婚時的照相登載着在那裏呀！這是不必說的，我當時當然是心痛到萬分。我真不懂怎麼無情到這樣的呢？那樣的哭別之後，我奄奄在病榻之上想念她，而她卻正在和新人親吻擁抱於莫干山上，這是一齣什麼把戲呀！天哪！你怎麼造出這樣忍心的人來的呀！我是不得不恨你，不得不恨她的了！

我那位朋友，是不會知道她是我初戀的情人的，他看見我呆呆地在那裏出神，便以為我喜歡管這閒事而還不十分明白其緣故。所以他便又對我說：

“這位美人兒的結婚，卻也有點兒蹊蹺，據說她當時在杭州的一所女校裏讀書時，和一個男教員戀愛了。那年暑假時，被她的父親知道了，大不滿意，他是早已有了他意中的女婿的，就是這姓王的。但是她那父親真是一個辦事能幹得極的人，這是不得不佩服他的，他知道婚姻強迫也終非道理，而男女的戀愛是越因別人的反抗而越促進的，所以他便把這事情放在心裏，毫不對他的女兒吐露一點聲色。你道他怎麼辦呢？他便叫了那姓王的少年來和他們在一塊兒，合家的人都到莫干山避暑去。你知道美好的大自然是一個最有能為的媒婆，在游歷美景時是最容易發生愛情的。所以他們老夫妻只在那裏打牌，便一任他們表兄妹兩口兒去閒玩，天

天是看影戲哪，洗海水浴哪，搖船哪，果然，不到一個月的時光，他倆便自然而然的戀愛起來了，我覺得這是做父母者對付兒女的親事的一個最好的辦法，你以為是不是？”

聽了他這一篇話，我先時對於蒼天，對於芝英的一切悲憤，便完全消釋了。這不是天在作弄人，卻是人在自己作弄人呀！我只覺得可憐芝英，因為她的年幼無知和柔弱的心腸而被人作弄了還不知道呢。我想去對她說明白這事情吧？然而據說她是很幸福的，那姓王的也很愛她，木已成舟，使她知道明白了，也徒然使她苦痛而已。唉，悲哀呵悲哀，讓我一人担負了吧！我是想今生不再見她的了，然而誰知道今日在這青島的海水浴場，會遇見她的呢？

我想到了在砂灘上和她的嬌兒親吻時的情形，我便記起了英國的一位大詩人拜倫來。當他的第一個失戀的情人，歌佛絲小姐和別人結婚了幾年之後，有一天請他到她丈夫的家裏去喫酒，他看見了她的愛兒時，他曾經唱出了那一首悲哀的情詩。我便在那冷落的海角，情不自禁的嗚嗚地吟唱了起來：

“Well! thou art happy, and I feel

That I should thus be happy too;

For still my heart regards thy weal

Warmly, as it was won't to do.

Thy husband's blest—and 'twill impart
Some pangs to view his happy lot;
But let them pass—oh! how my heart
Would hate him if he loved thee not!

When late I saw thy favourite child,
I thought my jealous heart would break;
But when the unconscious infant smiled,
I kissed it for its mother's sake.

I kiss'd it and repressed my sighs.
Its father in its face I see;
But then it had its mother's eyes,
And they were all to love and me.

Mary, adieu! I must away:
While thou art blest I'll not repine;
But near thee I can never stay;

My heart would soon again be thine.”

(這詩的大意是如此：

喂！你是快樂的，

我也應當爲你的快樂而快樂；

因爲我的心是依然像當年一般，

只是一意地但願你歡愉。

您的丈夫是好福氣——眼看他這般幸福，

未免要令我有些心痛；

然而這些事也且莫去管牠吧，——

唉！倘若他不愛您，那纔教我恨他呢！

後來我看見你的嬌兒時，

我想我的嫉妬心是要粉碎了；

然而那天真無知的孩子微笑時，

我又不禁看他的母親的情分而吻他。

我親吻他後，又忍不住暗自咨嗟。

但見他的面貌像他的父親；

然而待見他生着他母親的那對眼睛，

便又使我全心傾愛了起來。

瑪麗，別了！我不得不遠離：

看你如此幸福，我是毫無怨艾；

然而我是萬不能逗留於你身畔；

我的心是馬上就又要傾情於你的呀。）

當我嗚嗚地唱完了這幾行情詩時，我的計劃也決定了。我想我的惡毒的疾病應該易地治療，我的惡毒的命運也應該易地迴避的吧？明天，我到牯嶺養病去罷。

這天晚上，我便在另外一家旅館裏宿了一宵。翌日早晨，便叫茶房到青島飯店去算清了我的賬目，而把行李搬了來。午時上輪船的以前，我便寫了一封短信投寄給芝英。意思就是上面的那首詩中的末一節的意思。船離岸時，大約在一點鐘，太陽非常的輝明，海水非常的濃碧，我站在甲板上面，默默地祝禱過了那島上的情侶的幸福後，還不禁喃喃地念起這節詩來：

“Mary, adieu! I must away:

While thou art blest I'll not repine;

But near thee I can never stay;

My heart would soon again be thine.”

格林童話全集

鄭慎齋裝幀 趙景深譯 汪嶽雲繪圖

第九集 白蛇 (外十一篇)

本書有幾篇狼的故事。又有幾篇敘述極為曼妙，如“小人的禮物”“賽捧雪”等。“妖怪和白熊”也極為幽默，同時小朋友對於那妖怪可以發生憐憫的同情。這樣許多好故事，小朋友看了，一定愛不忍釋。實價二角。

第十集 熊皮 (外八篇)

本書中“六隻天鵝”是一個十六歲的姑娘講給威廉格林聽的，後來她做了威廉的夫人，可說是一段童話姻緣。所以這篇童話是在“舒服的回憶”裏很有興味寫的成的。“聰明的阿麗思”也可算作重疊趣話，宜於改編初小教材，以便小學生重複的學習生字。其餘各篇，也都很有趣味。實價二角。

其他已出各集 每集二角

第一集	金雨(外十二篇)	第五集	海兔(外九篇)
第二集	銀斧(外十篇)	第六集	猛鷹(外九篇)
第三集	銅鼓(外十四篇)	第七集	鵝女(外七篇)
第四集	鐵箱(外七篇)	第八集	烏鴉(外十篇)

北新書局刊行

重 逢 (三)

Zero

房子好像是空着等我們去的，我們很容易就在安吉里找定了一個全三樓，昨天下午搬進來了。

因我的病要晒太陽，他讓我住前樓，他自己住亭子間，這決定我心裏很不安，爲甚麼我要比他住得好？他是這樣謙讓，我是怎樣感激他，同時如何對他不住！然而沒有法子，沒有兩間同樣的前樓，只得這樣決定下去。

黃昏將近，我們兩邊房裏的東西都理好了，他走到我房裏來，很不安的對我說：

“現在我們住在一道了，但我們絕不可攪起鬼來。”

我臉紅了，呆了一會才回答：

“那不待說，難道你還不相信我嗎？”

“我相信你，你的意志比我強得多，你是最重美感的人，但兩個相愛的男女同住在一道，總怕發生蠢動的，假若一旦蠢動起來，那我們的羅曼史的美夢就完全破滅了。”

以很努力的精神他說出了“完全破滅”這四個字，惹得我很難堪。因爲我以為這個重大的問題，通過了我們這三年

來的戀愛史的這個共同的思想，我們互相相信擺在心裏好了，不必拿到口上這樣神氣的來說。

“你放心！並且請你信我這次和你同住，除了友情和友情以上的情感外，是再沒有別的目的了。況且我得了肺病，我是絕不會把自己的病去害人的。”

“你是傷風咳嗽，你有甚麼肺病！我是不怕肺病傳染的。我所慮的是只怕把我們那樣純潔的戀情弄到和世俗的人一樣去，只怕把我們那最美麗的戀愛關係會弄到極醜惡的破滅去。”

無疑的我是和他同一個意思，並且歡喜他有這樣堅決的心。有了他這樣的表白，我和他同住，前一晌我引為憂鬱的問題，可以泰然無憂了。我靜靜的晴明的眼睛望他笑笑的說：

“你既然是這樣想，你還是從前那可愛的神祕的詩人，我歡喜。”歡喜的淚滾出來，我輕輕地握他。可是他灰色的臉和他繃得很緊的愁眉愈加嚴重，他不能接受我這誠心的歡喜，他抑鬱的不快的又說：

“可是青春是很可憐的東西，若是自己不慎重，把我們過去的思想美夢弄破滅了，到那時我是再不會承認你是甚麼人了！”

他狠毒毒的說出最後一句，以無情的白眼對我，把我五體打得粉碎，我一搖身離開了他。

1987.11.26

沉思，默想，我昨夜睡在床上，將他昨天對我說的話，和過去驚魂的歷史，想到兩三更，我覺得他說的話一點也不合他的年齡，也不近現代人的思想，一個二十七歲的青年的思想、感情，還像一根青春之苗在朦朧的幻覺裏做神祕的夢：還不能容受這大時代的潮流，更現實更具體地去體驗。

固然，我昨天回他的話，也和他同出一調的，但我的話意，另有我的背景：第一，我和他的思想、感情，已經相隔很遠了，我是對革命有熱烈的憧憬，有很大的決心的，我的感情也是革命熱的感情，我願把身體獻給革命，而他不同，我不能和他好到怎樣去的；第二，他有暗晦的毒病在身，我也剛起了初步的肺病；第三，我和他本來是唯靈的愛，悲劇的迭演，至今我並沒有想到和他有更進一步的愛，這次陡然重逢，忽然同住，又經他這樣嚴重地說明，我也當然把過去的思想回報他罷了，本來我現在也還有七分是尊重過去那唯靈的愛的純潔，雖然思想變了。這因為我們是在過去的時代裏過了最美妙的青春，過去的事到現在，當然還有牠的歷史

性。

不過現在我的想法不同了，心靈的愛戀到了再進一步，難道真正立刻會破滅？到了那時難道真的不能承認對象是人了？啊，我不能接受這種狂想！同時我以為他狠毒毒的說出最後一句：“到那時我是再不會承認你是甚麼人了！”這一句，是太不近人情，太不合道理了。而且他那說話的神色、態度，發在一個柔和的詩人與一個碎心的弱女同住的第一天，也太不調和了。當時我覺得我有幾十個的柔心，也不能感化他的粗暴、憂鬱。我很難過。

風一樣的回想在眼前一幕幕的飛過：第一，我想到三年前和他初會面那一天，我住在東京府下源兵衛的一家破板屋的伎樓，他和璧如、蔗妹來訪我，真是相見如故，他對我一點也不客氣，喫了一碗冰還要我喊一碗，喝了一瓶汽水再要來一瓶，後來從我的寓所我們四人同遊井之頭公園，當璧如倒在欄上睡了，他和我在參天的古樹林的綠蔭裏，聽杜鵑與畫眉的狂啼，在清風幽涼的霧園氣裏，他像吹笛似地對我吐出許多積懷，他那清婉的音調，溫柔的態度，和那親切的表情，使我沒有話能夠比喻我的快樂。第二，又想到我在輕井澤避暑，他那突然和我的通信，出語都是莫逆之交，在世態涼薄的中心處慣了的我，遇着這樣的摯友，我有說不出

的喜悅。第三，想到秋涼我回到東京，他和我每次見面，都有高興的暢談，一談就談到心的深處去，他對我傾吐失戀的悲哀，姑娘捨了他後給與他的苦悶，也說到他對藝術的熱心及努力，我告訴他我受難的歷史，和目前心境的平淡，我們的談話太投機了，可以一談半日，一談終宵，如果造物不把我們生成一男一女，我們是形影不能一刻分離的愛友，因為我們所學的相同，所志願努力於前途的也相同，向上的精神與優美的情緒都相同，我們彷彿是一對雙飛的燕子，只恨是一女一男，其中生出許多隔膜。第四，我又想到我們不幸中迷了，落戀了，我是那末貧窮，衣服都沒有一件好的穿，去看他的車錢也沒有，冬天總是一件配半老的寡婦穿的灰色囉濼衣在身上，長月長日除了上學就只困守在府下大久保的那耶穌教的婦人 Home。他是最討厭到這宗教的聖地來五分鐘的，我又不能學鳥飛到他那裏去，在相思的苦悶非常難堪中，結果他被別人搶去了，我還夢一樣地迷在五里霧中！那時，我綿綿的情絲織成的長信去十封二十封他都沒有一字回了；那時，他的壞朋友，在苦心忙於間離他和我的工作；那時，他原來的戀人在費盡心血對他灌迷藥，使他和她和她，建成永遠到白頭的三角；而那時四面的毒箭，迫我下了地獄。第五，我想到他一面約我去踏雪，嘴上說和我踏雪是他早期

望而且是生平第一快心事；一面卻失約借了我準備的車錢買了美酒和他戀人狂癡醉喝。一直到他離開日本都不理我也不告訴我。第六，我想到他去後我病到氣息奄奄刻刻有斷氣的危險，某夜，全婦人 Home 的日本婦女，自守屋東先生至三輪先生及各位奉職於社會事業的婦女，都到我房中來看我了，都以爲我當晚會絕氣，一時我房中充滿十幾二十人。但等我病癒追到西湖看他，那是我決心了和他永訣而最後的去看他，他一見我便怒氣沖天，幾句罵得我暈倒下去。幾天後，他把他戀人的信給我看，證明我罵了他的戀人，證明我阻止了他戀人不許她愛他……真是天來的霹靂，意想不到的冤枉！他不聽我的表白，反而狠毒毒的咬死我真真罵了他戀人，咬死我真有那一切一切的壞，他並且竭力替他戀人辯護，說她那天真浪漫的女郎，絕不曉得說謊話，只有我才會迫害那天真浪漫的女郎受苦，遭災……啊，已矣！我知道他是個喜聽讒言，不察忠摯的糊塗混蛋！我對他失望了，我瞧他不起了。第七，我還想了些我離開西湖回到東京，離開婦人 Home 移到西大久保，在西大久保苦得一個多月沒有飯菜喫，整整喫了一個多月的紅薯，一包一包的洋書拿訂去賣，賣不掉那天餓得氣要墜了。但總不能讓自己餓死的，我想了許多主意，才決定想到婦人 Home 喫餐飯來，一

去她們七八十人正在做聖誕節，祈禱完了在分麵包，同樣分給我兩個小麵包，我很歡喜，正想將麵包對嘴裏放，忽然守屋東先生望見了我，她非常高興的走向我來，照例張開她那暢快的雙臂把我抱住，親我的臉，Kiss 我的額，並且得意地顯示衆人說：“這是我的女兒，我最親愛的朋友！”全體都羨慕的看着這齣擁抱的劇，我的眼淚落下來了，麵包早已掉在地下給人踩糟了。一位四十一歲的小姐，一位名震全日本的社會事業婦人守屋東女史，會常常這樣當着人前獨獨地擁抱我，親我，喊我女兒，而我這個被抱被親被喊女兒的外國人，竟是一個肚子餓得不堪，想來討一餐飯喫的窮鬼。這一慘一樂，在熱鬧的場面中這樣表演起來，我焉得不落淚？我感激守屋先生對我的“愛”救了我，我將再窮再餓也不想討飯喫，我將努力不使愛我者失望！我沒有喫她們的東西，離開守屋先生的懷中就跑了，我的精神充實了。同樣對於戀愛也一樣，我雖然是失意，失意，大失意，但我決不因爲我空虛落寞而玩弄人生。我將努力把那匹失路的迷羊奪回正軌，至我對他的取捨，也像那到口的麵包與想喫的那餐飯，我不必享受牠。

哦，寫得頭痛欲裂了！明天再續……

1927.11.27夜深。

昨夜的回想再繼續下去的是——我住在東京府下戶塚町久保田石鉢方時，我每天只喫五個銅子嫩豆腐，不燒，用糖或鹽生拌來喫。此外再沒別的東西進肚子，這樣許久了，有時在壁如和萬壽處拿一升米，一把青菜，一包小魚回來喫一晌，那時書櫃中的書已賣光了，書櫃是裝米、油、鹽和青菜了。最後我在溪邊採野菜喫，因我小時曾看見鄉下的窮人用那種野菜充飢，我也採了來活命，在這時，他從南洋來了信，說他染了毒病，痛苦不堪，好久都倒在生鏽的鐵床上不能起來……看完信，我的心如裂了，我臉色變得如紙白了，我這樣傷心不為他，為他不聽我的話，當三年前我和他在西湖斷橋訣別，我別他的話只有一句，就是要他“保重身體，不要……”這一句，而我說這話的原因，是學自然科學的我，從生理學上懂得這病的毒害、苦痛，絕非為我自己打算，我是一別永不和他再會的。其次想到我在家坂醫院鼻子開第七第八第九次刀，有一次開刀後我二十三天還每天出血，二十三天我痛得沒有說一句話，說一個字，當時正是我第一次出了一本創作詩劇，頗得國內的好評。他的愛人便結合嫉妬我的人們，跑到經理處大鬧，大造謠破壞我，當百多留學生面前無理地把我慘毒的破壞，阻着經理處不許發費給我；而這時，他從南洋來信，說他怎樣愛他的戀人，要我怎樣幫忙他

的戀人，愛他的戀人；而他的戀人和別人結婚的時期到了。我接到他的愛人請我喫喜酒的帖，因給他的戀人一封信，而他的戀人夫婦回我一封信，是鬼也不相信會有那末無理、毒辣，比刺刀、彈還可怕，我一看了那信鼻子的血猛奔，一刻鐘出了三大漱口缸的血，便暈死了。再其次我想到出醫院後，冰袋一個個冰在我頭上像墳堆一樣，我就那樣在街上瘋走，找錢找錢找用具，街上人看了都笑我發了狂，不知我是吸了十幾次麻醉藥，開了幾回刀，流了幾個月血，我的身體已經脆弱得支不住，我的眼睛暈花暈花，看電燈比洋傘、簸箕還大，看地下一窪一低，一洞一穴，看人看物總是一件彷彿兩件，看房子就像小舟在波上搖擺，顛覆，看萬物都在動搖，顛播，而我身上是一陣陣的麻痺，一陣陣的冰冷，生活是和叫化子差不多了，扶助我的人全世界絕無！寫信給父親，父親責我在海外揮金如沙，和家庭斷絕了七年經濟的獨身弱女，不知道那裏來的錢能給我揮霍如沙？寫信給愛人，他疑心我把他的創作稿心曲毀了，他寄不到我手的東西疑我妬他的才能把他的創作毀了！我痛心，痛心一個窮苦在泥水裏面拖的人絕不能見天日。雖有一顆比誰都純潔美麗的心，雖有比誰都忠摯高傲的品，終得不到人的覺察、諒解，雖親如父女，愛如戀人，都這樣給我心碎的打擊。我看空了這世界太無情，我

更想追求這無情的究竟，我要生。於是我不得讓我窮而死，於是我想錢，想錢，想錢……我想：去墮落？啊，只有墮落！我要大墮落特墮落，舒展我積鬱的血，積鬱的情，使我生命的盛開的花，讓馬蹄蹂躪去踏！在一個陰霾的雨天，在一個淒涼的晚上，我把繪畫顏料畫成了一副蕩婦面孔，穿上了水綠的絹衣，我用手拉鬆了一腦頭髮坐在鏡前，裝出了妖魔的眼眉，吸血鬼的嘴，扭着纖細的柳腰，正想要放蕩形骸地對男子身上撲將去……突然，我的口張開怪叫，我的手捏緊頭髮要發狂了，淚是撲嗷嗷的流下來了。墮落，我不能！於是我天天夜夜在街心跑，想找工作，不論是侍女或女工，不論是戲館菜館咖啡店或紗廠鋼鐵廠，終於無望。每到肚皮餓絕聞着菜館送出噴噴的香味，總是口水嚥嚥，抑抑鬱鬱的在店前踱來踱去，不得已又失心地跑回家來。畢竟我找到了一家咖啡店，店主如鷹的利眼一看見我就說：“你來，試做做看。”我做到第三天的午後，店中客人很少，只有一個喝醉了在唱情歌的勞動者正和唯一的日本侍女在調情時，店主在廚房突然捏緊我的膀子說：“你的膀子還未雪白，啊，好極了！”他急想把我的膀子吞進慾海去，我呱地一聲甚麼也不要拚命地跑了。想跑到璧如那裏痛痛地哭訴一場，又怕他們不在家，而且哭是無用的，我要錢要喫，要特殊的安慰。於是我到家

裏想到我的教師竹田，她平日那末對我好，要我常到她家裏去，和她弟弟竹田復先生談話，又想到她常對我說：“若是有甚麼困難，儘管告訴我，我們能幫忙的，總盡力幫你的忙……”想到她常對我說：“你來囉，我姊妹在華族學習院教書，她非常想看你，她說你來了要帶你到學習院去參觀，還有許多貴族的府邸、遊苑、她都願意帶你去參觀的。我弟弟在帝國大學教書，你是和他談過話的，他很想你常來和他討論中國學問。你來，這夏天的傍晚，我們很高興陪你在附近的郊外散步。”想到這裏，好像浮在洪水中喊啞了喉嚨的人得了救，於是我準備着，第二天到她們家裏去。果然，我去了她們都歡迎，異常高興，首由我先生叫我洗了冷水臉，擦了汗，叫我在她們大鏡前梳髮，我先生和龜鬢背的母親，聲聲在贊美我，說：“呀，多好的身材！……配着這樣式好的衣裳，真是姿態美人！……”次由我先生引我和她弟弟竹田復談話，奇怪的是我先生走開了，讓竹田復先生興高采烈的和我談了一兩點鐘，關於中國的新文學。後來我先生叫我一個人出來喫點心，她像待上賓似地擺佈得很上品，她問我須要甚麼不，想甚麼不，有甚麼她們可以幫忙不，我說：“我想問您借錢，兩個月後奉還，若有，請借二十元把我。”她突然變色了，用了許多無用的話說明她們沒有錢，並且動氣的說了

許多侮辱我的話，最使我難受的是她說：“你這樣專門靠借錢生活，這簡直不是一個正經女子所走的路。……正經女子，在未嫁以前要順從父母，也只能僅僅用父母的錢；出嫁以後要忠貞於夫君，也不能欺騙夫君去用他人的錢……現在都會的女子壞得很，卻不料你這個支那的姑娘也學到了……”我和她說不清，也不願和她說，我氣得要吐血了，洋傘、扇子、書，甚麼也不要就跑出了她的家，皮鞋也沒穿穩就跑出牛込僻靜的村莊，跑到了繁華的街上，我一面跑一面流淚，覺得人一窮困就甚麼冤枉都要堆到身上來，甚麼侮辱都要受別人的，尤其是和黑暗的社會逆鬥的孤單的慘貧的女子，無論心地怎樣清白，人格怎樣高尚，處境怎樣艱難，是沒有人會了解她，拯救她的，只有無理的摧殘，任意去壓迫，慘遭無情與嫉妬，受盡虐待總找不出生機。啊，可咀咒的世界！可咀咒的人心！可咀咒的金錢！無價值的交際，無價值的竹田道子！竹田道子只會扳起宋儒理學先生的面孔，竹田道子只會親親密密的叫一個無邪的女生和她弟弟關在一起談話，竹田道子的眼睛只看見金錢，沒有看見別人豔美的高潔的靈魂，她侮辱了我，她誣蔑了我！……我一面想一面就跑到了家，我房門口又一封從南洋來的信，信上滿紙對我不滿的牢騷、冷語，又說我丟掉了他的心曲稿子，他沒有寄到的

東西怎麼就疑我丟了呢！說我虐待了他的戀人？呸！自我病後數月，我沒有看到他戀人仙女的玉容，我怎能虐待她？況且他的愛人那末潑辣，我怎能虐待她？她怎容我虐待！啊，人無心，宇宙昏！我受不了這些凄風厲雨的摧殘，我要發狂了！我撕碎了他的信，我悶，我哭，我跳，我想死。死，我不！我要和世界這一切的惡毒宣戰！我要革命，革命，誓將此身獻給革命！我革命的熱血不可壓制了，革命的火在心中燒，兩年來革命的情緒，到這時要爆發了，我恨不得立刻飛到廣東去，給我學習騎馬，開槍，打前鋒，我百分想能學得比打前鋒更厲害的武器，趕快推倒封建勢力，資本勢力，推倒現社會的一切組織；並把現在腐敗的惡劣的人心，統統送到北海，鄂霍次克海去喂魚。於是我寫了信去廣東，要幹革命工作，於是我對於戀愛，宣佈了死刑。是那樣給我無限的悲哀無限的痛苦，我要牠做甚麼？是那樣增我的鼻病哭瞎我的眼睛的戀愛，我不請牠上斷頭台嗎？是那樣冷酷的多疑的愛人，我爲他流淚我身是值得的嗎？縱他對我還有歡喜，親愛，於我實際何補？雖我對他還有萬縷情絲，我要將牠割斷！我決心復決心把戀愛宣佈了死刑：從此，北方沉著的詩人，敲不開緊閉的薔薇園的鐵門；從此，南國情熱的志士，都不能越雷池一步。——

回想想來愈渺茫，卻不能離開現在的事實，現在的處境。既然我把戀愛宣告了死刑，爲誰現在又和這個人住在一起呢？難道鐵骨鋼腸的我，竟是豆腐做成的嗎？然而我並不是妥協的弱者，也不是投降的俘虜：一面我還站在從前的哨所，打起戰鬥的旗；一面我不能誇張我的力，真能與這捲土重來又復活的戀，溫柔神秘的青春抵抗到底。

簡單的我們是這樣住下了，每人房裏一張行軍床，一張書桌和一張椅子外是再沒有甚麼東西，此外是他昨天買了一隻喫飯桌和兩張圓櫈擺在中間的過路樓而已。

這樣住下，固然是爲我目前的病和經濟，而這樣接近，我和他的前途，究有甚麼把握嗎？啊，驚魂的歷史是那樣映在我腦後，冷冽的北風也像着了火的妖魔在我眼前悲鳴，我和他無疑的是不會像夏娃似的喫樂園的無花果。而一月前那個轟聲兼軋音的震破神經的，使我暗泣的那個夢，到底是甚麼意思？

夢

夢的開場到結局都像電影——

起初，在晴空下，慢慢地展開一個闊大的市面，有幾萬市民，男女老幼，隔一條清澈的水停立，昂頭熱望着我飛。我初乘一隻試飛的搖籃，籃周滿飾紅玫瑰，我坐在這籃中，一

飛便從此市越江而抵彼市，衆都稱贊，我落地後，疑是籃中有飛機的機器，能飛者是籃的機關，必非我能飛。因折回起飛處請於司飛的教授，我要光身飛一次看。

教授允我，給我雪白的薄衣，幫我起飛，我沉着的悠然地飛去，形態像隻白鷺而十倍大，我橫飛過市，橫飛過江，直達彼岸，而落在我歡天喜地的母親面前，幾萬的市民都熱烈的鼓掌，我也喜歡得跳起來，我正想着：——以後我萬事都不必憂慮艱難困苦了，我能夠飛，甚麼工作都好幹了。

薔薇，茉莉，玉簪，百合，海棠，凡我所愛的花，市民們一把把一環環的贈送給我。當這兒，一個幽靜的黑衣女子，似西洋女電影明星化粧室中的女傭的裝束，她從我後面把我一拍，風快的將我帶了去。

殿堂一樣的深宮，古典的，淒寂的，薄暗的，髣髴幽靈出沒，令人戰慄的霧圍氣，裏面沒有一個人也沒有甚麼東西，冷靜得令人血都要降下去的……突然，我莫名其妙地飄在那寒宮的內層。內部淒黑得僅有一線幽光，我異常恐怖，回頭正要問帶我來的黑衣女子，那女子不待我開口，陰慘的氣分很柔和的對我說：

“這是你結婚。”

“嚇……………?”

我驚恐的長叫未完，忽然，寒宮的內室上首突亮，呈出七色的太陽在洞房的床頭，太陽是偉大得很，光線七色分明，而且籠罩以紅外光，我驚極啞迷的看了一眼，急欲向外逃走，突然一黑洋裝美姿態的男人立在我面前，沉默無歡的兀立着，他周圍是死一般的空氣瀰滿了。那黑衣女子指着男人對我說：

“他就是和你結婚的人。”

那男人還是呆立，冷靜的沒有表情，我羞，我怕，我的心一跳，頭一暈，所有的光線、太陽全消了，室中頓呈漆黑，恐怖又淒涼，似百妖掠過的怪聲琅琅的通過，我懼，我喊，我逃。在漆黑的迷宮，不知何處是出路，黑衣女子早已消逝了，眼前甚麼人也看不見了，只有轟轟的怪聲緩緩地襲來使我魄落，只有軋軋的輪聲兼狂叫的人聲，在地面震撼着，我在那震驚的恐怖裏身體如失去了，我是神經震波，淚猛流的失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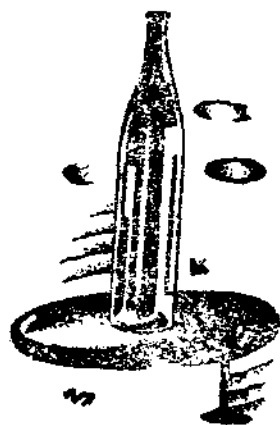
失去了的我，流着冷汗驚醒來，醒來才知是做了一個夢。這人生的惡夢，難道是不吉的神祕的豫定嗎？

自然睡在創造社的食堂做這夢到現在已經一月多了，在一月以前，我一點也不會去想那個夢的意義何在。而一個

多月以後的今日，我居然和那位陰鬱的以爲永別了的人住
在一道了，現在我不能不想起這個夢就膽慄。

昨晚綿綿的回想至此斷了，我想得心房急跳，臉紅耳
熱，熱騰騰的血似要噴出來……

1927.11.28.



兒童文學叢書

小朋友書局刊行

幻燈 (新出) 許天虹譯 二角

這是猶太童話。猶太是聖經的發生地，但本書卻沒有聖經的氣息，倒有些異教氣息。本書和以下四種都是世界各國的童話。

金野貓 許天虹譯 二角

這是波蘭童話，原著者白雅德女士由華薩大學圖書館把這些故事節錄了下來。所用的書，有許多在波蘭都已絕版，不易買到。本書凡五篇。

玻璃山 許天虹譯 二角

這也是波蘭童話，也是五篇童話，作者也是白雅德女士。

失蹤的孩子 楊晉豪譯 二角

這是英國童話。英國國民性富於冒險心，因此代表他們的故事亦以巨人掠奪故事為多。傑克與豆梗尤為重要。

殺死巨人的傑克 楊晉豪譯 二角

這也是英國童話，僅收三篇，每篇的篇幅均較長。以上五書，都有益兒童身心，勸誘他們做好孩子。每本都有趙景深的後記，每本都有汪漱雲的插圖二十幅。

日本退出國聯後 中日問題的國際形勢

陳清晨

一

醞釀已久的日本退出國聯的謠傳，終於在三月二十七日成爲事實了。這一事件，單就中日問題的本身看來，日本將更無忌憚地進行軍事的侵略，並不表示傾向的變化；但就國際形勢看來，則不失爲一個轉變的關鍵，因爲從此以後，如果不是日本牢固地握住東三省打破太平洋上各帝國主義的均勢的基，便是英美等帝國志義國家聯合對於日本施行強力的壓制，像過去那樣的欲用以束縛日本帝國主義行動的國聯的朽索，被日本帝國主義一下掙得寸斷了。自然，如果今後不久，日本國內有特殊政變發生，這或許會造成第三國國際形勢，但這種政變的可能性，現在連影子都還不曾看見。

日本爲什麼要退出國聯呢？

日本政府的退盟通告文，說是因爲二月二十四日國聯大

會通過了十九國委員會的報告書，斷定九一八以來的日軍行動非出於自衛，並且不承認“滿洲國”，“因此日本政府相信無再與國聯協力之餘地，爰根據國聯盟約第一條第三項，通告退出國聯。”自然，十九國委員會報告書的通過，把日本帝國主義的猙獰的侵略的真面目，揭露在全世界人衆的面前，爲顏面計，日本也不得不退出聯盟，但爲顏面決不是退盟的主要的理由，如果事實需要的話，日本自有辦法保持其顏面之堂皇，退盟的主要理由是想借此促成中日直接交涉，並取得其在亞洲行動之絕對自由。

自從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中國政府應付此種事變的唯一政策，是倒在國聯的身上，聽候解決。這種政策的結果，是喪失了東三省，毀滅了義勇軍，葬送了熱河，並把日本侵略的最前線，引到長城之南。但却在日內瓦的講台上把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曝露無餘，並喚起了世界弱小民族的同情，而增強了中國當局對於國聯的依賴。一年餘來，日本是時刻希望着中國與她直接交涉以解決東北問題的，她希望中國再有一個李鴻章，把東三省像朝鮮那樣地在條約明文上送給牠。然中國現在之所以不能有李鴻章者，她認爲是由於有國聯使中國可依賴，如果這座冰山失掉了對於中日問題的作用，中國自易俯首於日本大砲之前。日本之退出

國聯，便是使國聯對中日問題不能過問之方法。我們看，日本退出國聯政策決定後，芳澤謙吉便匆匆其來華，來幹什麼呢？不是為探望直接交涉的空氣嗎？

一年餘來，國聯的決議案雖未能阻止日本軍閥的行動，却妨礙了他們的行動。這種妨礙使他們不能忍耐，所以高唱擺脫此種贅物之論調，所謂“亞細亞門羅主義”者，久已喧騰於荒木一派軍人之口。本來日本退出國聯之說，九一八以後，即見流行，然因元老持重，重臣穩健，內閣閣員，軍部先輩，反對此議者，大有人在，故久而不能決。此次之所以決定退出者，實出於軍人之威懾（傳聞李頓報告書通過國聯大會時，日本內閣討論是否退出國聯，久不能決。二月有關東軍代表秘密回國，攜有關東軍幹部二十七人的連署意見書，主張強硬，當局見之，如遇炸彈，始決定退盟。）而其理由，則為欲擺脫此贅瘤，而得到行動的自由，如擴張軍備，擴大侵略等。所以通告退出國聯後，日本政府宣布其此後外交政策，建立於自主等三大原則上；政友會總裁鈴木謂：“日本退出國聯後，必須採取自動的嚴厲外交方針；”國民同盟會總裁安達說：“日本應組織一個亞洲國際聯盟。”

二

日本退出國聯的外交，就其本身說來，無論如何是一種失敗的外交。自內田康哉任外相以後，一切都仰軍部的鼻息，在外交上常表露其無爲的蠻硬，並常布“背水之陣”，以礙滯將來外交的行動。現因日內瓦不能承奉日本軍部的意旨，便決定置世界各國於不顧，而採完全孤立的政策，退出聯盟。殊不知國際間經濟文化地理上種種事物，互相聯系，任何國家決不能孤立；日本之孤立，只有逐漸喪其第一等帝國主義的世界的地位。

讀者常謂日本雖退出國聯，但按之國聯盟約第一條第三項，退盟國之退出聲明，須兩年後方生效力，所以現在日本雖退出，但仍須受國聯之拘束。該第一條第三項原文云：“凡聯合會會員國經兩年前預先通告後，得退出聯合會，但須於退出之時，將其所有國際義務及爲本盟約所負之一切義務履行完竣。”但是事實上就日本軍人的跋扈，及國聯的能力看來，這種條文，日本是絕對不會遵守的，雖然她的退盟通告文上寫着是“根據國聯盟約第一條第三項通告退出”。九一八以來，國聯限制日本行動之決議凡三個，但並無有一個爲日本所遵守。現在對她那以退出爲快意的國聯，想像

她遵守條文的約束，自是不可能之事。所以日本與國聯之關係，可以說自聲明退出之日起，即行割斷。所以退出國聯通告書發出後，日本外務省當局即宣稱：“退盟通告與其依理論解釋，毋寧作為實際的問題而視為係屬立即退盟。是故退盟通告實含有與國聯作政治的絕緣的意義。故除履行分擔經費之形式的義務外，毋庸履行其他任務。”這種聲明當然與退盟通告書上所寫的遵守盟約第一條第三項的話相矛盾，但內田的外交就是這樣的矛盾的。

日本政府為表示其退出國聯的外交政策並非孤立的，故於通告退盟後，即宣布其新的外交政策，聲明以自主、公明及不屈三大原則，整理對美對俄對華之國際關係，以掃除相互間的敵對感情，並對英法尊重其在遠東之特殊權利，期其承認日本在遠東的特殊地位。但這種政策是行不通的外交政策：破壞了太平洋上列強的均勢，即是侵佔了英美俄的實際利益，而却要與這些國家講親善，這真是毫無內容的空話。

日本在日內瓦的外交失敗了，美國在中日問題的外交上，却獲得了勝利。九一八以後，與日本帝國主義惡感最深的是美帝國主義。她為中日問題而抵制日貨，耀兵於太平洋上，屢次聲明不承認武力所造成的事實。但是這些方法毫

無用處；日本帝國主義好像手握炸彈而四面尋機用武的強漢一樣，是絕對不怕這些的，要壓制她，除非用武力。但在這恐慌襲擊之下，用兵是美國所不願的，所以屢次抗議不生效力以後，施汀生便靜默不言，而只幫助國聯，聯合英法，對付日本。日本之退出國聯，即是整個國聯下各國都聯合以對付日本，使美國免去單獨對日裁制的危險，可以說是美國的對日外交達到了進一步的勝利。

三

現在，美國已與英法一致，在國聯盟約的名義下，給日本以態度顯明的反抗了——不承認九一八以來日軍行動爲自衛，不承認所謂“滿洲國”，已使日本退出聯盟了。但今後日本帝國主義是要向破壞太平洋上列強均勢的方向邁進的，美英兩國爲其自身利益計，自不得不設法應付此種破壞，但將以怎樣方法對付呢？在太平洋上，英國決不能單獨作武力壓制日本之行動，她一定要追隨美國的態度而爲轉移；但美國在目前是決不願與日本作武裝衝突的。雖然反日的空氣比之歐洲各國都要濃厚，雖然屢次在太平洋上作武裝的示威，雖然日美戰爭將爆發的聲浪早已形成了中國人士的幻想，但經濟恐慌的襲擊已使美國手忙腳亂，應付

不暇，所以直到現在她並沒有作對日戰爭的初步準備（最近美國消息謂就目前形勢看來，日美戰爭是不可想像之事）。所以今後相當時期內，英美之反日意志仍將借國聯而表現。但國聯已經不承認“滿州國”了，其第二步辦法將怎樣呢？

按之國聯盟約第十六條，如果某會員國“不顧本約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五條所定之規約而從事戰爭云云”，國聯其他各國當聯合實行如下三種的制裁：（一）經濟封鎖，（二）武力制裁，（三）宣告退盟。現在國聯已依照第十五條而產生了所謂報告書，而日本仍擴大其武力侵略，佔領熱河，進至遼東，並自行宣告退盟，則按之盟約規定，國聯自當實行經濟封鎖與武力制裁的兩種制裁。但武力制裁在最近一兩年內是絕對辦不到的，並且是不可聽的，所以剩下來的唯一辦法只有經濟封鎖。但經濟封鎖是不是能辦得到呢？

盟約上經濟封鎖的規定，可分為兩種，一為斷絕各種商業上或財政上的關係，禁止自國人民與破壞盟約國人民之各種往來；二為阻止其他任何聯盟會員國或非聯盟會員國之人民與該國之人民作財政上商業上或個人之往來。如果按照這種規定嚴格地實行起來，則世界各國必須與日本斷

絕交通，即從這個有機的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等關係上，割去日本這樣一個肢體，這自然是辦不到的事；因為在資本主義的國際間，競爭控制着一切，無利害關係的國家而使受肢體割裂的痛苦，是不可能的；並且在資本主義的國際間，絕不能作嚴格地有計劃的經濟政治的行動，所以嚴格經濟封鎖絕不可能。譬如要對日作經濟封鎖，則為領導的當然是美國；美國須費經年累月的努力以聯合英法俄等國（我們知道十九國委員會報告書的通過，美國是費了許多的心血的）；假如聯合成功，也決不能進行順利，因為即在美國，例如絲織業一項離了日本生絲便不能存在，故必感受許多痛苦，而不能長久支持經濟封鎖；其他各國與中日問題無十分利害關係者，更不須說了。所以蕭伯納在北平時說：“中國人希望國聯實行對日經濟制裁，可是國聯並無這樣實力，可以實行這樣偉大計劃。”所以在退盟通告發出後，日本高橋藏相也敢這樣的大言道：“經濟封鎖絕對不成問題。”

當然，如果國際形勢發生某種有利的轉變，如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前後那樣，則世界各國或許會集合在美國領導之下，而對日作某種協力的制裁，但這種制裁將會是武力的（即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不是經濟封鎖的，因為經濟封鎖是一種“偉大計劃”，較之武力制裁還要困難。英美也知

道經濟封鎖不易談，所以近來似只設法作對日軍火的封鎖。但這是決不會有什麼效力的。

所以日本退盟以後，國聯（實際上即美英法）至少在最近一年中是不會有任何有效的制裁辦法了。中日問題的前途是日本更肆其武力的侵略，更穩定其在東北四省的統治，而別一方面是世界大戰又走近了一步。所以中國民族的出路是只有犧牲，只有向東北反攻。

四

因了日本之退盟，在國際上刺激起來了兩種糾紛，一是世界各帝國主義軍備之將要更為擴張，一是委任統治下的太平洋各島將歸誰的問題。

日本帝國主義之所以敢與世界敵對而決然退盟，是恃其軍力的強盛；牠早已知道牠已與世界為敵，所以力圖擴張軍備。退盟以後，荒木召開日本全國師團長會議，叫作國家總動員的準備；並宣布擴大陸軍的程序：編制十萬人之新軍隊，使受毒瓦斯戰與鐵甲車等特殊訓練，設航空訓練隊；擴大航空大隊；廣招士官學生等。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備是日在擴張。雖然退盟以後，她曾宣布仍舊參加國聯的軍縮會議，但事實上今後將只作消極的參加，軍縮會議的決定對

日本將不生效力了。這樣的軍備擴大的影響是什麼呢？是使各強國都作明目張膽的擴張。比如美國為將來太平洋大戰的勝利計，便不得不作軍備的擴張。自然，在日本退盟以前，各國是都在作軍備擴張的，但那是帶點秘密性的，而今後將成為公開的了。

日本受委統治的太平洋各島是否將交還國聯，自日本退盟後，已成了世界注目的問題。所謂日本受委統治的太平洋各島者，原屬德國；歐戰發生後日本從德國奪得，並在一九一七年戰爭方酣時，密與英法意帝俄訂約以加入協約為條件，得到佔有各島的允許。以後國際聯盟成立，又由聯盟以委任統治名義將各該島委給日本代為統治。

這種島嶼共包括幾組小羣島，大概都位於菲律賓之東方，與荷屬東印度羣島之北方；其中若干島，如比琉島（Pelew），只在菲律賓之東五百英里，其他各島距美國的夏威夷島比距日本羣島尚近幾千英里。我們知道美屬關島（Guam）是美國在太平洋中的一個主要的軍事根據地，但這島完全被日本受委統治的各羣島所包圍。最近，日本又在這些島嶼上建設軍事的設備，這種建設是違犯委任統治條約的。這些島在軍事地位上極為重要，牠們扼制着夏威夷、菲律賓與中國之間的航路。

按之一般說法，日本之統治此種諸島既是由國聯的委任，則退出國聯時，當然須交還國聯。但日本政府絕不如此想。她捉字摘句地曲解國聯盟約條文，認為這些島之歸日本統治並非受自國聯的委任，而是在國聯未成立前，已由各主要同盟及協約國許與日本，故國聯無取消其統治的資格，日本退盟後，對於該島的管理權並不發生問題。日本政府並且正式聲明退盟以後仍繼續行使太平洋各島的委任統治權。但這種曲解當然是要受有關係國家的反對的。首先是美國，她已正式表示要日本交出該羣島的統治權，以為美國雖非國聯會員，但是協約國之一，而委任統治制度是由歐戰而來，故有過問的權利。第二是德國，她很希望因日本之退盟而收回舊有的屬地，所以對於日本之仍保有該羣島，屢表示抗議。其餘英法荷蘭都不願日本保有這些島的統治權。滿切斯特指導報批評日本之此種曲解條文態度，毫無理由，實足損害國際間的普通法。

但日本帝國主義是絕對不肯放棄這些島嶼的，如果美德一定要她放棄，那只有用武力逼她。

小朋友叢書

北新書局刊行

小朋友兒童節 楊 肅著

愛倫凱說，二十世紀是兒童的世紀。以前我們只把兒童看作縮小的成人。現在我們知道兒童應該另有他們的天真世界，所以現在有了兒童節。本書對於兒童節的意義和歷史等，用故事體敘述出來。這是替兒童爭光的書，小朋友們不可不讀。實價二角。

小朋友通訊(中) 白 桃著

作者是陶知行先生的高足，主張活讀書；主張以低廉的代價做理化儀器，主張“人生兩個寶，雙手與大腦。”本書側重兒童的科學生活，所說均簡易可行。他那種堅毅不拔的耐苦精神，也是可以做小朋友的模範的。實價二角五分。

小朋友模範人物 徐金濤著

與陸雄升合著。側重偉人的兒童時代和他們的修養。凡介紹十個人，各附圖像一幅。每篇約分十小節，極有興趣。實價三角。

徒步旅行者

朱 湘

往常看見報紙上登載着某人某人徒步旅行的新聞，我總在心上泛起一種遼遠的感覺，覺得這些徒步旅行者是屬於另一個世界——一個浪漫的世界，他們與我，一個刻板式的家居者，是完全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我思忖着，每人與生俱來的都帶有一點冒險性，即使他是中國人，一個最缺乏冒險性的民族……希臘人不也是一個習於家居，不願輕易的離開鄉土的民族麼，然而幾千年來的文學中，那個最浪漫的冒險故事，奧德賽，牠正是希臘民族的產品。這一點冒險性既是內在的，牠必然就要去自尋外發的途徑，大規模的或是小規模的，顧及實益的或是超乎實益的。林德柏的橫度大西洋飛航，李爾得的南極探險，這些都是大規模的，因之也不得不是顧及實益的，——雖然不一定是顧慮到個人的實益，——唯有小規模的徒步旅行，牠是超乎實益的，牠並不曾存着一種目的，任是擴大國家的版圖，或是準備將來軍事上的需要，或是採集科學上的文獻；徒步旅行如其有目的，我們最多也不過能說牠是一種虛榮心的滿足，這也是人情，不

能加以非議——那一張沿途上行政人物的簽名單也算不了什麼寶貝，我們這些安逸的家居者倒不必去眼紅，儘管由牠去落在徒步旅行者的手中，作一個紀念品好了。這一種的虛榮心倒遠強似那種兩個人罵街，都要佔最後一句話的上風的虛榮心。所以，就一方面說來，徒步旅行也能算得是藝術的。

史蒂文生作過一篇徒步旅行，說得津津有味；往常我讀牠，也只是用了文學的眼光，就好像讀他的騎驢旅行那樣。一直到後來，在文學傳記中知道了史氏自己是曾經嘗過徒步旅行的苦楚的，是曾經在美國西部——這地方離開蘇格蘭，他的故鄉，是多麼遠！——步行了多時，終於倒到地上，累的還是餓的呢。我記不清楚了，幸虧有人走過，將他救了轉來的，到了這時候，我迴想起來他的那篇徒步旅行，那篇文筆如彼輕靈的小品文，我便十分親切的感覺到，好的文學確是痛苦的結晶品，我又肅敬的感覺到，史氏身受到人生的痛苦而不容許這種醜惡的痛苦侵入他的文字之中，實在不愧為一個偉大的客觀的藝術家，那‘為藝術而藝術’的一句話，史氏確是可以當之而無愧。

史氏又有一篇短篇小說，“Providence and the Guitar,”裏面描寫一個富有波希米亞性的歌者的浪游，那篇

短篇小說的性質又與上引的徒步旅行不同，那是吉訶德先生的一幅縮影，與孟代（Catulle Mendés）的

Je m'en vais par les chemins, li-re-lin

一首歌詞的境地倒是類似。芒氏的這首歌詞說一個詩人浪遊於原野之上，布袋裏有一塊白麵包，口袋裏有三個銅錢，——心坎裏有他的愛友，——等到白麵包與銅錢都被驢手給撈去了的時候，他邀請這個驢手把他的口袋也一齊撈去，因為他在心坎裏依然存得有他的愛友。這是中古時代行吟詩人 Troubadour 的派頭；沒有中古時代，便容不了這些行吟詩人，連危用（Villon）都嫌生遲了時代，何況孟氏。這個，我們只能認牠作孟氏的取其快意的寄寓之詞罷了。

就那個由浪遊者改行作了詩人的岱維士（W.H. Davies）說來，徒步旅行實在是他的摯手——雖說能以偷車的時候，他也樂得偷車。據他的自傳所說，徒步旅行有兩種苦處，狗與雨。他的自傳那篇誠實的毫不浮夸的紀載，只是很簡單的一筆便將狗這一層苦處帶過去了；不知道他是怕狗的呢，還是他作過有對不住狗這一族的事，——至少，我們可以想像得出，狗的多事未嘗不是爲了主人，這個，就一個同情心最開闊的詩人說來，岱氏是應當已經寬恕了的：不聽，在當時，肚裏空着，身上凍着，腿上癢着，羞辱在他的心

上，臉上，再還要加上那一陣吠聲，緊追在背後提醒着他，如今是處在怎樣的一種景況之內，這個，便無論一個人的容量有多麼大，岱氏想必也是不能不介然於懷的。關於雨這一層苦處，岱氏說得很詳盡；這個雨並非

潤物細無聲

的那種毛毛雨，（其實說來，並不一定要牠有聲，只要牠潤了一天一夜，徒步旅行者便要在身上，心上沈重許多斤了。）
這個雨也並非

花落知多少

的那種隔岸觀火的家居者的閑情逸致的雨；牠不是一幅畫中的風景，牠是一種宇宙中的實體，濡溼的，寒冷的，泥濘的。那連三接四的梅雨，就家居者看來，都是十分煩悶，惹厭，要耽誤他們的許多事務，敗興他們的各種娛樂；何況是在沒遮欄的荒野中，那雨向你的身上，向你的沒有穿着雨衣的身上灑來，浸入，路旁雖說有漾出火光的房屋，但是那兩扇門向了你緊閉着，好像一張方口啞笑的向了你張大，深刻化你的孤單，寒冷的感覺，這時候的雨是怎麼一種滋味，你總也可以想像得出罷……不然，你可以去讀岱氏的自傳去咀嚼杜甫的

布衾多年冷似鐵，

嬌兒惡臥踏裏裂，

長夜沾溼何由徹

那三句詩；再不然，你可以犧牲了安逸的家居，去作一個毫無準備的徒步旅行者。

杜甫也是一個迫於無奈的徒步旅行者；只要看他的

芒鞋見天子。

脫袖露兩肘

的這寥寥十個字，我們便可以想像得出，他是步行了多少的時日，在途中與多少的困苦摩臂而過，以致兩隻衣袖都爛脫了，我們更可以想像他去，他穿着一雙草鞋，多半是破的，去朝見皇帝於宮庭之上，在許多衣冠整肅的官吏當中，那是，就他自己說來，多麼可慘的一種境況，那是，就俗人說來，多麼齒冷的一種境況…

相見驚老醜

的，他還只會說到他的‘所親’呢。

我記得有一次坐火車經過黃河鐵橋，正在一座一座的數計着鐵欄的時候，看見一個老年的徒步旅行者站在橋的邊沿，穿着破舊的還沒有脫袖的短襖，背着一把雨傘，傘柄上吊着一個包袱；我當時心上所泛起的只是一種遠遠的感覺，以及一種自己增加了坐火車的舒適的感覺…人類的圍

於自我的根性呀！像我這樣一個從事於文學的人尙且如此，旁人還能加以責備麼？現在我所唯一引以自慰的，便是我還不曾墮落到那種嘲笑他們那般徒步旅行者的田地；杜甫的詩的沈痛，我當時雖是不能體味到，至少，我還沒有嘲笑，我還沒有自絕於這種體味。淡漠還算得是人之常情；敵視便是鄙俗了。

西方的徒步旅行者，我是說的那種迫於無奈的，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一種行頭，雖說‘吉卜西’的描寫與他們的插圖我是看見過的；大概就那般在街上賣毯子的俄國人的裝束，就那般瑟縮在輪船的甲板上的外國人的裝束想像開去，我們也可以捉摸到一二了…這許多漂泊的異鄉人內，不知道也有多少哀王孫的詩料呢。

這賣毯子的人教我聯想到危用，那個被驅出巴黎的徒步旅行者。他因為與同黨竊售教堂中的物件，下了監牢，在牢裏作成了那篇傳誦到今的弔死曲，他是準備着上絞臺的了；遇到皇帝登位，憐惜他的詩才，將他大赦，流徙出京城，這個‘巴黎大學’的碩士，馳名於全巴黎的詩人便盧梭式的維持着生活，向南方步行而去；在奧類昂公爵（Charles d’Orléans，）也是一個馳名的詩人，的堡邸中，他逗留了一時，與公爵以及公爵的侍臣唱和了一篇題為

在泉水的邊沿我渴得要死

的ballade (巴俚曲,)——大概也借了幾個錢;——接着,他又開始了他的浪游,一直到保兜地方,他才停歇了下來,因為又犯了事,被逼得停歇在一個地窖裏。這又是教堂中人幹的事;那個定罪名的主教治得他真厲害,不給他水渴,——忘記了耶穌曾經感化過一個妓女,——只給他麵包吃,還不是新鮮的,他睡去了的時候,還要讓地窖裏的老鼠來分食這已經是少量的陳麵包。徒步旅行者的生活到了這種田地,也算得無以復加了。



兒童文學創作叢書

北新書局刊行

第一種 阿麗思小姐

陳伯吹著 實價六角

本書用短句及口語寫成，易讀，易懂，易學。充滿了新鮮的興趣，有意義的滑稽。並含有許多好聽的詩歌。情節極為熱鬧。那位小姐會吵鬧，會笑會哭。插圖八十三幅。

第二種 小金龍子

倪錫英著 實價三角

這是一篇極有趣的創作童話，敘一個小孩子冒險，後來獲得寶物，並治了貴人的病，得到大成功。情節離奇，敘述動人。附插圖極多。

第三種 小棉花

孫佳訊著 實價四角

孫佳訊先生長在鄉村，大自然的景色很美妙的作了本書的背景。本書中的各篇童話，均極動人。在內容方面融合了北方的強毅性格和南方最曼妙的情緒，可說是文學童話中的佳著。第四種“銀白的花”也是同人所作。

大眾所要求的

幸克萊作
錢歌川譯

我們一切最偉大的文化，都建築在公平無私，及“先到爲王，最後是鬼”的那種學說上。我們美國人從來就相信這種學說，直到最近，牠都很有勢力。可是現在，爲着某種我們所不能了解的理由，那背榜的鬼居然也是取第一的了。在過去的這十年間，我們看見那描寫種種人智所及的犯罪方法的戲劇，在百老匯不斷地演着。我們看了那種種的三角關係，四角關係，和多角關係的發達，直到昨夜我到寢室的最後的瞬間爲止。我們又常常目擊着弑親、亂倫、虐待狂(Sadism)，及其他應有盡有的變態性慾。除了那些比較奇特和不十分明瞭的變態以外，其餘什麼都有了。因之，今年冬天裏，我們又看見三齣處理“女子同性愛”的戲劇。那都得到了極大的成功，現在紐約少婦社交學校的演劇科，都在正式講授什麼叫作女子同性愛及其工作，因爲這不僅是戲劇，而且是歷史，是心理學，是美學，是最時髦的東西，其中確有高級文化的價值。是呀，這確是頂時髦的東西，聽說原來是一位俄國大使的小姐，最後使之在美國流行的，且將牠教給一位大總統的

小姐，因之，那大總統嚇得馬上把他的小姐嫁了。用藝術來粉飾那些墮落的行爲，却可惜一個公式來做掩飾的假面具，那便是：“大衆所要求的。”在美國所有的黃色報紙及縮刷版的事務所中，你每十分鐘便可以聽見一次這個公式。在其他一切通俗雜誌的事務所，和一切演劇及電影的製作所中，也是一樣。“是的，我曉得，這是一塊牛酪（臭而無味，意即無聊的作品——譯者注），但這是大衆所要求的，你又有什麼辦法制止牠呢？”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告訴那些人，他們的公式，已經過時又二十五年了。當心理學還沒有供給廣告事業的實際用途以前，那“什麼是大衆所要求的”問題，常常不能解決。可是到了現在，美國幾千商業學校，高等商業學校，商科大學之中，都教著“販賣術”的今日，所有窮鄉僻巷的雜貨店，都莫不有一個曉得如何使大衆來要求他所希望於大衆的專門家。大衆想滿足自己慾求的驕傲的衝動，這些廣告業者喚爲“販賣的抵抗力，”他們夜不閉目地來考慮擊破這個的方法，孜孜不息。他們佈下了無數的廣告彈幕，而把那劃在必要品和奢侈品之間的一線，完全擊破了。如今在美國，所有的男女老少，時時都得有一切的東西。將來有個禮拜，從麥恩（Maine）到馬尼拉（Manila）人人都要吃葡萄乾，也會有一天，個個赤血的愛國男兒，都要拿一盒糖

菓回家去，給他母親吃，哪怕那老太婆已經是牙齒脫盡，不能吃一點東西。

那些廣告業者都公然地說，他們所賣給你們的東西，一定有“真價”存在，不然，他們的商戰就要敗北了。他們委實相信這個，因為應用心理學所教授他們的，若要使別人相信，自己非得先相信不可。他們把這些事，拿着做歌來唱，用合唱來反覆背誦，跳着他們的戰時舞，用公款每週吃着耗費百萬的盛宴。諸君，請停步三思之，非為那些專賴挖你們的荷包而生活的人們的利益，而為諸君自身的緣故三思可也。什麼東西比橡皮糖更愚鈍呢？但全世界都一定要買牠，為要使我們加塔利拉的當衆多賺幾文錢，好來舉行競泳大會，好來大做橡皮糖的廣告。什麼東西比一個上了漿的領子更不舒服呢？但是那領子的製造者和雜誌的發行者，協議而共謀，結果使你非把你的頸子套進他們所製造的那白絡頭裏去，你就在事業上不能成功，甚至在交際場裏都得不到幸福。

或再想想那所謂“樣式”的那回事罷。所有的人都希望被他友人尊敬，每年至少有兩次，要把他那完全沒有破爛一點的衣服拋棄——至於說到他的理由，除了裁縫店賣却一套新衣可以得到一點利益之外，我們誰也說不出一個道

運來。再想想聖誕節——雖是最惡辣的魔鬼，也想不出這
以上巧妙的欺騙不正之財的大組織來罷。使幾千萬人買幾
十億毫無寸用的禮物，成千店員售賣得精疲力倦，爲了倒
斃，西半球上的小孩，都過度地吃出病來——這一切的現
象，都是在謙遜的耶穌基督的名下做出來的。還有，那些藉
着聖誕節而圖橫利者的同盟，實在是捨死拚命的在幹着，所
以單只這幾行文字，就夠使美國所有的大雜誌報紙，同盟
排斥本書而不給以發表呢！



夏 夜

魚 尾

——寄櫻

夏夜。
風帶着稻香，
淡月輕霧般地飛。

牆垣，背快靠着背，
石路，白着眼，
在這牆垣的背——背間睡。

屋在路口立，
門閉着，死寂，
狗眼在竇中，碧。

轉過去，
石路又白着眼，
在牆垣的背——背間睡。

螢火，前路飛，
拖着輕微的慢步，
足在石路上移。

轉過去，高樓已兀立在路旁，
石路白着眼，
在牆垣的背——背間睡。

夢般地，終於爬上了那高的樓臺，
風帶着稻香，
淡月輕霧般地飛來。

在月的朦朧中，

眼遇着了眼，
頭各自低下了。

像白雲樓着月，
羞罩了處女的全身，
手指在胸前互控。

短的截髮牽着長的戀，
纖的眉尖，
掀燃了心底的情灰。

飢餓的眼，
在丰潤的蘋菓上探險
看！笑蜿蜒在唇邊。

笑蜿蜒在唇邊，
醜在笑中醉。

…淡月輕霧般地飛來。

歸途中，高樓向身後移，
石路白着眼，
在牆垣的背——背間睡。

夏夜。
風帶着稻香，
淡月輕霧般地飛。

一九三二，六，于新橋。



文學閑談

朱 湘

三 文學與年齡

電影院裏，如其這次是開映着一種刺激力特別強烈的片子，總是懸起一塊牌來，阻止十五歲以下的兒童入內觀看。文學內也有不宜於‘意志未堅’的少年的一種，雖說無從掛起禁止閱覽的牌子。社會上對於這類的文學，也自有牠的各種對付的辦法：禁止發售；檢查；家庭中，大人絕口不提金瓶梅，或是，晚輩提起了的時候，痛罵淫書；圖書館內，十日談藏的是有，却不出借與學生閱覽。社會要根本的剷除去這類的書籍，那當然是不可能的；不過，一個人沒有達到相當的年齡，有些書籍確是也不宜於閱覽，好像一個十五歲以下的學生，要是去作幾千米突的競走，那是只會有害於身體的。

一種的年齡需要一種的文學。中國從前是沒有兒童文學的；大人聰明一點的，也只拏得出桃花源記，中山狼傳給一個十歲的兒童；這個兒童，被驅於內心的需要，被只得去尋求滿足於七俠五義今古奇觀，或是略能會意的聊齋之內。這

些書，在白話小說史上，固自有相當的價值；就兒童說來，牠們却並不是適宜的書籍。肉慾小說與俠義小說風行於今日，就中的緣故，除去社會的背景不說，有一個重要的，兒童時代缺乏適當的文學培養。

兒童文學也未嘗沒有與一般的文學類似的所在。插圖，兒童文學內的一種要素，在成人文學內也是受歡迎的；動物，充斥於兒童文學之中的，也供給着材料，形成了許多優越的成人文學作品，如多篇的賦，咏物的詩，“Rab and His Friends”，“St. Joseph's Ass”，彭斯（Burns）的田鼠詩，孝素（Chaucer）的坎特伯里故事集中那篇女尼故事；加厲的文筆（Caricature），如其兒童是一致歡迎的，也同時能以滿足成人的文學慾，在浪漫派的小說內，如雨果的悲慘世界，在寫實派的小說內，如狄更司的各種長篇小說。都是文學，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自然在許多點上消息相通，牠們的歧異只在程度與方式之上。成人的意識中本來有一部份是童性的遺留。

好的兒童文學有時也是好的文學。伊索寓言，安徒生的‘童話’，就了牠們，無論是兒童或成人都可以取得高度的藝術的滿足，‘酸葡萄’這個來自伊索寓言中的詞語仍然掛在成人，老者的口頭；皇帝的新衣這篇童話同時也是一篇偉大

的短篇小說。

莎士比亞的仲夏夜夢，如其有人將牠的情節撮要的說給兒童聽，一定能博得熱烈的歡迎；莎氏在老年所作的暴引（*The Tempest*），裏面有一首詩——

Where the bee sucks, there suck I ——

正是一篇極好的兒童詩歌教材。然而莎氏的戲劇，原來都是爲了戰士、商人、貴族，以及他種的劇院的觀衆而作的。

文學的統一性遍及於文學的領域之內，即使是兒童文學這個藩屬。

浪漫體的文學是少年時代的一種最迫切的需要。這種體裁的文學，在教育上，是地位極爲重要的。想像與體格的發展都在少年時代；處在這個時代內的少年，如其有健全的，積極的戀愛文學，健全的、優美的騎士文學給他們閱讀，一定能培養成爲想像豐富、魄力堅強的國民。如其只有那種消極的紅樓夢、西廂，那種充滿了土氣息，產生自不健全的社會背景 水滸，甚至於那種‘誨淫’，‘誨盜’的書籍，那麼，在少年時代閱讀牠們的人，在成爲正式的國民的時候，便不免是貧血，‘多愁多病’的，想像力單薄，思想黃萎的了。

（胡適之先生，在文學革命的初期，提倡擊舊時白話文學中的幾部長篇小說列爲學校課程中的文學教材，那是一

種反抗的表示，在當時確是需要的；不過，將來如其有一天，新文學中的浪漫體的詩歌、小說、戲劇、散文能以正式的建設起來，這種過渡的辦法却要取消，中學課程內的文學教材要整體的採取自新文學，而舊時的長篇小說要讓他們專隸於大學內中國文學系的課程。與其讓中學生讀水滸紅樓夢，還不如讓他們讀西方的浪漫體文學的中譯本，國語的，例如胡氏所賞識的俠隱記。）

浪漫體的文學，雖是受盡了指摘，然而牠的教育價值既是無樣的重大，在現今的中國更是這樣迫切的需要，我們這班現代的中國人能不，斟酌情勢的，竭力去提倡、創造麼？浪漫體的文學誠然是多感的（Sentimental），不過少年時代也正是多感的；多感如其被視為一種病態，正該擊浪漫體文學的這種文學，大黃一樣，將少年時代中內蘊着的多感宣解，盡量的宣解出來。浪漫體的文學誠然是夸大的，不過夸大狂也正是少年時代，外體與內心猛烈的在發展着的時代，所有的一種必然現象；只能因勢利導，火上澆油，不能阻抑，迎頭潑水，因為少年時代所必有的夸大狂如其不能得到滿足，宣解，體與心的發展便不能是充分的。

少年文學中也產生了一些偉大的作者，司考特（Scott）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儘管去指摘他的小說的史、地的佈景是

不符實情，假性描寫是單薄，一般的文學批評者仍舊是萬口一聲的公認他爲一個偉大的小說家；至於他寫出，遺下了許多的浪漫體小說，來滿足着自古至今，以及未來的英國，他國內一般少年的浪漫性，我們更能以說得，他同時也是一個未加冠冕的偉大的教育家。

在新文學的現狀之內，兒童文學只是在鴨子式的蹣跚着前進，少年文學，與一把茅柴相仿，一烘而盡於創造社的消滅。誠然，在這十五年以內，也產生了有一些優越的文學作品，不過牠們只是成人的讀物……我們是如此的焦候着一個安徒生，一個司考特的出現啊！哥德（Goethe），巴爾紮克（Balzac），蕭伯納如其能以誕生於新文學的疆域之內，那當然是新文學的光榮、祈禱；一個偉大的兒童文學作家，一個偉大的浪漫體文學作家的產生，那不單是新文學的光榮、祈禱，牠並且是將來的中國的一柱社會棟梁呢！

四 禁書

蕭伯納替白里歐（Brieux）的三種戲劇的英譯本作了一篇長序，——他的各篇長序是出了名的，——這篇序裏暢談‘文學與性’這問題，並痛斥社會對於性文學的現有的態度。中國的情形稍爲不同一些，但是性史第一集的被禁，使

得一般關懷於新文化的前途的人發生了憂慮，未來的中國或者要蹈入現代的西方的舊轍。

在西方，幾百年以前，禁書是由羅馬教堂來處理的；在那個禁書目錄 Index 之內，誨淫的書籍與叛教的書籍並列。現在，這種處理，在新教的國內，落入了政府的手中，例如英國的書籍檢查員（The Censor）；這是與中國一向以來的辦法相同的。只就文學而言，讓這種微妙的權衡落入少數的，多半不懂文學的人的手中，那是不言而喻的會有一種什麼收場了。

我深信，沒有一種書籍是該禁的，只有不宜於某種年齡的書籍。有了一種社會的需要，便有一種的供應；書籍也不外於此公例。誠然有許多書，非科學的亦非文學的，是爲了刺激性慾而寫成，印行了出來，供應着一種社會的需要。像娼妓鴉片那樣。在這裏，我們便又感覺到一個全國性質的文人聯盟的必要：可以，不由政府，而由這個聯盟來鑑別，標明一切文學形式的性書籍中的兩類，在那非文學的一類之上課以重稅，由聯盟去用了嚴密的方法徵收。冒牌的文學，尤其是以實利爲目的的，文學應當自己有力量去打倒，至少，去敷衍。這個聯盟，如其有一天能以合格的成立起來，還應當從事於一種工作，不讓那些不宜於某種年齡的書籍放進

某種年齡者的手中。

在中國，禁書之內有一種是成了一件價值極高的廢物，——像中國這片領域一樣，——金瓶梅。這可以說是中國自有長篇小說以來的最優越的一部。有人說過，紅樓夢是蛻化自金瓶梅之中；這個，從前我視為荒謬之論的，如今我悟會出來了，確是最簡明的實情。（賈寶玉蛻化自西門慶；薛寶釵自吳月娘與李月姐；林黛玉，變形的，自潘金蓮與李瓶兒；王鳳姐自潘金蓮，襲人自春梅；尤二姐自李瓶兒與孟小樓（並秋菊）——在重要的人物上。黛玉葬花，蛻化自瓶兒喪子；晴雯撕扇，自陳敬濟挑逗潘金蓮；寶蟾送酒，自春梅解衣與瓶兒送帖；賈瑞受辱，自郎中被訛；賈府受抄與復盛，自西門慶聽候拏辦與入京賄賂——在重要的情節上。如其，讀者，在聽到了這一番話以後，你在情感上激起了劇烈的反感，要記着，我當時的反感也是同樣的劇烈，不過，後來有我的理智指示出了真理，我如今不得不向你吐露出來，這真理……在社會上，真理的吐露如其是不可能的，在文學的國度內，至少，我們要作得不同一點。）

陳獨秀先生說過，金瓶梅是一本高越的寫實小說。這寫實。牠是兩層的：性方面與人物，背景方面。性方面的寫

實使得本書的作者我們可以擊來比擬左拉；人物方面的寫實使得本書的作者我們可以擊來比擬福羅貝爾；他却並不是左拉，福羅貝爾，他便是他，金瓶梅的作者，用不着攀親。我們應當自傲，因為我們能夠這樣的說：如其法國有她的拉索雷（Rabelais），我們也有我們的金瓶梅。

（這部第一流的古今無偶的世界名著，聽說德文內已有一種全譯本——深藏在一個圖書館之中。）如其肉慾在中國特別的發達，有了這一部書，也可以實立，辯解牠的“生存立場”（raison d'être）了，正如神曲、十日談，對於意大利的‘黑暗時代’，慕勒律己的忽必烈汗（Kubla Khan），狄·昆西（De Quincy）的鴉片徒懺悔錄（Confessions of an Opium-Eater）對於英國的鴉片那樣。犧牲了世界，爲着‘羅馬的闊壯’（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犧牲了周朝，爲了褒姒的一笑，相對的，可以說是值得；如其只有波特來耳這個罪孽者而無惡之花，只有鴉片而無中國的慕勒律己與狄·昆西，那時候，社會的，道德的裁判便是罪不容辭的。因爲

人事的循環太難於捉摸：

建設來自破壞，善產生惡

的緣故，一個人，從青年時代起，便應當修養成一種不輕易

於下判斷的開明的態度。

金瓶梅這部書，我們如其斗膽的來加以裁判，應當分作兩部份來看：肉慾部份，那是一種專門的材料，只可供給為文學史上的文獻，不宜於一般人，連青年在內，的閱覽；人物，背景部份，那是上好的文學，即使人物方面與肉慾部份有密切的關係，我們也應當牢記着十日談、拉摩雷、以及波華荔夫人傳等等近代的文學名著，而不要讓牠依舊存留為一種寶棄於地的廢物。

聰明的將肉慾部份自書中挑剔了出來，使得人物、背景的全部份毫無所損；再審慎的校勘，整齊的印刷了出來：那時候，牠便成了一部每個大學內中國文學系學生所應詳覽的長篇小說教材，並成了每個嗜好文學的成年的中國人所應熟悉的長篇小說名著。

被禁的舊小說並不只是金瓶梅這一種，然而一切的他書都不值得我們去談，因為牠們並不是文學。這些只是一種激發肉慾，滿足好奇心的資料，正如法蘭西水星雜誌（Mercur de France）的某期中所登載的一個禁書目錄內的各種書一樣。

五 繙譯

一般人在三方面不滿於現狀中的繙譯，——重譯、不忠實、歐化的譯筆。其實，頭兩層是繙譯初期所必有的現象；至於歐化，譯文是必然的。

在歐洲的文藝復興時代，古典文學的發現不是一個重要的發動力麼？但丁並不通希臘文，神曲中關於希臘文化的一部，是他掇拾自拉丁文的譯本或節略。裴忒臘克（Petrarch），古典文學運動的先鋒，以不通希臘文為一生的憾事。希臘名著因拉丁文的媒介而傳播遍了文藝復興的歐洲。只擊亞里斯多德來講，他的著作由亞維洛愛司（Averroès）節略的移植入了阿刺伯文之內，後來又由阿刺伯文繙譯成了拉丁文；但丁，裴忒臘克以及一般初期的文藝復興期的文人，他們的關於亞里斯多德的認識，便是如此而來的。諾司（North）的卜陸達克（Plutarch）英譯本，莎士比亞等所誦讀、採用的，是由法文的譯本重譯而成。十日談的最早的英文節譯本也是重譯自法文。

佛羅利阿（F. orio）在牛津大學教授過意大利文，他譯出了孟坦（Montaigne）的文集，莎士比亞所讀的孟坦便是他的這種譯本，至今仍然公認為英譯本中一種好的，三百

多年以來不知翻印了多少版；在他的這種‘孟坦’的英譯本內，‘魚’（Poisson）字他譯成了‘毒’（Poison）字，——只就淺近的法文字內舉一個例子。

草創的時代，這種現象是不免的，——漢高祖初登帝位的時候，諸將交闕於殿上，這件史事不也是一種性質相同的現象麼？雖是如此，叔孫通到後來也為漢高祖制定了禮儀；德萊登（Dryden）也用拉丁文的原本替諾司的‘卜陸達克’作了一番校勘的工夫，‘孟坦’也有了忠實的英譯本，（文筆能與佛羅里阿的相較與否，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由文學史來觀察，摹重譯來作為一種供應迫切的需要的過渡辦法，中國的新文學本不是發難者，——只看譯筆何如，現行的各種重譯本的壽限便可以決定。不過，幾百年前的成例，到現代還來援用，總嫌自餒了一點。美國的文學不也是新進麼？他們的政府派遣了首批的留學生去歐洲，就有朗弗落（Longfellow），在回國以後，教授‘羅曼司’文字於哈佛大學，譯出了但丁的神曲，其他各國的短篇詩歌，又有狄克諾（Ticknor），由西班牙回來，作成了一部篇幅鉅大的西班牙文學史，至今仍為這一方面的文獻的一個豐富的庫藏。（日本的情形如何，希望也有人說給我們聽一聽。）

就新文學的現狀來看，下列的各種文學內，每種至少應有一人勝任的人去研究，以繙譯名著為研究的目標：——希臘文學、‘拉丁’文學、波斯文學、阿剌伯文學、印度文學、（‘梵’文是有人通習的，却是並不曾以文學書籍的繙譯為目標。）埃及文學、意大利文學、西班牙文學、葡萄牙文學、丹麥文學、挪威文學、瑞典文學、荷蘭文學、冰島文學、芬蘭文學、波蘭文學、‘波希米亞’文學、匈牙利文學：這各種文學之內，有的要研究，繙譯，是為着牠們所產生的世界名著，歐洲名著；有的是為着牠們所供給的歐洲文學史上的文獻；有的是為着牠們與本國的文學、文化所必有的以及所或有的關係，如上舉的三種亞洲文學，又如葡萄牙文學與荷蘭文學。這種計劃，直接影響於新文學，新文化，間接甚至直接影響於整理中的舊文化，（以及過去的世界文化交通史。）能以實現與否，便要看政府方面，‘文化基金會’方面的眼光與決心了。

佛學大盛於唐代，是玄奘等的功績；那些佛經的譯本，在中國文化上引起了莫大的變化的，豈不是‘信屈鑿牙’，完全的印度化了的麼？爲了文字的內身的需要，當時的印度化是必然的現象，——歐化，在新文學內，也是一個道理。（西人在服裝上的一種中國化，那當然是立異，時髦；不過，‘世界語’

在制作上的一部份中國化，就中那種不分國界，只採優點的標準，正是歐化在新文學的翻譯部份內，甚至創作部份內，所應採用的。)只能說，有許多的時候，不必歐化，或是歐化得不好；至於歐化的本身，現代的中國人却沒有一個能以非議，——立異，時髦，那都是浪漫派文學的必然現象；根源於文字的內在的需要，而收納適當的供應於他種文字之中，那也是英文，一種富於彈韌性的文字，已經作了先例的。

專指名詞的音譯，在我國這種在制作上與來源上異於‘印度亞利安’(Indo-Aryan)一支派的文字的中文之內(也有西方的文字學者說，他們那一支派的文字所特有的字母，也是菲尼希亞(Phoenicia)人化成自埃及文字，性質與中文文字相似的；例如M一字母，便是那個象形波紋的埃及楔形文字的簡體。)發生了一些有趣的，紛擾的現象。

‘英吉利’(從前的另一種寫法，‘噶咕喇’(English)，‘法蘭西’(Français)，‘德意志’(Deutsch)，這些通行的專指名詞都是原文內的一些形容詞的音譯。(希臘文內‘中國’這個專指名詞是象‘絲’字之聲而成的；英文，法文，德文內‘絲’這個泛指名詞想必便是由希臘文的‘中國’這個專指名詞所嬗化而來。‘支那’這個專指名詞的來源在‘拉丁’文之

內，說牠是‘秦’的音譯，倒是可能性很大。)

在專指名詞的音譯的形成內，土音也活動。‘法蘭西’一名詞內的‘西’字，或許是按了廣東的土音而音譯出的。(‘茶’這個字在西方的各種文字之內音譯成了一個齒音字，這正是福建的土音，——福建，牠豈不是一個產茶的省份麼？廣東與福建，牠們豈不又是與外國交通最早的省份麼？)較後的，江、浙的土音也給與了許多特指名詞的音譯，——即如有‘亞’字的‘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在原文內本有另兩種的寫法, Shakespeare (揮戈), Shakspeare, 在中文內也有各種的音譯, ‘莎士比亞’, ‘蕭士比’, ‘沙士比’等等。(這個與普洛丟司 Proteus 一樣善於變形的大詩家居然也在中、西的文字內有了許多異形的姓!)其餘,一個專指名詞,在中文內,也有各種不同的音譯。這種現象,自然,並不只是中文所特有的;即如俄國的人名,在西方的各種文字之內,豈不也是有各種不同的音譯麼?(便是屠格涅甫自己,在法文內,簽名為Tourguenieff, 也不能阻止英國人叫他作 Turgeneff, 或是 Turgenev!)不過,這種現象終究是一種的淆雜,不便。政府,‘文化基金會’,不能仿照‘法國學院’那麼編纂法文字典的辦法,也編纂一部‘譯名辭典’麼?

譯名，從前未嘗沒有典雅的，如恆河（Ganges），赫胥黎（Huxley），也未嘗沒有忠實的，如‘廿五史’中的外人譯名。能用顯豁的方法來音譯，如G. Bernard Shaw譯為蕭伯納，Boston（‘波斯頓’）譯為‘波司屯’，固然便利；不能的時候，那便只好走忠實，笨重的路了，——Dostoyevsky（杜思退益夫斯基）總不能譯為‘多斯鐸’罷。已經通用的譯名，有一種已是家喻戶曉的，如上舉的‘英吉利’等國名，那是不便再改了的，有一種，可以不失通曉之相的稍加刪改，如‘莎士比亞’可改為‘沙士比’。新用的譯名，譯意也好，如Decameron譯為十日談，Oxford（古文中亦作Oxenford）譯為‘牛津’；譯音也好，如Dunciad譯為‘登西亞得’，Oxford譯為‘奧斯福’；最扼要的一點，便是一個專指名詞只要一個中譯。音譯，正式的，是要由原文譯出的；‘希臘’這個專指名詞的中譯，應當能夠鼓舞起來那般將來要從事於譯名這項工作的人的向上的熱烈，好像希臘文學在文藝復興時代鼓舞起了一般偉大的作家的向上的熱烈那樣。

六 領域共有

論語，‘儒家’哲學的聖經，同時也是一部文學名著，裏面有格言，如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格言在文學的領域內，法國有羅弗戈(Rochefoucauld)等成例。)；裏面有‘俳句’似的小詩，如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雖是寥寥的九個字，就中却流動着有無限的情感，是中國的最早的一首挽歌，可以與希臘文學中短小精悍的墓銘相頡頏；有文學批評，如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又如

辭，達而已矣；

有自傳，如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有傳記，如

肉不正，不食，

(上舉的兩項，嚴格的說來，只是一項，鮑司威爾(Boswell)

約翰生行述(Life of Samuel Johnson)式的言行錄，傳記中的一體。)；又有並無哲學意味亦無論理學意味的散文，

如

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聖經也同時屬於文學與宗教。在文學方面，牠有格言、傳記、詩歌、小說、戲劇、神話、歷史。

史記是一部第一流的中國文學名著，同時，牠也是第一部中國的正式歷史。‘三皇’，‘五帝’的紀載，不用說，是神話了；高帝斬白蛇，不也是神話麼？推廣了說，史記中有各‘志’，牠們使得這部書籍簡直成為當時的文獻的整體的庫藏了，一切的學術都包括在內了。然而，史記是一部偉大的文學名著與否，古人與今人都一致的回答，是。

在古代，哲學、宗教、歷史 牠們，一種或數種，是與文學共有領域的。便是到了近代，散文，那‘奧匈帝國’內半份子似的，牠的領域之中，也有許多部份是國際共管的。

文學的領域內，在古代，不僅有上舉的和夷的公主，並且有客卿。由裏着‘湯頭歌’閃避於中國文學領域內茅屋中的醫學，一直到波戴起‘梵文韻圖’於印度文學領域內寶塔旁的數學：這是多麼光怪陸離的現象！文學簡直是什錦火鍋了。

作古正經的說，這種現象也本是必然於古代的。最早的那時候，識字的人既是罕有，文化也很簡陋，因而識字能文的少數人便成了文獻的整體的繼承，傳授者；韻文，兩種文學形式中產生得早了許多的，因之便成了當時的文獻的司庫。到後來，文化增豐了，識字的人數也增多了，那祭司，或

是整個文化的權威者，便由襲承自上古的地位退了下來；散文也產生了出來，代替韻文來管守當時的增豐了許多的文獻。司馬遷便是一個好例；他一面感慨着史官已經不像古代的那樣引起尊敬，一面又是他用了高越的散文作成了那部包羅有當代文獻整體的史記。



動盪中的德國政治

杜 石

一 從經濟的危機到政治的危機

大戰後一時趨於沒落的德意志，不但失去了其支配世界政治的獨立帝國主義的地位，而且幾乎變成協約國共管之下的被統治者。凡爾賽和約的鎖鏈，緊固的束縛着這個被認為禍首的失敗者，給牠以天文學數字的賠款負擔，限制牠的必要軍備的擴張。牠失去了海外的殖民地，本國的領土也有的被人割去，牠全部的經濟組織，幾乎變作戰勝國的一部生產機器。

從凡爾賽和約成立後，德國每年有大批的現金當作贖罪的罰款送到戰勝各國去。全德意志的人民，都奴隸似的爲戰勝國的政府去活動。他們爲着生產組織的擴大，不能不到美利堅的金融資本家的面前去請求援助；爲着資本增殖效率的提高，不能不採取產業合理化的政策。在一九二九年度德國的生產似乎已追過戰前的水準了；但是雖有這大量的生產，而全國民衆却不得不忍耐着飢餓，把生產品輸出，換

些現金，向戰勝國贖罪。

一九二九年末，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呈出了巨大的破綻。經濟恐慌的怒潮席捲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全體系。這是資本主義沒落的啓示。

德意志是戰前資本帝國主義的野熊，戰後雖一時沒落了其帝國主義的勢力，但其資本主義的軀殼却仍然保持着，所以在現代經濟組織趨於崩潰的局面之下，德國的資本家也和其他各國的資本家樣，夢想着繁榮的恢復。

德國的工業家夢想着生產水準的提高，但因為領土及殖民地的被割，原料的來源成了問題；侵入全部經濟機構的恐慌諸狀態，都有機的影響到牠的生產的增加，使他的生產率不能不逐漸下墜。據去年末的統計，德國的生產指數已降低到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五一·三了。據柏林景氣研究所長華格曼（Wagemann）的報告，德國的工業生產中，生產財生產的減退比消費財生產減退得更厲害。德國生產萎縮的加劇，證明了其生產活動恢復的絕望。

爲着換回大批的現金，德國必須保持其出超的地位，但因為各國金本位停止，保護關稅，貿易統制和匯兌管理等政策的盛行，及國內所謂飢餓的輸出的限度已達到了極點，使牠的對外貿易也逐年萎縮。德國的資本家也嘗夢想着輸出

貿易的激增，但事實上在一九三二年末其對外貿易的出超額，尚不及上年的一半。

大戰後現金的損失及借款來源的涸竭，使德國的金融界的前途更加黯淡，加以信用恐慌的結果，引起了資本的收回及資本的逃避，陸續發生了金融風潮。在一九三一年六月及七月兩個月之間，從德國收回的短期資金，有廿五億馬克之譜，國立銀行的準備金率，在一九三二年末減少了百分之七十四以上。這樣，德國的金融，就陷於極度的混亂與恐慌中了。

因為貿易的激減及生產的萎縮，影響到失業數字有不斷的驚人的增加。加以產業合理化政策施行的結果，從生產事業中趕出了許多必要的勞動者，形成了德國的嚴重的失業問題。據政府勞工司登記的總數，在大戰前僅有十萬到六十萬的失業者，但一九三二年却由最初的五、一〇二、〇〇〇增加到五、七七三、〇〇〇；而國際勞動和合社會經濟部調查的結果，在一九三二年初就已有八、〇〇〇、〇〇〇人了。至於中小企業的破產，及農業恐慌中小農的拆地抵債，更影響到失業數字的增加。

在現階段的恐慌中，德國的全部經濟機構都為恐慌的怒潮所浸透，如果我們加以關聯的觀察，將看出德國經濟危

機的逐漸展開，這種展開了的深化的經濟危機，形成了政治與社會情勢的不安。在一九三二年一年內，德國的選舉舉行了五次以上，而內閣的更迭也有三次之多；這在酷愛紀律與秩序的德意志人民的歷史上，實是罕見的事。加以牠處在赤白兩大勢力在歐洲的交流點上，牠的政治動向時常震盪於極不安定的火簇中。革命騷亂的恐怖，帝制恢復的惡耗，法西斯主義的高漲，放火、襲擊、戕殺，這種植基深牢的不安現象，在柏林的‘菩提樹下’（Unter den Linden）一帶，最近也發現到了。德國政治鬥爭陣線的顯明，充分的反映出從經濟的危機到政治的危極的現階段的特徵。

二 三R歧途上的徘徊

德國政治在目前呈現的不安中，最顯明的是左右兩大勢力的膨脹。但是現狀維持派的中間諸黨的勢力，也不容輕視。放火、襲擊、戕殺、暴動，預示着內戰的到臨，軍鎗短刀及變相的專制統治，並不能阻止騷亂的發動。使德意志全國都戰慄着染遍了恐怖的神經衰弱的病症。三個“R”，如夜航中的星火一樣，閃爍於德國政治的前路上，反動（Reaction）呢？革命（Revolution）呢？共和（Republic）呢？這是從很久就橫陳在德國政治線上的問題。直到現在，德國政治仍

動盪於這三個標的的一旁。德國到那裏去？這不但是全德意志的人民在戰慄的疑慮着的問題，而且是全世界人們所注意的重大問題。希特拉登台了，但這並不能判明是德意志全體國民的意志，已經傾向獨裁。因為給國民以自由的共和政體，早已化作變相的專制統治——總統內閣了。在去年十一月六日的議會選舉中，民衆的意志是給社會民主黨中央黨及擁護共和的諸小黨以將近二百議席的票；希特拉黨的勢力，也有相當的減少；正在雄飛猛進的共產黨的勢力，雖日漸膨脹，但距離議會的半數，尚差三分之二；帝制恢復的惡耗，雖轟傳一時，但這不過是急進的帝政派的策士們的宣傳。德國到那裏去？這是很難解答的疑問。

德國在業的工資勞動者，是社會民主黨的支柱，他們多半由在業的產業工人組成受職工組合的統率。他們對現實社會雖沒有什麼深刻的信仰，但他們恐怕現狀推翻之後，遭遇更要惡劣。在威廉二世統治下所遭受的壓迫，一九一九年的革命給他們解除了。他們當不能忘記‘八小時工作制’是革命的賜與。所以他們厭惡獨裁酷愛自由。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三日喀布的復辟運動，因為他們的反對不出五天就沒落了。他們是共和政治的擁護者。至於多數的下級官吏及普魯遜等地的羅馬教徒（巴爾隆的羅馬教徒除外），以及和社

會民主黨有聯合關係的中央黨人民黨，也都希望現狀的繼續維持。他們都是受到一九一九年革命恩惠的人，所以他們熱切的擁護現時的共和政治。

在經濟恐慌的嚴重危機之下，處境最慘的是失業工人。在現狀之下，他們已達到餓死的線上了。他們是從生產過程中被摒逐出來而沒有希望再找到位置的人。在以前爲着維持他們的生活，政府每天支出二、二二五、〇〇〇馬克的救濟費，但是這微薄的數目，並不能解救大量失業者及其家族的飢餓的困窘。而這僅有的救濟費，竟也因右派內閣的反動命令給削減到百分之廿以下了。山芋和蔬菜比以前貴了，鹽和肉類也漲價了，食台上再也不見上等的蔬菜，牛乳只能買給孩子們吃。而這樣低度的生活程度，每月所收到的救濟費，根據官方統計認爲必要的數目而論，也只夠工人家庭一星期的用度。在餓死的線上，他們所受的痛苦是超乎一切的。所以他們對於現狀的不滿與憎惡，也達到絕頂。他們的數目，據官方的估計，在本年二月有七百萬的增加，實在當去年初就有八百多萬了。連他們的家屬合計起來，數目當更可驚人。他們都集於共產黨的旗下，希圖用革命的手段推翻現狀。共產黨的幽靈，在德國已有深牢的基礎，他的數目比一九一七年俄國實行紅色革命時的共產黨多好幾倍，是現時

世界上除蘇俄外勢力最大的共產黨。他在愛倫斯特·德爾曼（Ernst Thälmann）的領導之下，在為世界恐慌所苦惱的德意志和希特拉所率領的右翼勢力對抗。在社會民主黨的勢力日趨凋落的今日，有許多選民投了共產黨的票。他指導着德意志的勞動大眾的政治生活，當右派內閣的反革命命令發表時，在他的旗下的工人，嘗用罷工去抗議。而且在德國幾乎沒有一天不因左傾份子的活動而引起騷亂。雖然德意志的當局仍持着緊張的鎮靜，但德國革命的高潮，已經湧起。不可捉摸的不安現象是不斷的處處爆發，死和革命的恐怖是相關聯着的。德意志是已面對着革命了。

德國的中產階級，戰前在生產事業上佔着很重要的地位。但在戰後他們則多毀家破產瀕於沒落了。共和政府對於他們不但沒有救濟的方策，反給以很重的捐稅負擔。他們在國內有很雄厚的勢力，對於現社會深深的感到絕望，而憧憬着德意志帝國的光榮。他們為希特拉的漂亮的演說詞所迷惑，嘗瘋狂般的為他去效力，集於國家社會黨的旗下，希圖推翻現狀，建立第三帝國。其他還有許多為農業恐慌所苦的小農，也傾向於希特拉。因為共和政府並沒給他們以利益，反之他們的生活較戰前更要苦。在今日，希特拉已有百萬以上的黨員了，他所領導的國社黨在自一九三〇年迄一九

三二年的許多次選舉中，竟由默默無聞的十二席的小黨，一躍而為德國議會中的最大政黨。在希特拉的指揮之下，有卅萬突擊隊。他常想利用他所擁有的武力，去取得或保持其政權。現在他是大權在握了。他嘗宗教家似的自己相信懷有‘支配宇宙的全能者的力。’這種呼號，曾使許多他的信徒們以強烈的熱情給他以擁護，崇敬。他要作將來德意志的凱撒（Caesar），莫索利尼進據羅馬的壯舉，也不斷的盤旋於他的幻想裏。這位歐陸的怪傑，將是德國共和政治的摧毀者。

在德國政治的現局中，更有較上述富有戲劇意味的事，就是帝制恢復的活動。據一般政治觀察者的推測，還有十二分的可能：如果現有的右傾諸政黨不能收拾目前的破局，帝政之復活，是可以在萬眾擁戴之下成為事實的。因為德意志的人民，沒有民主政治的傳統，所謂帝制之廢止，據有些人說，並不出於國民的希望；不過是德國人為其自身的媾和政策上一時的便利吧了。而且失去了過去的榮譽，跌落於不幸之境的貴族和廷臣；沒落了實力與地位，飽嘗失業痛苦的豪俠的軍人；都在憧憬着逝去了的幸運的時光。喪失了政治勢力，保有廣闊的邸宅和土地的豪族與地主，嫌惡社會主義的基督新教的牧師們，以及許多出身高貴的大學生，都對

帝制懷着濃厚的感情。而且霍亨索倫皇家的過去的光輝的政績，也一時不能在許多國民的記憶中消失。所以在去年七月的議會選舉中，帝政派的勢力竟佔有四成八分二釐的巨額。如果除去不想維持現時共和政治的共產黨外，純共和派的勞力僅有三成八分二釐。固然，帝制恢復的時機現時尚未成熟，但不要忘记，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廿七日廢帝威廉第二誕生紀念日時，保守黨機關報的‘在古帝國旗再翻飛於柏林霍亨索倫皇宮以前，我們絕不能休業’的無忌憚的咆哮啊！

在德國，正如希萊赫耳將軍所說：‘政府必須安放於人民的廣大趨勢之上。但在過去，希望在德國得到多數選民的擁護，實在是不可能的事。這是現代議會政治沒落的徵兆。但獨裁與專制並不一定能收拾德國的危局。德國的國民在過去的選舉中，曾表示過他們的意見，但直到現在仍是不得不在反動呢？革命呢？共和呢？的選擇之前戰慄着。在現時，右派大聯合的政權固然成立了，但這種植基不固的獨裁，並不能解決歧途上的德國政治的僵局。

三 法西斯蒂勢力的高漲

在恐怖的深刻的經濟恐慌與凡爾賽和約的脅迫之下，

使德國的政治出路，漸漸趨進羊腸似的狹道去了。這時除了有着顯明的立場的共產黨走着左傾的道路外，大部的民衆尙憧憬於希特拉的新鮮的口號。所以一般的政治趨向，多半希望右傾的法西斯蒂勢力的擴張。在自由主義者的白魯寧內閣時代的政治行動，就含有許多‘導入法西斯蒂獨裁’的形跡。他利用威瑪憲法的特殊規定，不惜藉總統的緊急命令，將共和國的德意志變成變相的狄克推多。他作為大資本家與貴族的爪牙，強盜式的剝奪大部民衆的利益。在他百二十六個月的存續中，失業救濟率減少了三分之二。但是他的支柱是社會民主黨所領導的鐵的聯合（Eiserner Front）的勞動勢力，多少總含有自由主義者的成分。在總統選舉的六個月前，興登堡雖努力督促白魯寧內閣更急速的法西斯蒂化，但是他却發布了其以國家權力支配私人經濟（如限制物價、監督國外匯兌等）的政策，他想將救濟失業的費用，取償於東普魯士的青年貴族的鉅大財產上，這樣便引起了大資產階級及興登堡總統的同鄉東普魯士的大地主 Junker 階級的反感，不能不遭解散。

代白魯寧內閣而起的是巴本內閣。巴本（F. Von Papen），是白魯寧在加托力中央黨的右翼同僚。他是大地主，更是有名的日耳曼尼亞報（Germania）的最大股東。他同

時還是貴族，有教養的慈和的基督教徒。他的內閣，純然是超政黨的內閣；在裏面有軍人，有工業家，有農業地主，據柏林德意志公報（Dantsche All Gemeine-Zeitung）的編輯說，巴本內閣內有很多的專門人才。但他的全副力量，却建築在總統專制的權威上。

巴本在德國政治上並沒有赫赫的聲名，他之所以能夠組閣，據紳士俱樂部（Herienklub）的政論家史朝特（Schotte）說，是希萊赫耳將軍向興登堡總統提出的。這事在我們倘找不到具體的證據。不過巴本之能繼白魯寧組閣，却是一件耐人尋味的事。

巴本是中央黨的一員，在理論上他是可以調和萊因地主與巴凡利亞人民的。他是財閥、貴族、官吏和地主，所以是能得到軍人擁護的保守主義者。在他的內閣內包有希萊赫耳（K. Von Schleicher）、牛賴資（C. Von Neurath）、古洛西（Von Krosigk）、蓋耳（W. Von Gayl）、和布浪（M. Von Brauan）這些人物。他是抱着利用國家社會黨的援助，造成希特拉與貴族軍閥地主的反民主的聯合右傾陣線的企圖上台的。當他的內閣成立後，德國政治上就充滿了獨裁的法西斯蒂的色彩。在德國，由保守派的顯赫的人物組成的紳士俱樂部，曾給巴本以充分的援助。雖然他終於

和希特拉的協調破裂了，但他的許多政策，好似已採取了國家社會黨的招牌。所以有人說巴本內閣是德國法西斯蒂政治的典型。其實這是近年來德國政治上的一般的趨勢，從白魯寧內閣時代就如此。在對外政策上，巴本曾為不付賠款的論調，強烈的訴之於國民，並且堅決的向法國提出軍備平等的要求。他的對內政策的經濟綱領，第一是在減輕資本家的租稅負擔；第二是在減少失業羣衆的擴大。然而這一切企圖，都是抄襲前政府之所已宣示而沒達到目的的。

巴本內閣在上台之後，第一步就採取了壓迫左翼勢力的強烈的右傾政策。在緊急命令中，將失業者的救濟津貼削減到百分之廿以下。從前被白魯寧內閣用幾次緊急命令窮追至飢餓線上的幾百萬大衆，現在幾乎被巴本內閣餓死了。所以一般人都怨聲載道，從前不滿於白魯寧內閣的，現在又轉駕到巴本身上了。在七月廿日，他用非常手段解散了普魯士的社會民主黨政府，更充分的表示出右傾獨裁的激化。保守的巴本，常想早日結束議會制度，實行以軍人和官僚制度為主幹的獨裁政治。在他上台以後，政界便流着這種空氣。但這一嘗試是不會得到有深遠眼光的資產階級的同意的，因為在一千六百萬工人和五十萬公務員的監視之下，獨裁政治的實現，是頗不容易的。但這對於富有獨裁思想的

國家社會黨的大眾，是得不到諒解的。固然，德國的資產階級和軍閥的上層分子，曾企圖利用國家社會黨為工具自己執政，但國家社會黨的飛騰的發展，使他們這種期望成為幻夢了。所以在十一月六日的第二次議會選舉之後，巴本政府的命運即宣告破產了。

出乎巴本的預料，他的內閣竟在十一月十七日被迫辭職。這時議會的多數黨領袖希特拉具有組閣的最大可能；但與登堡總統及德國的上層人物，因為國社黨的成分的複雜，及幹部人物的不可靠，不敢輕易將政權交給他。結果終於在不得大多數擁護的困境之下，希特拉組閣的企圖失敗了。最後是由巴本內閣的支柱，國防部的部長希萊赫耳將軍組閣。

希萊赫耳是德國陸軍的組織者之一。他和巴本一樣，對於議會政治是坦白的憎惡的。在心理上，他仍然生活於俾士麥的時代。他是德意志的鐵漢，是神祕的人（Man of Mystery），崇愛集權和統一。他有政府和軍警的武力為後盾，使希特拉不敢把他當作一個可輕視的人。他的組閣，是軍閥政權的抬頭。但他同時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的近於狡猾的聰明和遠大的眼光，使他知道和國會分裂的政府是很危險的。所以在他的內閣中，要盡力避免國家社會黨與共產黨的

反政府運動。但在他的統治之下，並不能解救德國政治的僵局，他的內閣終於在一月廿八日以六十五天的壽命而夭折了。

在目前，德國國內的工業區域，已迫於飢寒而開始騷動起來了。共產黨勢力膨脹的結果，將使右派政黨又為德國政治上的尾巴主義者。為着鞏固本身的安全，右派諸黨不能不停止其政權爭奪的鬥爭，而趨於聯合。這樣，就產生了巴本希特拉胡根堡諸右派聯合政權的右翼內閣。這事是經過很久的蘊釀的，當希萊赫耳內閣倒塌之前，巴本就奉着登堡總統的命令，和希特拉及胡根堡進行談判。在一月卅日，這一反動勢力大聯合的內閣就出現了。

這一次是德國右傾勢力的總清算。支配現局的有力者，在感到左傾勢力的威脅的恐怖後，不得不把政權鞏固起來，作為對抗左傾勢力的前衛。他們認為在希特拉的船上，或者可以免除政治風浪的震撼。所以當現內閣成立之後，反動的局面就開始了。這時左翼的活動遭受了重大的打擊，共和政治將一變而為右派聯合的狄克推多。經過三月五日的總選舉之後，右派的政權似乎已經牢牢的握住了，但此以法西斯的魯莽的蠢漢為舵手的德國政治的船，能否順利的繼續其久遠的航程，却是一個重大的疑問。

四 希特拉的前途

凱撒的馬蹄踐踏了爛爛的羅馬，軍刀斬斷了匡世的共和政治，建立起武人獨裁的狄克推多；共和已十四年的德意志也將像羅馬一樣，化作野心家的獨裁制嗎？給這以回答的不是政論家或宣傳者的漂亮的演詞，惟有事實才會給以肯定的答覆。

德國的共和政治是已瀕於沒落了。中間諸黨已失去舉足輕重的地位。現在的問題只有獨裁與革命。如果希特拉能收拾德國的殘局，那未來的德國是英雄統治的狄克推多，不然，只有革命之一途了。

在三月六日的選舉中，德意志的三千九百廿八萬九千八百五十四的選民中，有百分之四十七的多數投了希特拉的票。希特拉的政策，似乎已獲得大多數國民的承認了。但這並不能說明德意志的國民將馴順的接受法西斯蒂的統治。在此次大選之前，德國的政治尚動盪於獨裁革命與共和的空氣中。右派政黨以其握在手裏的政治勢力，在競選運動中佔了優勢。當大選的一天，希特拉的武裝突擊隊，及國權黨的鋼盔軍，基嚴的警戒全國，雖然是德國的國民意志判明國家前途的重要時機，但獨裁凶焰的高漲，使德意志人民的

充滿疑慮的觀念中，染遍了恐怖的神經衰弱的病症。左派諸黨已失去公開存在的地位。說希特拉的新鮮的口號激起了死去了的德意志人民的同情，不如說活動的德意志人民的自由的意志，被警棍與機槍的恐怖剝奪去了。判明希特拉的前途的，不是選舉的結果，而是國際形勢和德意志的國情。

德意志的國民不像意大利或西班牙的國民之易於統治，尤其是他的工人階級。他們有較高的知識，對於政治的動向，或有十二分的興味。沒有一次的政變，不與他們的贊否有關。喀布的復辟運動，曾因他們的反對而流產。希特拉雖屢屢以‘德國式的社會主義’的禮物，餽贈給工人們，但工人們並沒有高興的接受，他們說：‘謝謝！我們不需要你的餽贈，只要你不向我們討取就夠了。’在德國，有佔國民過半數的工人，都對希特拉憎惡，因為希特拉的獨裁會抹煞他們的利益的。他們知道希特拉政府的反動，比巴本或希萊赫耳更厲害。

德意志的貧農和失業者，在希特拉登台之前，都聽取過希特拉的漂亮的演說，希特拉答應貧農減稅，給失業工人工作和麵包，但希特拉取得政權後的一箇月中，他們反增加了許多雜稅，取消了失業工人的津貼。他們能不對他咀咒與

憤恨嗎？

希特拉雖是德國資產階級馬克支配之下的御用政黨，但希特拉運動之本質，並不完全適合資產階級的口味。他的幻想的經濟政策，並沒顯明的說出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雖然他是永遠不會實現他的幻想的。他的愚蠢的舉動，很容易加深德國經濟的危機，在他的黨名上冠以‘國家’兩個字，他希圖造成純粹國家主義的德國。但如果離開了世界，德國國民的生計，就會失去維持的能力。因為每年有大量的食品與原料，從外國輸入德國。他想將大企業收歸國有，這顯然是不利於資本家的舉動。所以非到緊急關頭，德國的資產階級是不會輕易把政權交給希特拉的，而此次希特拉之獲得資產階級的援助，不過是爲着兩者互相提攜，希圖傾舉最粗暴的暴力，對抗馬克思派的勞動者團體，和他們開不共戴天的火併罷了。而且希特拉黨本身的裂痕，也是他失敗的預兆。在希特拉未取得政權以前，愛利亞、須里斯堡、白里斯拉夫、留賽托耳夫、狄摩耳得、愛甫耳、西利特，及其他重要的地帶，到處都有黨員和整個組織脫離或被開除的消息。而在有許多地方，曾宣誓‘誓死忠於希特拉’的突擊隊，也曾發生過不少的騷動。這不僅是希特拉的政綱的錯誤，實在希特拉早已忘掉其最初的重任，而背叛其自己的誓言了。他爲着馬

克，不惜投降到資產階級的跨下，作資本主義的護士；爲着政權的攫取，不惜屈服於巴本的野心之下，作傀儡總理。赫赫不可一世的希特拉是獲得早已渴慕的總理的頭銜了，但不得巴本的許可，他是不能發布任何命令的。我們與其說希特拉的法西斯蒂獨裁，不如說巴本的專制。在巴本的背後，有許多咀咒共和政治的貴族軍閥地主及沒落的廷臣，霍亨索倫王室何嘗沒作過踏着巴本的肩頭攫取政權的夢想？如果希特拉是具有如莫索利尼那樣的勇氣，他能允許巴本的行爲嗎？固然，巴本是希圖利用以希特拉爲中心的國家社會黨，維持右派的政權，但這種非出於衷心的同牀異夢的合作，能永久的維持下去嗎？爲現時德國政局着想的人，也常爲此擔憂。

希特拉的對外政策，曾以絕對的國家主義相號召，也要求恢復德國的失地，取消凡爾賽和約及聖賽梅恩條約的一切束縛，而且要求軍備平等。如果他要實行他向來所揭示的口號，無異是對於法蘭西甚至全世界的公開宣戰。那時他非但不能把德意志從大戰的悲哀中拯救出來，或者要使德意志陷入更困難的局面。

希特拉反對共產主義，更反對共產主義的國家蘇俄，他對於蘇俄政治經濟制度的攻擊，曾引起蘇俄的重大反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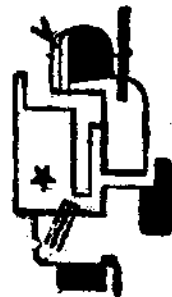
希特拉要復興德國，必須解除法國的束縛，但這對於富於敏銳的熱情的法國，必須重見於疆場之上。當此次選舉揭曉後，法國支配之下的波蘭，就有向但澤自由市增兵的傳聞。而法軍鄉村的小酒館中，也無處不聽到對於希特拉的咀咒。有許多青年軍官高叫着‘運用法國的軍力，掃蕩德國的凶焰。’俄法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就多少含有對德的作用。雖然希特拉常幻想着去拉拉莫索利尼的手，但這位英雄也僅能給他以某種程度的協助。而在法蘭西的金武裝之下，奧大利的法西斯蒂勢力，也很少有發展的可能。在歐洲，目前又回到大戰前的形勢了。惟有戰爭纔能解決這些問題。在這種情形之下，希特拉有救德國出此險局的能力嗎？

國家社會黨的幻想政綱，既沒有確切的理論的根據，又沒有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還在許多別由政府之所已宣示過而沒達到目的的政策上，已充分的證明了。況且現時已踏進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世界的危局，已不是憑藉任何熱情的衝動所能挽回的了。雖然被希特拉所組織起來的羣衆，尚在模糊的傳統意識之下，瘋狂的活躍，但歷史的必然，會使此種衝動自動的消失。那時法西斯蒂統治的弱點自會暴露出來。共和被獨裁所否定，否定獨裁的怕是只有革命了。雖然不一定像一般人所說繼希特拉統治德國的是德爾曼，但

238

希特拉之必定失敗是可以預卜的。至於所謂帝政恢復運動，
只不過是政變中的尾巴罷了。

一九三三，三，渤海之濱。



兒童文學女作家

趙景深

在務本女學師範科講演

諸位是未來的教師，而我又是喜歡文學的，因此，便於我講，便於諸位聽的是兒童文學。並且，諸位都是女學生，那末講起兒童文學來，更適宜的，莫過於兒童文學女作家。因此，便拈得了這個題目。

這樣的題目，倒並不是勉強做八股的搭題，兒童文學與女子實有很密切的關係，不然，怎麼學幼稚師範的，差不多都是女生呢。女子在生理上與男子有根本差，一般的說來，特具着溫柔和藹的母性。以幼時所喜愛的玩具而論，男孩子喜歡小鉛兵、火車、輪船之類，而女孩子却最喜歡洋囡囡。小婦人（Little Women, 1868）的作者奧爾珂德女士（Louisa May Alcott, 1832-1888）就是最喜歡洋囡囡的。她在十二歲的時候，曾替洋囡囡做衣服，又把她所做的衣服中最美麗的懸在窗前，顯出她做得如何的好。別的女孩子都喜歡她所做的衣服。她們向她討，拿回去給她們自己的洋囡囡

NO

穿。她的衣服固然做得好，帽子却做得更好。她常追着小雞，就是爲了要拿牠們的小軟毛來裝飾洋囡囡的帽子。我像這樣說，認爲溫和的女性更適宜於講兒童故事和詩歌，更適宜於親近兒童，大約諸位或者不至於說我看輕了女性吧。因爲，替未來的國民打好基礎，給以適宜的教育，未始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呢。這次講演，爲便利起見，可以分爲三小節，即：十八世紀、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

一 十八世紀：法國

首先要說的是法國。在兒童文學史上看來，兒童文學可說是始於法國；而法國又始於都娜（Marie Catherine Jumelle de Berneville, Countess d'Aulnoy）夫人。固然，像梵文故事和埃及童話等纔是兒童文學的遠祖，但是爲兒童而創作的，究竟不能不算與貝洛同時的都娜。我國第一個介紹她的是周作人先生。他在自己的園地王爾德童話篇中說：

“純粹的文學的童話界的女王却不得不讓給都娜夫人了。她的四十一冊的仙靈的宮庭真可以說是仙靈故事的大成，雖然流行於後世的只有白貓等若干篇，她只要得到傳說裏的一點提示，便能造成鮮明快活

的故事，充滿着十八世紀的宮庭的機智。”(面八三)
 據蘆谷重常的世界童話研究所說，則她的童話流傳的只有二十四篇。(見黃源譯本面一四五)我國現有譯本三種：張昌新譯的黃矮人和綿羊王(開明版)以及陳駿譯的都娜童話集二卷。(世界版)共計十三篇，似均無重複，加上顧均正所譯的白貓，只得十四篇。我們希望另外十篇也有人譯出來，使我們能夠在殘餘之中看見全般。克里代(Laura F. Kready)也是一個女子，她在童話研究(A Study of Fairy Tales, 1910)中說：

“法國有許多貝洛爾的隨從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都娜夫人。她不沙襲貝洛爾。她是一個聰明和藹的伯爵夫人，她的故事題為神仙故事(Contes de Fées)，顯出宮庭的莊嚴。她不像貝洛爾那樣嚴格的黏着於傳說，却是很自由的運用她的材料，在故事裏加上一些，擴充一些，還放點倫理的教訓。她把事件織在一起，甚為巧妙，她的風格也很使人喜歡。特點是裝飾、奢華和法國的感傷性。因為她的故事的背景是宮庭，結果便缺乏純樸，只有高級的兒童可以領略。她的故事常根據美麗的傳說。她的故事中最好的一篇青鳥(The Blue Bird)，原來是十三世紀法朗

絲 (Marie de France) 的一首詩。還有三篇故事是向斯特拉帕洛拉 (Straparola) 借用的。在她的故事中最重要的是：

- 一、克來菴薩和貝雪納脫 (Graciosa and Percinet) (巴錫耳 Basile)
- 二、青鳥 (與歌唱翱翔的百靈鳥 The Singing, Soaring Lark 之一段的母題相同)
- 三、白貓 (與三羽毛和磨坊主的孩子與貓相似)
- 四、林中的牝鹿 (與倫貝史鐵根相似)
- 五、和善的小鼠 (巴錫耳)
- 六、金髮美人 (與忠心的伏鼎南和不忠之伏鼎南相似)
- 七、黃矮人
- 八、培來愛脫來公主 (斯特拉帕洛拉)

普隆實 (Planché) 細心的翻譯, 很忠實的保存了原著的精神。”

上舉八篇, 三五六七都有了譯文。

緊接着要說到的就是薇拉儼 (Madame de Villeneuve) 的美人與野獸, 波夢特夫人 (Madame de Beaumont 1711-1780) 將這本約二百五十頁的書縮成一個短篇。這故

事，格林也有同樣的一篇，名為獅王。大體上的輪廓，波夢特與格林是相似的；但仔細看去，却有不同。獅王只是照民間傳說忠實的記錄下來，而美人與野獸却是作者借這篇故事來發揮她自己的哲學，所謂拿舊的瓶子來灌新酒。獅王中所沒有的情節是：

一、“年長的兩個女兒，終日遊蕩，總不肯做一點事情。

美人則操作得很勤勞，一早上就起來替她父親治理
 食事。”（這節穿插是勉勵女孩子要勤勞，不要懶惰）

二、“房間裏放滿書籍。……此外還有一面鏡子，可以看見她父親在做什麼事。”（勸勤學、勸孝）

三、“野獸每次笑後，他的狀貌似乎漸漸的不可怕了。”

（示哲理，戀愛的偉力）

波夢特夫人在英國時，曾編有教訓故事（Moral Tales，）其中櫻桃王子（Prince Cherry）甚為有名。此外她還寫過六十九卷傳奇。

一七九九年西荷爾（Ségur）夫人編有法國童話集。

我國成紹宗所譯（三冊，神州版）亦多女士作品，不及一一備舉。教育童話以法國為發祥地，是不僅以女子為然的；一般的說來，貝洛爾就是此中的祖師。

據蘆谷重常說，法國十九世紀兒童文學女作家還有一

位鼎鼎大名的喬治·桑。

二 十九世紀：英美

到了十九世紀，兒童文學女作家便轉移到英美。我想詳細談到的便是美國 奧爾珂德 女士。現愛格爾斯頓 (Edward Eggleston) 的美國偉人軼事 (Stories of Great Americans) 將她兒時的事情略加介紹。

奧爾珂德 是野性的小女孩。她幼時想從家中逃走。她想與乞丐一同玩耍。有一天她離家很遠，向前行去，迷了路途，不能回家。天色漸漸黑下來。小女孩腳也走得乏了。她坐在一家階沿上，一隻大狗搖着尾巴也躺在階沿上。奧爾珂德 漸漸疲倦起來。她把頭靠在大狗毛茸茸的頂上。這時她睡熟了。

她的父母找不到她，便差人去尋找。那人沿街搖鈴大喊，說是丟掉一個女孩子。後來那人走到奧爾珂德 面前，仍搖着鈴，將她驚醒。她聽見他高聲喊道：“丟掉一個六歲的女孩子呵。她穿的是粉紅色的外衣，戴一頂白帽子，著一雙綠色的新靴子。”那人這樣喊的時候，就聽見黑暗裏有細小的聲音，方纔把奧爾珂德 找到。第二天她被捆在沙發上，以作逃走的懲罰。

她常把老童話改成小戲劇。孩子們在倉屋裏演這些戲玩耍。其中的一個戲劇是傑克與豆莢，倉房裏放着南瓜藤，當作豆莢。南瓜藤一割，做巨人的孩子就應該從草堆上跌下來。

奧罕珂德覺得做一個服從的好孩子很不容易，十四歲時就寫了幾首學好的詩。

她家裏很窮，她決定在長大時賺錢養家，她不願太窮。有一天她坐在車輪上想，想到她父親的貧苦。恰巧她的頭頂上有一隻烏鴉在叫，此時可與對語者，只有烏鴉。她捏緊拳頭對烏鴉說：“不久我就要做事。不要管爲什麼。我要教書、縫紉、演劇、寫字，做我任何可做的事來幫助家庭。在我死前，我要富而有名。看着吧！”烏鴉自然不會回答，她還是想她所要做的工作。

但她不會做外面的工作，只在家中洗衣。她有洗衣歌，其中有一節道：“我管子的女王，我愉快的歌唱，白沫升起，用力的洗、絞，把衣服繫起來曬乾；於是衣服掛在自由新鮮的空氣裏，在陽光照耀的天空下。我很喜歡，因爲我有了工作，一天天的工作；因爲工作使我健康，有力，且有希望，我很高興的學着說：‘你的腦會想，你的心會感，但是你的手却要時常的工作’。”

後來奧爾珂德終於成人。她在戰時看護傷兵。後來她著了不少書，小婦人（有杭州鄭曉滄自印譯本）是使她成名的著作，她對烏鴉所說的話是終於實現了，她有錢可以使家庭舒適了。

奧爾珂德的小婦人自然是寫實的生活故事。還有一位女作家厄基華斯（Edgeworth），善寫科學故事，邦國有眼與無眼即從此取材。從前中華教育界也有一篇文章詳細的介紹這位女作家。司吐夫人也曾寫過爐火故事（Fireside Stories, 1871）。

此外英國亦人才輩出。有母女同為兒童文學家的，母親名叫蓋底夫人（Mrs. Gatty）即馬加來·司各特（Margaret Scott, 1803—1873），女兒名叫伊溫夫人（Mrs. Juliana Horatia Ewing, 1841—1895）。蓋底夫人的名作是自然的喻言（Parables From the Nature）。伊溫夫人的名作是猿兒及其他（Jacknapes and other Stories）自然的喻言充滿了愛的精神，同情於蜜蜂、蟋蟀、小貓、雨點、菜蔬這些小東西。猿兒——他共三篇，以猿兒為最佳，敘猿兒與幼時遊侶約翰生一同從軍。約翰生墮馬，猿兒救他引退，不幸被敵人打中胸部而死。這是稱揚捨己救人的美德的。

印澤羅（Jean Ingelow, 1820—1897）的仙女、泊薩

(Mopsa the Fairy, 1869) 敘一個小孩子賈克，騎在海鵝的背上，飛到神仙世界去。其間經歷許多奇怪地方，結構有如英國的鏡花緣。

愛爾蘭有一位女作家白羅森 (Frances Browne,) 從小就瞎了眼睛。七歲能作詩，十五歲能誦荷馬的伊利亞特，二十四歲就寫了一本童話祖母的奇椅 (Granny's Wonderful Chair,) 此書將有少年書店趙徐勳的譯本。此外愛爾蘭的女作家，倘一檢夏芝所編的愛爾蘭民間神仙故事集 (Irish Fairy and Folk Tales,) 便可找到梅克林托克小姐 (Miss Lelitia Maclintock)、王爾德夫人 (Lady Wilde)、克勞夫人 (Mrs. Crow)、浩爾夫人 (Mrs. S.C. Hall) 等。不過她們都是記錄者，不像白羅森那樣，自己有創作的。

倘再一檢童話研究，還可以發見跛足小王子 (The Little Lame Prince)、小仙人奇遇記 (Adventures of a Brownie) 和仙書 (The Fairy Book) 的作者克來克夫人 (Mrs. Dinah Mulloch Craik)、印度童話集 (Indian Fairy Tales, 1880) 的述者史托克斯 (Stokes) 小姐，太陽故事 (Tales of the Sun) 的述者金絲珂特 (Kingscote) 夫人等等。

我們所不能忘記的，還有一位柯客詩 (Miss Cox)；

她搜集了三百四十五個灰娘故事來比較研究，結果產生了一部灰娘（Cinderella, 1893）真是偉大的工程。

三 二十世紀：南北歐與中國

二十世紀還祇過了三分之一，所以值得稱述的兒童文學女作家也較少，可舉出三個來作為代表，即：瑞典拉綺洛孚、匈牙利繆蓮和中國冰心。

拉綺洛孚（Lagerlof）的代表作是一九〇六年的尼爾士奇遇記（The Wonderful Adventures of Nils Holgersson）和一九〇七年的尼爾士奇遇續記（Further Adventures of Nils。）結構和仙女莫泊薩差不多，也是敘小孩子尼爾士騎在金鵝背上去遊歷。不過此書目的稍有不同，想藉此貫輸北歐的地理常識。爲了這個地域的限制，至今這部書還不曾成爲國際的，雖然拉綺洛孚的長篇小說已經是世界週知的了。

繆蓮（Hermynia Zur Mühlen）以德文寫作。我國譯有她的玫瑰花、小彼得、真理的城、繆蓮童話集等，惟均已絕版。日本也有林房雄的譯文，此外不曾譯出的還有爲什麼、小市民、德國國民黨員等等。

冰心的寄小讀者和小說集中寫小孩的名篇如寂寞、離

家的一年等都是兒童所喜愛的，尤其是女孩子，因為這些作品裏面的主人公大半都是女孩子。冰心在沙穰病院中養病，是常有西方的女孩子來看她的。她那纖塵不染的一枝筆正好打動天真的心。

以上所說的兒童文學女作家是以時代來分的，倘以種類分，則有小說、故事、童話等；倘以性質分，則有研究、創作、改作、重述等。現列性質簡表如次：

研究——克里代、柯客詩

創作——喬治桑、奧爾珂德、厄基華斯、蓋底、伊溫、白羅盎、克來克、印澤羅、拉綺洛孚、繆蓮、冰心

改作——都娜、波彥特、微拉駸、司吐活

重述——梅克林托克、王爾德夫人、克勞、浩爾、史托克斯、金絲珂特

雖然一共提到二十三位，究竟還是極粗疏的。又因忙碌之故，不曾詳細討論內容，尤為遺憾。至少重述項下可以再找出幾十個作家來，因為不及創作重要，就不再煩絮了。

希望這很小的提供能夠對於諸位將來在選取教材上略有幫助。

介紹一種新的語言

所謂新的語言，已經是不十分新了，只是在我們中國還是不十分普遍，因為中國的地域實在太大。這種新的語言便是 Esperanto（世界語）。其實世界語傳布到中國也很早，一九〇八年就有上海世界語學會這一個團體，這個團體一直綿延到現在，並且附設有世界語函授學校，專門教授世界語；據說因了加入這個函授學校而精通世界語的人已經不少，因為他們的負責者如胡愈之、巴金、魯彥、黃尊生、伍大光、區聲白、陸式楷、盛國成、孫義植、陳兆瑛等，都是世界語專家，而且多半是當代聞名的文學家、政治家等，宜乎其成績很好了。近日與上海廣播電台合辦“無線電世界語講座”，以期普遍。爲了這，我們樂於提出來介紹。讀者如果想知道得詳細點，請投函上海郵箱一三三二號上海世界語學會，當得詳細答覆的。

介紹鐘憲民編“世界語捷徑”

世界語是國際的語文，是世界上最易學的文字，是現代人所必備的智識。學習世界語最好的方法是自修，國內最完備的自修用書，就是世界語捷徑。此書內容自字母發音起以至短文會話通信法等，無不完備，每課例句或短文，均附有中譯文及詳細註解，故用此書自修，無異上堂聽講，必能成功。每冊一元一角，函購處南京城郵箱第二號中國世界語出版社。代售處：上海作者書社，南京書店。

中世的音樂

繆天瑞

——西洋音樂故事之二——

中世的音樂可分爲初期和後期兩期來說，現在自然先述初期。

格勒哥里法王採用八種希臘旋法，以爲教會音樂的基礎，這前面已經述過了。然而法王死後，教會音樂在長時間內除了那種聖歌之外沒有開拓新的道路。這種聖歌總稱爲單旋聖歌。

單旋聖歌正如其名稱所示，只有一個旋律，不惟沒有和聲，而且不加伴奏。第五世紀時，雖則風琴也用于教會中，但是這時代的不全完之極的風琴，還不足以作伴奏之用呢。

一直到了第十世紀末，才有一種習慣，把從來齊唱着的聖歌用二部來唱，這種習慣是怎樣地發生，很難斷定；普通歸因于人聲自然的高低。這時代的聖歌隊，大約是由未受聲樂上訓練的老少男子組織而成。男聲自然地分爲次中音（Tenor）和低音（Bass）二種，其高度大體是四度或五度

的差異。因此，人們漸漸發見了：作來易于次中音歌唱的旋律，不能給低音歌唱，適於低音的旋律，不能適于次中音。結果次中音和低音便開始用各自固有的高度來歌唱了。而且有時，低音只唱着一個音時，次中音却唱着旋律，給與變化。這樣發生着的最單純的二部唱歌法，叫做 Organum。

講述中世初期的音樂，有先把爲其基礎的教會旋法簡單地說明一下的必要。

格勒哥里法王所採用的八種旋法，後來施以種種的修正，便成了今日知道爲教會旋法的東西。

不論何種民族的音樂，都有某種的音階爲其基礎。從某音到高八度的音，卽一八度範圍內，科學地考察起來，當有二百五十六個高度各不相同的音存在着。然而，用這麼許多的音來作音樂，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切民族從這些多數的音中選出代表的少數音，各自作成音樂的基礎。這樣選出的音，自有易于互相區別的高度，故稍把這些音順其高度排列起來，便成了一種階段。這便是音階。但音階憑了習慣而產生，因此所選用的音的種類以及數目，都依民族而異。這裏要講述的教會旋法，亦是一種的音階。

現在講述各種教會旋法的構成。試在鋼琴或風琴上，從D音起，單用白鍵，向高音方面彈去，一直到高八度的D，你便

會聽出，這和普通的音階有些不同。這就是多利亞旋法，或第一教會旋法。同樣從E到E，F到F，G到G，單用白鍵彈起來，便成爲各種的旋法。除了C到C的一種外，無論那一個都是和現在的長音階不同的。

教會旋法分正格和變格二種類，總共有十二個。以一音爲主音，順次作上行八音，稱爲正格旋法，以這主音的低四度音開始的八音，則稱爲變格旋法。試舉一例，以D音爲主音至高八度的D，爲正格的多利亞旋法，從D音的低四度音即A音開始至A音，爲變格的多利亞旋法。故嚴格地說起來，兩個旋法是相同的。

茲將十二個旋法作表示之如下：

教會旋法

正格旋法					變格旋法				
號數	名	稱	音域	主音	號數	名	稱	音域	主音
1	多利亞 (Dorian)		D-D	D	2	亨伊普多利亞 (Hypodorian)		A-A	D
3	弗利其亞 (Phrygian)		E-E	E	4	亨伊普弗利其亞 (Hypophrygian)		B-B	E
5	里底亞 (Lydian)		F-F	F	6	亨伊普里底亞 (Hypolydian)		C-C	F
7	米克索里底亞 (Mixolydian)		G-G	G	8	亨伊普米克索里底亞 (Hypomixolydian)		D-D	G
9	愛奧利亞 (Ionian)		A-A	A	10	亨伊普愛奧利亞 (Hypoionian)		E-E	A
11	伊奧尼亞 (Ionian)		C-C	C	12	亨伊普伊奧尼亞 (Hypoionian)		F-F	C

所要注意的是，以B為主音的正格變格兩旋法，一般是不用的。又相當於為今日西洋音樂之基礎的長短二音階的C到C（伊奧尼亞）和A到A（愛奧利亞）兩旋法，直至十六世紀這才加入使用。

Organum為誰所創始，不得而知。然對其唱歌法作正式的研究，是叫做何克巴德（Hucbald, 840—930）的修道僧及其親友奧德上人，却是確實的。何克巴德承認八度、五度和四度的和聲，且謂，一聲音繼續唱着同一音符的時候，其他聲音可以隨意進行。但原則仍只以八度五度和四度為限。

這個方法比單音歌唱總算進步了一點，然在今日看來，還是幼稚之極。法國的有名音樂學者拉維盧克（Lavignac）等就說，這方法的確立却有礙於音樂的進展。其說當否姑作別論，Organum 確是繼續到第十二世紀。後來這方法的單調無味，漸漸使人們厭倦了，遂於五度及四度之間混用了三度及七度，旋律亦由並行進而加入反行，這就產生了Discantus 的樣式。這是二部對位法的最初步的嘗試。所謂對位法，簡單地說，便是兩個以上的旋律同時歌唱或奏演起來，其間音和音的關係都合乎和聲的規則的一種作曲的方法。現在轉換話頭，把這時代的樂譜略略說一說。

希臘時代就發明了記譜法，這以前曾經提到過。從第六

世紀起，是用着叫做 *Memne* 的一種記號。然而這種記號並不正確地記示出音的長度和高度，只對當時的口耳相傳的歌曲給與記憶上的幫助而已。

到了第十世紀初頭，才發明了用一條綫來指示音的高度。但是發明者是誰，却不得而知。總之，那條綫是紅色的，指示 F 音的高度。不久又在這紅綫上引一黃綫，指示 C 音的高度。這時已不單用綫，綫和綫之間的位置也被利用了，故從原理說，是和今日的五綫相同。發明這黃綫的，一般說是叫做奇陶（*Guido*，995—1050）的修道僧。此人是頗有學識的音樂家。不僅改良記譜法，且發明 *do, re, mi, fa* 的歌唱法。

奇陶利用“聖約翰讚歌”中順次唱以較高的音的每句開首的音綴，即 *ut, re, mi, fa, sol, la*，給主音起的上行六個音作為名稱。（在法國今日，*do* 還說作 *ut*。）

Ut queant laxis *Resonare* fibris
Mira tuorum *Famuli* gestorum
Solve polluti *Labii* reatum
 Sancte Johannes

這樣，教會音樂在各點上漸漸發達起來了。然而，這時代中，音樂自不限於教會中所用的。各國的民間，都有各國特

有的民歌俗曲。

德國樂壇權威者貝格 (Paul Becker) 說音樂可以區別為宗教的和非宗教的二大種類，而這區別在任何民族的音樂上都可以看的出來。這話是很對的。西洋各國自古都有民歌俗曲，至於這種歌曲的歷史，則因為和教會沒有關係，所以不能明白地知道。自基督教勃興以來，教會擁有無上的威權，學問的中心是教會，因此音樂也只視宗教方面的為代表的東西。

據十二世紀的某旅行記上所載，愛爾蘭、蘇格蘭、威爾斯等處，豎琴的奏法已達巧妙之境，又英格蘭的許多地方，民衆唱歌不用單音齊唱，却用複音重唱。

然而俗樂的發達，不獨英國。從十一世紀到十三世紀末之間，在法國，尤其是其南部地方，稱作特羅巴陀 (Troubadour) 的樂人相率輩出。他們是唱着以戀愛為主要材料的自作的詩，而一處一處遊歷着的一般身分並不低賤的詩人音樂家，常以叫做瓊格羅爾 (Jongleur) 或敏思特勒 (Minstrel) 的放浪樂人為僕役。和特羅巴陀同時代，在法國北部尚有叫做特羅韋爾 (Trouveres) 的一班樂人。這班樂人所歌唱的，不是戀愛，而是戰爭或其他事情。

法國特羅巴陀和特羅韋爾輩出以來，德國也出現了同

性質的詩人音樂家，即明耐歌人（Minnesinger）。從十二世紀到十三世紀中葉間，是這明耐歌人的全盛期，產生了許多的名人，年年舉行歌唱競賽，比賽他們的技倆。

這些樂人所唱的歌，不論特羅巴陀的，特羅韋爾的，或明耐歌人的，都是和拉丁文的聖歌大異其趣的，有著民歌風的美妙的旋律，用樂器伴奏着。

在明耐歌人之後出現于德國的，有麥伊斯塔歌人（Meistersinger）。這麥伊斯塔歌人照着極嚴格的規則而製作他們的詩歌。明耐歌人大多是名門出身的人，反之，麥伊斯塔歌人却出自庶民之間。這樣，不拘泥于教會音樂的嚴格形式的俗樂，便在歐洲諸國普及起來了。

這時代的樂器，在教會是用風琴，這在上面已經說過，此外值得注目的，是用弓擦奏的樂器的出現。這稱為Fiddle或Fiedel，由阿剌伯傳入。這樂器，特羅巴陀及其他樂人都用作為伴奏樂器。然在教會裏也使用着，一種十三四世紀時遺留下來的教會內部的雕刻上，就有着彈奏這樂器的天使的像。

上面所說的是中世初期的音樂，是西洋音樂黎明期的事情。現在就來說此後發展着的情形，這便是中世後期的音

樂。

以前的音樂以教會為中心，因此音樂的性質也大率相同。然跟着俗樂的流行，各國特有的音樂也作成了，於是作曲上的流派，換言之即樂派便開始產生了。從十五世紀在英國出了丹斯台蒲爾 (Dunstable 1400—1453) 以後，西洋音樂這才脫却了黎朧期。丹斯台蒲爾是目為對位法的開山老祖的大作家，可是關於他的生涯，很不明瞭。

丹斯台蒲爾以後所生的主要的樂派，有英國樂派，法倫達 (Flandas) 樂派和意大利樂派三者。就中法倫達樂派盛行于現今的荷蘭和比利時地方，由丹斯台蒲爾的門人竇弗 (Dufay 1400—1474) 以及天才奧克格摩 (Okeghem 1430—1513)，奧蒲勒希 (Hobrecht 1430—1506) 戴蒲勒 (Josquin des Pres 1450—1521) 等的努力，日趨于隆盛之境。其中最大的人物可推戴蒲勒。在當時，他被尊為“音樂之王。”據說他非常大膽，有一次給路易十二世作一彌撒曲，其中一聲部只用一個聲音，稱之曰“王之聲。”

由戴蒲勒而達全盛的法倫達樂派，經了威尼斯聖·麥爾克會堂的風琴家維拉德 (Willaert 1480—1562)，和居定于羅馬的 Madrigal 作曲家阿卡特爾 (Arcadelt 1541—1570) 等，而至于這樂派的巨匠刺索 (Orlando di Lasso

1520—1594)。所可注意的是，法倫達樂派的作曲家，不論那個，幾乎都在意大利度過他們的生涯的大部分。文藝復興的發祥地意大利，當時是藝術的淵藪，因而成了一切藝術家和藝術愛好者的集合中心地了。

然而意大利不僅止歡迎外國的音樂家，也有出自法倫達樂派的自己國內的一樂派。羅馬的弗斯塔（Festa 1490—1545），威尼斯的安德利亞·格蒲里厄里（Andrea Gabrieli 1510—1586）和喬望尼·格蒲里厄里（Giovanni Gabrieli 1558—1613）等唱導着的一派便是，後來出了大天才帕勒斯德里那（Palestrina 1525?—1594）。

在中歐，這時還沒有自成一樂派的勢力。

英國自丹斯台蒲爾死，後進的作曲家們只是模仿丹斯台蒲爾的曲風，一時竟陷入不振的狀態中了。法國自己作成了和法倫達樂派不同的一樂派，其主導者是查肯（Janequin十六世紀。）在非宗教樂曲方面發揮着，這是法國樂派的特色。

在這時代，各國作曲家們所作的音樂，究竟是如何樣子的呢？大部分是沒有伴奏的人聲的多聲部音樂，宗教方面的有禮拜式上用的彌撒曲（Missa），經文歌（Mottetto）等，世俗方面的則有 Madrigl 等。雖也有少數的例外，作獨唱

用的歌曲，或給鋼琴的祖先樂器 Virginal 製作樂曲；然藝術作曲的主潮，還是在於多聲部音樂——照着對位法而有許多聲部的音樂。

這時代的作曲家們所傾注全力的，是教會音樂。作曲家們都以獲得禮拜堂樂長的位置為己志。然而因了禮拜堂樂長的一種權限，即他可以自由發揮手腕，却生出一種危險來了。便是，教會音樂失却了本來的性質，漸漸地成為一種專門技術了。作曲家們一味只顧發揮作曲上技巧，忽視了禮拜式上用的歌詞。其原因，在於歌詞是一般信仰者不懂得拉丁語，而這種拉丁語富有適于配以長的裝飾旋律的母音。實際竟至于弔祭用的樂曲都可以拿來配在通常讚美用的歌詞上了。

另一方面，世俗音樂怎樣呢？世俗音樂可以 Madrigal 及其他合唱曲為代表。Madrigal 是甚麼，不妨簡單地說明一下。Madrigal 是以世俗的歌詞為材料，有三個以上的聲部，各聲部富于旋律美的一種樂曲。這種樂曲形式起于意大利，普及于英國和法國而發達着。

看見教會音樂陷入了邪道，教會也曾想設法挽救牠，但因為沒有在實際上着力，結果還讓牠一天深似一天地墮落下去。

加特力教會方面的音樂怎樣呢？和這些完全不同的宗教音樂，跟了宗教改革，在德國產生了。這是民衆性質的新教的讚美歌。創成這個的有功勞的人，是改革運動的柱石路德（Martin Luther, 1484—1546）。路德在“音樂支配着世界，改善人間”的信條下，竭力提倡新教音樂。替代那些民衆不懂的拉丁語的複雜的讚美歌，他在德語的歌詞上配上了古時單純的讚美歌或民歌的旋律，拿來應用。最初只用單音歌唱；不久之後便用入了對位法，會衆唱着次中音，困難的部分則由受過訓練的聖歌隊歌唱。其後又經修改，主旋律移到高音上，其他聲音給牠附上和聲。這叫做Choral。Choral，在其樣式是和聲的這一點上，可以看做從中世音樂到近世音樂的過渡期間的產物。

在英國，教會音樂也起了變化。這變化，由於把禮拜式用的拉丁語的歌詞改為英語而生起。英國新教音樂也同德國的一樣，以平易為宗旨。竭力使路德所唱導的教義普及於英國的大僧正克倫麥（Cranmer 1489—1556），對新教上所用的音樂，主張避去流麗，以平易為前提。

現在我們不得不將話頭重回到刺索和帕勒斯德里那二人的事情上去。

刺索生于比利時，少年的時候有一副美妙的歌喉，因

此被人帶到意大利，在羅馬過了他的青年時代。後任巴物利亞宮廷的合唱長職，在敏海過了四十年，作了不少的作品。他被認為非常多作的作曲家，作品之數達二千三百種。其中最有名的是懺悔詩篇，在這作品裏，他守着法倫達派的傳統，同時充盛着自己的感情。

帕勒斯德里那以教會風琴家和作曲家在羅馬過了一生，給九代法王供職。他的作品也和刺索一樣，分量極多。大部分是宗教音樂，有九十三首彌撒曲，一百七十首經文歌等，此外也作有 Madrigal 一類世俗的樂曲。他從偏于技巧的法倫達樂派的作曲法脫出，給旋律以單純莊重而表情的美，同時在其結合上作出平滑的美，使他的作品達于微妙完成之境。某有名的音樂批評家，說他可以和同國的大詩人但丁媲美。

意大利教會音樂日甚一日地陷于邪道，這前面已經說過。對於這情形，教會方面實在再也看不下去，到十六世紀中葉，便更施引了一種改革。即德倫德宗教會議的結果，教會音樂的單純化給議決了；一五六四年，由了法王彼奧四世，調查委員也被委定了。這班委員們考究的結果，是將帕勒斯德里那數年前為法王麥爾采爾而作的彌撒曲選定為最高的模範，在舍斯丁會堂作了莊重的演奏之後，便把他定為

羅馬教會的禮拜音樂的標準。所以，帕勒斯德里那是給教會音樂作成比前簡素，而且純粹高尚的樂曲，貢獻實在很大呢。

在刺索和帕勒斯德里那之外，同時代南歐的作曲家，尚有生于西班牙而受教育于意大利的維克多利亞（Victoria 1540—1613），同樣生于西班牙的莫拉勒斯（Morales 1500—1553），都是教會音樂的優秀作曲家。

再轉眼向北一看英國。近年的英國有非音樂之國的批評，但是十六世紀的英國却是世界的音樂國，出了不少的優秀音樂家。有名的是塔里斯（Tallis 1520—1585）和罷特（Byrd 1543—1623）。

前面略略說明過的Madrigal，到十六世紀後半，在英國流行到了絕頂。爲了讚頌伊麗莎白女王，編成Madrigal集，題作奧里阿那的勝利；其中含有二十五個當時國內Madrigal作曲家的作品。這些作品各有各的趣味，而其全體可以看作伊麗莎白朝的生活的反映。

至於這時的樂器呢？伊麗莎白朝的人們最愛好的是Lute。Lute大小種類頗多，然總之，是Guitar似的一種撥絃樂器，像中國的琵琶。Lute不僅行於英國，在各國也都流行過，不過在英國最爲流行罷了，在紳士們是視爲同劍一

樣不可缺少的。其表記樂曲用一種叫做 *Tablature* 的特殊記譜法。

Lute 之外為英國人所愛好的，是 *Virginal*。這是初步的有鍵樂器。相傳伊麗莎白女王是這樂器的名手。所奏的樂曲都是舞蹈用的，然罷特的所作却是變奏曲風的。

Virginal 似的有鍵樂器的使用也不限於英國，在意大利、德國、荷蘭等國，亦各造出和這類似的樂器，受着人們的歡迎。據說一五七七年在米拉諾製造的一具 *Spinnet*（這樂器類似大形的 *Virginal*），飾有兩千顆寶石。這是世界最高價的樂器之一，現在藏在倫敦博物館裏，一八六七年從巴黎的物主把牠買來的時候，價值已是一萬二千元了。

從十六世紀以來，從前的樂器都漸漸改良了。風琴的製造亦較以前為精巧。*Viol* 有了大小種種形狀，也起于這時候。這大體可以分為三種，即 *Treble* 或 *Discant*（大小和 *Violin* 差不多），*Viola da braccio*（大小和現今的 *Viola* 差不多），和 *Viola da gamba*（大小和 *Cello* 差不多）。*Viol* 最初作五絃、六絃或六絃以上，然在 *Violin* 出現在世間的時候，大體以六絃為標準。所以 *Viol* 系樂器和 *Violin* 系樂器，調絃法亦各不相同。

Violin 最初係誰所造，其說紛繁不一，也許永遠不得

決定哩。然而普通認為是波羅尼亞的多伊伏普羅革(Gaspar Duiffopruggar)在一五一一年時最初把牠造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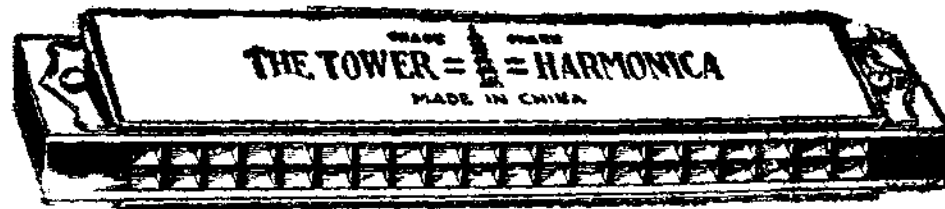
到十六世紀末葉，Violin 漸漸地把 Viol 驅逐走了。這因為 Violin 在各點上都比 Viol 優越的緣故。格斯巴羅·達·沙羅(Gasparo da Salo)，阿馬諦(Amati)等名匠出現了以後，意大利便成了世界手屈一指的 Violin 製造國了，其黃金時代直至十八世紀中葉，其間約歷二百年。史德拉提華里烏斯(Stradivarius)，格納里烏斯(Guarnerius)等名匠也產生于這二百年間。

多聲部音樂由刺索和帕勒斯德里那二大家的努力達到了絕頂，兩天才死後，却又衰頹下去了。然這決不是音樂本身衰頹的意思。却是在音樂家之間漸漸呈出了開拓新路的機運，從此以後，將漸漸不顧那看來已達于完成的極點的多聲部音樂了。要之，根據旋法的人聲的多聲部音樂，已發達到了極致，因此，新時代的作曲家不得不在別方面尋求新的進路了。

長時間為教會音樂之基礎的旋法，不久也就起了變化。事實在十六世紀後半的英國音樂，尤其是 Madrigal 作曲上，其最自由的地方可以看出是無旋法風的曲趣。十六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間，意大利的佛羅稜薩地方，新音樂的運

動也已在開始了。

再說，前面說過的初期的樂譜，後來加以改良，漸漸近于今日所用的樂譜。但樂譜的印刷從來是用木版的。直至十六世紀的後半這才有羅馬的章洛維奧 (Simone Verovio) 開始發賣銅版印刷的樂譜。



中國第一口琴大家潘金聲先生監製

國貨口琴

口琴大家略歷 潘金聲先生研究口琴達二十年，卓然為中國口琴界第一人。三年前曾代中國留聲機片公司灌有口琴片多張，足徵潘先生在口琴界之地位。

口琴製造經過 近年潘先生又研究其製造方法，往來東西洋十餘次，創製機器，運回國內，設廠自造。精心研究，費時三年，居然製成國產口琴，奏從來未有之奇功。式樣美觀，駕舶來品而上之。

提倡國貨口琴 潘先生以前從未提倡口琴，蓋苟不自造口琴而提倡之，惟有徒使利權外溢而已。必俟口琴製造成功以後，潘君始努力提倡，庶幾不致漏卮，凡我愛國同志，當愛用價廉物美之國貨口琴，其速踴躍購諸。每隻售洋二元，批發特別從廉。

上海福州路民厚東里口(電話三二七四九)

中國新樂器公司製造

總批發處 青光書局 四馬路電話里口

評何家槐的曖昧

洪 深

何家槐，一個現代中國文壇上熟知的名字，最近在良友圖書公司刊行一本短篇小說集，題名曖昧。在這集子裏有他三年前寫的貓、湖上，以及其他刊物上發表過的作品。他在二三年內寫的不下三四十篇小說，但據我所知，這集子中所選的八個短篇，或者可以代表此外的他的作品。

何家槐在最近數年對於中國文壇的貢獻，凡是讀過他的作品的人都會知道。他的作品中的任何一篇，都是一種傷感的詩的描寫。他的創作的手法和態度，自從他開始創作的時候起，就沒有顯明的變更過，有之，便是從新近在現代上發表的車水起，（不過那也只能算是風格上的改調）關於這點，我們且等將來有機會時再講。

在這本集子的八個短篇中，各篇的風格上多少有點不同，技巧上也有些許差別。可是我們可以找出兩個共同點：一點是題材方面，作者特別擅長戀愛心理的描寫，這種精細的心理描寫，頗近法國的心理派（Le roman psychologique）。第二點是每個短篇中的主人翁，多有自卑而憂鬱的

性格，這種變態的人格又近似柴霍甫小說中的人物。再則，他的小說都喜歡用自傳的體裁，主角時常是第一人稱，在曖昧中的八篇似乎也不能例外。八篇中只有侏儒、山谷之夜、夢醒的時候是以第三人稱寫的，因此有人以為何家槐的作品中自我的成分太多。

現在我們就曖昧中的八篇做一個分別的評討。

曖昧中的第一篇便是曾經引起文壇上注目的創作貓。在這篇小說中，作者以貓為引子，以貓為愛與恨的對象，寫出因友人和妻的友誼關係而發生懷疑的悲劇——人與人之間的不相了解的悲劇。內容是這樣的：一個著作家和一個愛貓的妻過着平靜的生活，生活太平靜了，變成了可怕的寂寞。但在一個深秋的下午，却來了一位闖入他們平和生活的生客。戈琪，他們的老友，一位青年教師。這位生客的來訪，對於他們太寂寞的生活真是無上的慰藉。戈琪時常來他們家裏坐談，也有不少回在他們家裏吃飯，飯後他就和主婦一同手挽着手的出去散步，而且顯出很親熱的樣子。因此男人就開始懷疑妻子的貞節，起初他時常借貓洩憤，最後竟面責妻之不貞。結果是他的妻不堪受辱，獨自帶着心愛的貓離開他的丈夫了。

這篇小說技巧方面的特點，是對於妬忌心理的精細的描寫。男人因妬忌他的朋友而打貓，又說他的朋友像貓，這在變態心理學上是很有趣味的問題。最初男人妬忌的對象是他的朋友，以後貓做了他妬忌的假的對象，但是這對動物的妬忌，是早就在他的心中存在着的。這種深刻的純熟的描寫手法，作者超過了其他同時代的作家。

第二篇湖上是一篇沒有頂點沒有結束的小說，只能說是一個平面的敘述。內容是一個自卑的拙於對付女人的男子，去會他的戀人的故事。作者在這篇小說裏，畫出一個拙笨的男子的諷刺畫。我們在這篇裏所讀到的是幽默的情調，有時會令人啞然失笑。尤其可注意的是那詩一般美妙的風景的描寫，的確有清茶般的雋味。

牙痛一篇中所寫的因神經緊張而發生的變態的情緒，暴露的性格，正是一般人牙痛時所感覺到的苦痛。作者把它描寫到百分之百的真實程度，文字的美妙與短小的體裁，都近似 Poésie prose，我覺得這是不能當作一篇小說讀的。

當我們讀到侏儒這一篇的時候，覺得一種諷刺的筆調，以含笑的面容在讀者的面前展開了一種奇境。這未免太可笑，一個怪難看的矮子，一個縣政府裏的下級科員，竟想嘗嘗戀愛的滋味。命運太感弄人，把一個人造成了生理上畸形

的發展，而因之不能享受每個年輕人所應有的幸福。有一次不幸，他愛上了陶醫生的小姐，命運注定要他活受罪。愛情的火焰在他的心裏燃燒，爲了要滿足他的妄想，他托縣長的小姐替他做個媒介，又托茶房送信，却因此反受了茶房的侮辱，所以最後，他只得鼓起勇氣親自送信，可是如許努力的結果，如許熱情的報酬，僅僅在他固有的名字上加上一個難堪的綽號，這不是命運的愚弄是什麼？

作者在這一篇中的筆調是輕快、流利、諷刺地寫出單相思的情緒，一個小科員的悲哀的命運。他替這三寸丁穀樹皮頭的矮子畫個滑稽的 Cartoon，可是這枝含笑的筆尖却深刻化了這命運的悲哀的色彩。讀者在大笑以後，或許要跟着一個苦笑。

像有許多作者一樣，何家槐也以死的恐怖當做小說題材的中心描寫。夢醒的時候就是這類的作品：一個人在世上活厭了，他已經失掉了希望，世上已經沒有可以使他留戀的東西，於是他感到空虛，他希望死。他以為只有死是幸福的，平安的，永恆的淨土。然而在另一方面，他發生了生之留戀，正如書中所說：‘可是在他生活世上的最後幾天，却又劇烈地渴望着生。’於是這種生與死，希望與絕望的衝突，便做了生命的痛苦的掙扎的註腳。

梨和山谷之夜都以鄉村為背景，寫美麗的愛情故事。前者寫兒童的戀愛心理，後者描寫山谷之夜的恐怖心理，有許多瑣細的描寫，在技巧上也有牠的特點。

最後一篇曖昧，它的內容是一個荒唐的故事，太荒唐了，使作品的本身減少了真實性。這篇中描寫的手法，人物的性格，全篇的風調，以及結構都是特異的一篇，然而以技巧論，則這篇作品是失敗的。

有人說何家槐的作品近似柴霍甫，我不知道他們所指的是那一點。我以為除了何家槐也是和柴霍甫一樣地描寫變態心理以外，其餘便沒有相像的地方，至少他創作的態度就沒有柴霍甫那樣客觀。曖昧中所有的人格都是憂鬱的，神經過敏的，深感命運的惡劣的。這或者是一種普遍的悵鬱，這種悵鬱自有社會的背景。有時他變一變手法，用幽默的筆調把這種內在的悲哀描寫出來，可是讀者却感到更深的悲哀。

曖昧中的八篇小說，夢醒的時候最值得我們討論。這篇作品是作者的意識和性格的最忠實的表現，雖則它穿上了戀愛的外衣。根據這篇作品，我們可以知道作者對於人生的解釋，正和現代大多數的小布爾喬亞文人一樣，只是一種

‘空泛的情惡，’現時代的社會環境，對他只是一個使他寒心的‘醜惡的現實。’有時他並不完全絕望，說：‘他似乎看見一線愉快的，熱情的，生命的微光在發光的草地上，在深邃悠遠的空中，到處的閃耀，’可是這種希望却只是偶然的幻想，我們的作者不久便失望了。他說：‘他雖然不時的夢見燦爛的陽光，可是他醒來所見却只是一片灰色寒冷的天’，‘於是他像孩子般哭了，因為他感到失望，覺得連死也是虛幻。’

但是這種絕望的呼聲，却不是何家槐一個人的，而是和他同時代的每個小布爾喬亞作家的呼聲。何家槐比較直爽一點，所以就不客氣地做他的忠實的自白。

至於技巧，作者辭章之美麗有力，結構之嚴緊，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或者也可以說是中國小布爾喬亞藝術發展到最後一個階段的藝術。可是，我們要希望曖昧的作者有一個新的意識上的發展，正如有一句老話所說：讓老的瓶子中充滿新的酒漿。

投稿簡約

1. 凡投寄之稿，或翻譯，或撰作，但求其適于一般青年之閱覽者，不拘門類，均所歡迎。
 2. 翻譯之稿，務須將原稿一併寄下；萬一不能附寄，亦請註明原作者之姓名及原文書名或雜誌名。
 3. 原稿務須繕寫清楚，字行不可太密（頂好用有格原稿紙），尤宜免除潦草。
 4. 投稿者之真實姓名及住址，務須載明于來稿之末，以便需要通信時易于查考。至發表時如何署名，由投稿者閱定。
 5. 來稿收到後，無論留用與否，概不預覆；凡不留用之稿，除字數在五千字以上且附有足額郵票者外，概不退還。
 6. 來稿一經登載，酌酬現金（每篇自五元至五十元）或書券或本刊；如有特殊價值者，尤可例外從優。但來稿于本刊登載前已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7. 投稿者如欲自定酬金數額，可于寄稿時聲明；如本刊認為相當者，當即照辦。
 8. 來稿登載後，版權即歸本刊；如投稿者欲保留版權，務須于來稿書一“留”字，此項稿件，酬金率酌減。
 9. 所有來稿，本刊得酌量增刪或修改之；如不願增刪或修改者，務請于寄稿時聲明。
 10. 來稿直寄上海七浦路二八八號青年界雜誌社。
- 【附則】本刊設有“青年文藝”一欄，由胡佳生先生主編，凡投稿于此欄者，務請于稿之首端註明。此項來稿，每篇不得過三千五百字。

青年界 第三卷 第三號

本册零售一角五分 預定不加

編輯者 趙景深 石民夫
 李小峯 姜亮夫

發行者 北新書局

印刷者 大華印刷所

預 定

全年	十册	一元五角
半年	五册	七角五分
國內	郵費奉送	
國外	加郵一元三角	

兩地書

魯迅與景宋的通信 實價一元

本書凡信一百三十五通，共分三集：第一集爲北京，第二集爲廈門到廣州，第三集爲北平到上海，按年編次，依地分輯。魯迅在自序裏說：“回想六七年來，環繞我們的風波也可謂不少了，在不斷的掙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罵誣蔑的也有。但我們咬緊了牙關，却也已經掙扎着生活了六七年。”這本結集的年代是一九二五年三月到一九二九年六月，這本書是可以與幾本編年的雜感集如熱風、華蓋等合看的。就是“朝華夕拾”也有好些可與本書互相發明。總之，這本書好像是情書，其實仍給了我們一種如讀他的雜感集一般的辛辣和痛快。我們讀了這本書以後，可以對於這位作家的生活和性格更爲明瞭，可以知道他是怎樣地在與黑暗的舊社會和舊勢力搏戰，雖在現在，還是有許多深的意義的。

青 光 書 局 刊 行
